

《地持菩薩戒本》

慈氏菩薩說·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前言】

我剛才聽院長說，各位同學已經學過《隨機羯磨》，又再學習比丘戒，現在又要學習菩薩戒，這樣子我們初開始出家的時候受三壇大戒，這個比丘戒和菩薩戒我們都能學習的確是很殊勝。這個菩薩戒和比丘戒有什麼不同呢？這個比丘戒是發出離心的人所受的戒，就是自己修學戒定慧，解脫生死之苦，得到涅槃，這是比丘戒它的體性是這樣子。菩薩戒呢，就是發大悲心、發無上菩提心所受的戒，這個戒就是不但是自己解脫生死之苦，也願意普度一切眾生得大涅槃，所以它是更為殊勝的了。可是這裡面也有一點問題，就是菩薩戒分三種：一個是攝律儀戒，也叫做別解脫戒，第二個攝善法戒，第三個饒益有情戒，這三種戒合起來統名為菩薩戒。

第一種攝律儀戒也名為別解脫戒，那麼和這個七眾弟子所受的別解脫戒，它們是一是異？說七眾弟子所受的別解脫戒就是菩薩的別解脫戒，是另有菩薩的別解脫戒？這是有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如果說聲聞的別解脫律儀是發出離心而不是發無上菩提心，說它就是菩薩的律儀戒，有一點問題，這裡面有一點問題。因為發出離心，沒有發大悲心，那他不是菩薩。如果說它就是菩薩的律儀戒，就是菩薩戒，這有一點矛盾。說是它不是菩薩的律儀戒，另外有菩薩的律儀戒，但是瑜伽師地論的菩薩地的戒品說，七眾弟子的別解脫律儀就是菩薩的律儀戒，也有這種說法。所以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解釋呢？這個問題應該這麼說：如果他沒有發無上菩提心，那樣的別解脫律儀不是菩薩的別解脫律儀；他若發無上菩提心了，那個別解脫律儀就是菩薩的別解脫律儀。這就是在發心這個地方來分別，是有這樣的情形。

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發出離心所受的別解脫律儀是盡形壽，死掉了這個戒就沒有了。這樣說，假設這個人是個比丘，他死掉了以後，那這個人就失掉比丘的身份了。但是菩薩戒不是，菩薩戒是死掉了以後隨形不失，它是盡未來際的，除非你破了根本戒，或者你退掉了菩提心，不然的話這個戒是一直相續下去而不失掉的。我看這個湯薌銘他解釋的這個瑜伽菩薩戒本上說呢，那就是他根據藏本和印度的這些論師解釋的這個瑜伽菩薩戒本，他說菩薩戒分兩種：一種是在家的菩薩戒，一種是出家的菩薩戒。這兩種戒就是剛才說的這三種戒，這三種戒是在人間和欲界天在內，有法爾得的菩薩戒，有經過授受的儀式發無上菩提心得到的菩薩戒。若是三惡道的眾生和色界天的眾生，只有法爾得的菩薩戒；這個法爾得的菩薩戒是屬於在家菩薩戒，出家的菩薩戒不能法爾得，他還這樣子分別。所以若是說如果是不加分別，不問他發沒發

無上菩提心，說是沒有發無上菩提心的聲聞的七眾的律儀就是菩薩的攝律儀戒的話，菩薩的律儀戒死掉了以後不失掉，那這裡面有什麼問題？那就是這個比丘的身份應該相續下去了，如果這個菩薩跑到畜牲的世界，那麼他這個比丘的身份還存在，這個地方就違背了聲聞律儀的實現，聲聞的律儀只是盡形壽而不能盡未來際的，這地方有了衝突。但是這個地方若是用發無上菩提心、沒有發無上菩提心來簡別，就沒有這個問題了。你沒有發無上菩提心，你這個比丘你這個戒不是菩薩戒，發了無上菩提心才是菩薩戒。這樣子死掉了以後，你的菩薩戒相續下去，就沒有這個比丘這個身份還隨著去了的這個問題，這是有這樣的分別。

【釋題、作者】

菩薩戒本經·慈氏菩薩說

這個菩薩戒本經，「菩薩」我相信各位同學會知道，就是發了無上菩提心行菩薩道的人，悲智雙運，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這個菩薩，就可以名之為菩薩。這個「戒」，就是剛才說有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這個「本」，就是《華嚴經》上說：戒為無上菩提本，就是這麼解釋好了。這個「經」，是契理契機，就名之為經。這個菩薩戒是出在《地持經》的戒品裡面，這個《地持經》是北涼天竺三藏法師曇無讖翻譯的，而這個地持就是瑜伽師地論這個菩薩地，就是玄奘法師翻的瑜伽師地論的菩薩地，這個菩薩戒本是出在那裡，從那裡翻出來的。

「慈氏菩薩說」，這個瑜伽師地論，我們中國我們漢人的瑜伽師地論，在玄奘法師翻譯說是彌勒菩薩說的，但是西藏的藏文佛教裡面說是無著菩薩作的，這個地方有點不同。「慈氏菩薩說」，因為瑜伽師地論是慈氏菩薩說的，所以就是標出來就是彌勒菩薩說的。但是在這個地方，我們讀瑜伽師地論的戒品後邊，瑜伽師地論的戒品就是那個戒裡面，說到佛沒有很完整地在一部經裡面來說這個菩薩戒，佛沒有這樣說。佛是在處處經中散說的，那麼現在彌勒菩薩把它綜集在一起，把它說，所以叫做慈氏菩薩說。這樣說，就還是佛說的了。但是我們漢文佛教多數是誦這個梵網經，就是和這個地方還是有點問題，不過這個問題我們現在不講。

【譯者】

北涼天竺三藏法師曇無讖第二譯

這是第二譯。這個「北涼」是我們中國歷史的一個朝代，就是在南北朝的那個時候。「天竺三藏」，這個不是我們漢人，是印度人。「三藏法師」，就是這位法師他通達三藏，通達經律論三藏。在我們漢文的藏經裡面，是凡是翻譯經的人都給這麼一個稱呼，都稱之為三藏法師。「法師」，就是這個人他以法為師，就是弘揚佛法的這麼一位受持菩薩戒的人。「曇無讖第二

譯」，這個「曇無讖」翻到中國話叫做法豐。這個人他七歲就出家了，他六歲的時候他父親就故世了，他就隨著他母親生活，他母親照顧他。看高僧傳上說，不是他自己要出家，是他母親主動勸他出家的，跟達磨耶舍這位大法師出家，但是曇無讖這個人記憶力非常強，非常聰明，他一天能誦三百頌，大概能有一萬個字左右，這個人有這麼好的記憶力。這個人到了二十歲的時候已經大小乘經能誦到六萬多頌，通達六萬多頌，這是很多了。這個高僧傳上也提到一件事，這位法師原來也是學小乘佛法的，後來遇見一位白頭禪師，遇見白頭禪師大家辯論，這個白頭禪師是大乘佛教的學者，那麼曇無讖是個小乘佛教學者，兩個人辯論，辯論了一百天，這個曇無讖很聰明的人，經論學習了很多，所以他也是很有辯才，但是辯不倒這個白頭禪師，後來白頭禪師送給他一部樹皮寫本的《大般涅槃經》，他讀了一遍以後他就學習大乘，他就改變了，就是回小向大了。後來我們中國的《大般涅槃經》就是他翻譯的，我查這個書上面，印順老法師很讚歎他《大般涅槃經》翻得很好，對於中國佛教貢獻很大，因為涅槃經在中國影響很大的。我這個本子有個「第二譯」，就是他翻這個地持經的時候翻過一回，後來又特別地把它又翻一回。

【譯本】

這個菩薩戒在我們漢文佛教裡面，有瓔珞經的菩薩戒、還有梵網的菩薩戒、有善戒經的菩薩戒、優婆塞戒經的菩薩戒、有瑜伽地持的菩薩戒，這是五種。瓔珞經有十不可毀，就是十重戒。梵網經也有十重戒，這個十重戒和瓔珞經是相同的，這個是通於道俗，在家佛教徒、出家佛教徒都可以學習、受持。善戒經它不是十種，就是缺了兩種，不說四眾過、不酤酒沒有，那麼這就是八種，也是四十八輕戒，這個只是局於出家人才能夠受持學習。優婆塞戒經這是六重，輕戒裡只是二十八輕戒，這是局於在家佛教徒。這個瑜伽菩薩戒和這個地持菩薩戒這兩種文對照起來，小小的有一點不同，就可以知道它應該是同是一個梵本。這兩種菩薩戒只有四重，前面那六個都沒有標出來，瑜伽菩薩戒是四十三輕，地持菩薩戒是四十一輕，這個菩薩戒是通於道俗的，通於在家佛教徒也通於出家的佛教徒的學習。

這個瑜伽菩薩戒和地持菩薩戒應該是同一梵本，在前面沒有列出來這四重，殺盜淫妄這四重，這個蕩益大師他解釋，因為受菩薩戒的人，你不可以沒有受五戒，就是優婆塞、優婆夷戒你沒有受，也沒有受沙彌、沙彌尼戒、正學女戒、比丘、比丘尼戒，如果這些戒你都沒有受你不能直接受菩薩戒的。所以你若受了七眾的律儀戒，那裡面就有了殺盜淫妄的戒了，所以這裡面雖然沒有列，但是也就是等於是有了，這個蕩益大師這麼說這個理由。

【釋文】

甲一、歸敬述意（分四科）

乙一、歸憑

歸命盧舍那，十方金剛佛，亦禮前論主，當覺慈氏尊。

這個全部的這個戒本一共分三大段，第一段是歸敬述意，我就照蕩益大師分的科，第二段正列戒相，第三段是結示宗趣。這個第一段歸敬述意和第三段結示宗趣，這是結集家所安的，原文上沒有這兩段，這是結集家所編的，但是誰結集的那就不知道了。這個第二段正列戒相是出於瑜伽師地論的菩薩地戒品裡面，這個曇無讖他的地持論這是說這個第二譯，這個第二譯怎麼講呢？因為這個地持論裡面已經翻譯過了，現在再翻譯出來，再翻一次別行，所以叫做第二譯。

這個在高僧傳上也有讚歎這位曇無讖法師，看那上這個曇無讖這個人很不簡單，有什麼事情呢？就是當時有一位法師到他這裡來，他是在北涼這個地方，在涼州，涼州是古代的名字，現在在我們的甘肅省武威縣這個地方，那麼有位道進法師到他這裡來要求他受菩薩戒，他不給他受，說你的業障很重不能受，你要拜佛懺悔，他是拜了三七二十一天感應了彌勒菩薩來為他受戒，彌勒菩薩給他受完戒了他才來拜見曇無讖法師，曇無讖就是特別歡喜讚歎他已經得戒了，出現這件事。在這個記錄上看，曇無讖這個人還不是平常人，但是我看這個資料上還有很多事情，我們也不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情。

這個第一段歸敬述意，這一科裡面分四科，第一科歸憑，第二科誠聽，第三科喻讚，第四科勸持。這個歸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是誦戒的時候，先要禮敬三寶，這叫做歸；這個憑，就是憑三寶的加持為大家誦戒，憑就是依仗的意思。

「歸命盧舍那，十方金剛佛，亦禮前論主，當覺慈氏尊」，這就是歸憑的意思。這個「歸命」這兩個字怎麼講呢？命者，命令，就是教，就是佛菩薩的法語稱之為命，佛菩薩對我們的教導叫做命。歸，就是順從的意思，就是我順從你的教導，那就叫做歸命。

「盧舍那」，翻到中國話翻做淨滿，清淨圓滿。這個清淨怎麼講呢？其實盧舍那就是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又名為盧舍那佛，為什麼叫盧舍那呢？所有的惡法沒有不斷的，那就叫做清淨；就是所有的染污的惑業苦都消除了，就叫做清淨。這個滿，就是一切善法沒有不成就的，所以叫做圓滿。圓滿了一切功德、消除了一切的過失，所以叫做淨滿。那麼這釋迦牟尼佛又名為盧舍那佛，這個盧舍那佛叫做淨滿，若在佛的三身來說，佛有法身報身應身，這應該是圓滿報身的意義，無量功德圓滿的佛的身體，那麼就叫做盧舍那。這個盧舍那佛，當然不是我們肉眼的境界，也不是天眼的境界，這是若在唯識的經論上說是在自受用土在那裡面居住。若是天

台智者大師的分法，就是實報莊嚴土，在那邊住。但是我們學習大乘佛法的，當然這個個地方和小乘佛法不同了，小乘佛法是沒有淨土，因為小乘佛教說釋迦牟尼佛在世間教化眾生完了就入無餘涅槃了，再不度化眾生了，那就沒有圓滿報身這件事，這就是小乘和大乘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們學習大乘佛法的人聽了小乘佛法這樣說，我們心情有什麼感覺呢？我可是有點感覺，我感覺不舒服！佛三大阿僧祇劫的修學，最後得無上菩提，就是活了八十歲就入無餘涅槃了，再永久不度眾生了，這件事你感覺怎麼樣？這件事真是感覺到難過，最後就是不相信這個說法了，還是大乘說的合道理，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他得到的無漏的功德，他若願意的話，我們如果不用原來的大乘佛法的話來說，如果這個人願意永久住世應該有這個能力。

有人提出來問我一個問題：俱解脫有神通的阿羅漢入涅槃的時候總現出種種神通來，然後入無餘涅槃，為什麼這樣子？這個問題我沒有在經論上看見有誰解釋這個問題，我就當時想了想，我回答他：阿羅漢雖然是有神通但他的身體還是有老病死，這個有漏的身體有老病死，最後是結束了，那麼這個阿羅漢他自己在想，我修學的聖道，無漏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是不是也有老病死呢？他自己問自己。於是乎他試驗試驗，他心裡面攝念，攝念就是入定了，入定就現出種種神通來，感覺到沒有老病死。身體在老病極度的衰弱的時候，但是原來的道力還是正常的。就是這樣子，所以這些神通的阿羅漢都現出神通，他臨命終還現神通。那麼從這裡就看出來，阿羅漢入無餘涅槃以後，有漏的身體是結束了，無漏的戒定慧還是繼續存在的。這個定慧是心所法，心所法存在一定是有心王，所以那個識還在的，有心王有心所了，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還存在的。

在《雜阿含經》上，舍利弗尊者入無餘涅槃的時候，他的弟子純陀把這個善後的事做完了以後，拿他的衣鉢和舍利來見佛，先見阿難尊者然後見佛，這個阿難尊者領他去見佛的時候，阿難尊者很悲痛，佛就對阿難尊者說：「你這樣悲通，舍利弗尊者入無餘涅槃，他的戒也入無餘涅槃了嗎？他的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也入無餘涅槃了嗎？」阿難尊者說：「不也，世尊。」，這表示他無漏的戒定慧的五分法身還沒有滅、還在，那這就是和佛和大乘佛法裡面說的這個法性身是相合了。這樣說呢，佛陀的圓滿報身這件事也是相合了。所以讀《雜阿含經》舍利弗尊者入涅槃的這件事，從這裡可以想到大乘佛法和阿含經是通著的。那和說入了無餘涅槃以後就完全滅了，不再和眾生有感應的這件事了，這個說法是方便的，大乘佛法說的反倒是真實的，這件事從阿含經裡面有了根據。

所以我們若是對小乘佛法有歡喜心的人，我認為你注意地讀阿含經，阿含經裡面有大乘佛法的深義，所以不應該說大乘非佛說，這句話是不應該說。那麼我們若相信大乘佛法的話，這樣子這個佛的圓滿報身這個盧舍那佛，也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圓滿報身，這是真實不虛的。

在這個地方，我們在學習《攝大乘論》的時候，《攝大乘論》後邊有那麼幾段，這無著菩薩大智慧說出那個道理，在其他的經論上很少看到，我不知道你們各位同學有沒有注意這個事情？

「歸命盧舍那，十方金剛佛」，歸命這兩字貫下來，歸命十方金剛佛。前面盧舍那佛是歸命我們這裡的釋迦牟尼佛，同時也歸命十方金剛佛，就十方世界的佛。這個金剛佛，就表示佛的無量功德是不可動搖的。若是我們沒有成佛的人，有分段生死、有變異生死，這個時候都是可破壞的，都是有變動。到成佛萬德圓滿無量功德圓滿的時候，那是不可破壞的、是沒有變異的，所以稱之為金剛。

「亦禮前論主」，前論，這個論就是瑜伽師地論，當然現在是曇無讖翻譯的《地持經》，也可以稱之為地持論，那麼這個就是屬於法了，當然也可以包括了全部的瑜伽師地論，那麼這是法。論主，那就是彌勒菩薩了，因為瑜伽師地論主是彌勒菩薩。

「當覺慈氏尊」這個論主是誰呢？就是當覺，當來成佛的彌勒菩薩。這個彌勒菩薩翻到中國話翻個慈氏，這個慈氏，我去看《法華文句》智者大師講，還有看嘉祥大師的講法，總起來說，這個彌勒菩薩最初發菩提心的時候遇見的那位佛也叫彌勒佛，也叫慈氏如來。那麼他那時候發菩提心、發願：我將來成佛也名為慈氏如來，這是他發願。後來他聽佛說慈心三昧，他修慈心三昧得到了慈心三昧，所以也名為慈氏如來。彌勒菩薩總是以大慈悲心廣度眾生，所以叫做慈氏如來。這個尊，是尊敬，就是世尊了。

這樣子說呢，「歸命盧舍那，歸命十方金剛佛」，這是禮敬佛寶。「亦禮前論」，那就是法寶。「亦禮前論主，當覺慈氏尊」，這是僧寶。就是禮敬三寶。

乙二、誠聽

今說三聚戒，菩薩咸共聽

「今說三聚戒」，這個誦戒的人對大眾說，現在要誦這個三聚戒，就是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也叫饒益有情戒）。這三聚戒，也就是三類，每一類有很多的戒，所以叫做聚。「菩薩咸共聽」就是當時在一起誦戒的這些菩薩，完全要注意地聽這個戒。

這個三聚戒簡單的解釋一下：攝律儀戒，大概地說就是斷一切惡法。攝善法戒，就是你發了無上菩提心受了菩薩戒以後，你所有作的一切善法都叫做攝善法戒。我剛才說到一個問題我還沒解釋，就是七眾的別解脫律儀，如果受了七眾別解脫律儀的人，發了無上菩提心，你所受的律儀戒也就是菩薩的律儀戒，但是還要受這裡所說的律儀戒。這樣說呢，七眾的律儀戒，如果你發了無上菩提心，那個律儀戒是菩薩戒的一分，若加上這裡所說的，那就是攝律儀戒的

全分了。攝律儀戒的一部分是共於聲聞戒，但是有一部分是不共的，不是完全共的。但是攝善法戒和攝眾生戒也是不共於聲聞戒，因為聲聞人急求自己得解脫，這個大悲心不是很多，也是有大悲心，但是入無餘涅槃以後再就不度眾生了。

所以有的人辯論，像佛在世時有些阿羅漢也是隨佛轉法輪，尤其是律裡面有說到，這個鄔陀夷尊者他度化的眾生要比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度化得更多，所以他稱之為教化第一。但是你若是沒有回小向大的話，壽命盡了就入無餘涅槃不度眾生了，到此為止了，那你不能和菩薩盡未來際發大悲心廣度眾生來的殊勝，所以稱之為小乘是對的，不能夠辨別你不是小乘，你不能否認這件事。所以菩薩有共於小乘的攝律儀戒、還有不共於小乘的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這是特別殊勝的了。但是在家菩薩還有些不同的地方，不能和比丘比，還是有點事。但是菩薩發大悲心，又是聲聞人所不能及。但是這個地方，若是你沒得無生法忍，我看也不能和阿羅漢比，你還不能和初果須陀洹比，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他斷了見煩惱、斷了愛煩惱，那還是特別清淨，菩薩若是在凡位的菩薩，雖然說發心廣大，但是你沒有入聖道是凡夫的時候，總是還是有點問題。

可是我們從經論上看那個菩薩，在資糧位有一大阿僧祇劫的事情，廣集福慧資糧，從這上面看那可也是不得了，也不是小乘人所能及。若是說你沒能夠一大阿僧祇劫的廣集福慧資糧，你也能發無上菩提心，你的福慧沒有特別多的話，那就不能說特別殊勝。譬如說，我們姑妄言之，我們沒有說是有經過一大阿僧祇劫的廣集福慧資糧，我們是小小有一點資糧，我們也就發無上菩提心，也修四念處得無生法忍，你和經過一大阿僧祇劫修集福慧資糧得無生法忍的菩薩不能比，還是不能比。我看這個經上說轉輪聖王做太子的時候八萬四千歲，做轉輪聖王的時候八萬四千歲，退休了以後不做轉輪聖王又是八萬四千歲，他退休了以後到山裡面修禪定就得了四禪八定，當然那時間長也可能有關係，但是福慧特別強的人他修學禪定容易成功。這個福雖然沒有慧那麼殊勝，但是它的堪能性特別強，堪能性怎麼強？就是他的身體特別。我們的福報不夠，坐在那裡頭疼、肚子疼，你冷了一點也不可以，熱了一點也不可以，我們這個身體的堪能性不夠。你看那個《涅槃經》說那個雪山大士，他那個身體就是特別，所以他若修學聖道容易有成就，就是福慧的資糧特別強，他的果報不同，從這裡看出來。但是這件事呢，我們看阿羅漢，你若讀這個阿含經，看舍利弗尊者也有病，病得很重都不能走路了，他要臥在床上他的徒弟抬著他到佛前聽經，病到這個程度，也有這些事情。但是轉輪聖王他也不病，沒有病，可見這個福德是不得了。所以從這個攝善法戒上看，就是功德做得太多了，這個福報太大了。

饒益有情戒，饒益有情這件事非要有大悲心不可，有大悲心他肯做利益眾生的事，他自己怎麼苦他能受得了。我看過《三國志演義》，看那個關公被龐德？射箭，他的背上中毒了，

然後請華陀給他刮骨療毒，他好像和人還下棋。不過就算是有點誇張，但是他的身體比一般人不同，就是不同，不同的原因就是福力特別強的關係，所以這個多做功德多做善事，有慈悲心常常做利益人的事情，這件事是有意義的。我們身體軟弱常容易有病，就是福德做得太少了，是有關係。

所以這個菩薩戒裡面，攝律儀戒不做一切惡事，攝善法戒可以廣做一切善事，而有大悲心能夠饒益一切眾生，這是「戒為無上菩提本」，這句話是對的。

「今說三聚戒，菩薩咸共聽」是誠聽，就是誦戒的人宣佈這件事，讓大眾的這些菩薩在這面要注意。

乙三、喻讚

戒如大明燈，能消長夜闇。戒如真寶鏡，照法盡無遺。戒如摩尼珠，雨物濟貧窮。

這是第三科「喻讚」，就是用譬喻來讚歎這個戒法的殊勝。「戒如大明燈，能消長夜闇」，這個戒，這是說攝律儀戒，就是別解脫律儀戒，它的功德就譬如放大光明的燈似的，這個燈能破除黑暗。現在這個菩薩能持律儀戒呢，「能消長夜闇」，能消除無明長夜的黑暗，這就是能斷煩惱了。當然這個聲聞戒裡面，這個別解脫戒，還有律儀，就是靜慮的律儀戒，也就是定共戒。另外還有無漏的律儀戒，就是道共戒。這樣子這聲聞的這三種戒，當然是破除去見煩惱、破除去愛煩惱，能得到阿羅漢道了。現在這個菩薩的律儀戒也如大明燈，能消長夜闇。當然也應該包括定慧在裡面了，所以能消長夜闇，能消除去三界的無明的黑暗，那就是有般若波羅蜜了，是戒裡面有般若波羅蜜了。

「戒如真寶鏡，照法盡無遺」，這就是讚歎攝善法戒，這個攝善法戒的功德像真寶鏡似的，這個寶所成的鏡子，這個明鏡，這個明鏡有兩種作用：能照、也能現。就是萬物的相在裡面能現出來，而它裡面能明所以也能照萬法，現在這裡面似乎是說能消長夜闇這個戒裡面有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因為有無上菩提的願力，它能夠去做一切的功德、一切善法、六波羅蜜、萬行的功德，同時它的般若波羅蜜能夠無所得，沒有有所得的過失，所以叫做照。這個現，從明鏡裡面能現出來萬物的相，從般若波羅蜜的智慧能創造一切的功德，就是能成就一切的善法。而同時能照呢，就「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的意思了，就是做一切功德的時候而心裡面沒有執著心，就是《金剛經》上；「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的意思。所以「戒如真寶鏡，照法盡無遺」，就是沒有一法不照，所有的法都是由般若波羅蜜所成就，因為般若波羅蜜能破除一切的執著。

「戒如摩尼珠，雨物濟貧窮」，這個是讚歎饒益有情戒，這饒益有情戒像摩尼珠似的，摩

尼珠能與寶，現在說菩薩的饒益有情戒也能夠與出來一切的佛法，能救護一切眾生，一切眾生都沒有無量功德，沒有功德譬喻貧窮。這個世間上有漏的功德隨然也令人舒服一點，不會到三惡道去，但是若佛菩薩來看都是可憐愍者，因為貪瞋癡在活動，都還是無量無邊的苦惱，所以沒有法樂、沒有出世間無漏的功德，都譬之為貧窮。菩薩的饒益有情戒，也就是他的大悲心，他能夠為一切眾生宣揚無量無邊的佛法來救護一切眾生，使令他們斷一切惡、成就一切功德，所以叫做「雨物濟貧窮」。

這樣說呢，「戒如大明燈，能消長夜闇。戒如真寶鏡，照法盡無遺」，是菩薩自己的功德。「戒如摩尼珠，雨物濟貧窮」，是利益眾生的功德。這兩種功德圓滿，就是得無上菩提了。

乙四、勸持

離世速成佛，唯此法為最，是故諸菩薩，應當勤護持。

這是「勸持」，勸這些受戒的菩薩要受持這個菩薩戒，不要違犯的意思。「離世速成佛，唯此法為最」，這個菩薩發了無上菩提心，目的也要自己要有出離生死的意願，無上菩提心也包括出離心在內的，不是說是，聲聞人發了出離心，菩薩是發無上菩提心，實在出離心在無上菩提心是在內的，包括在內的。因為菩薩是感覺到三界裡面都是苦，一切眾生在流轉生死裡是苦，所以他教化眾生從苦惱的生死的境界裡面解脫出來，菩薩當然自己也是願意得解脫。那麼他「離世速成佛」，這個速成佛是菩薩無上菩提心的願望。菩薩發心，第一個發大悲心是廣度眾生，發無上菩提心是希望得無上菩提，還有一個般若波羅蜜的無我的智慧，發這三心就是無上菩提心圓滿了。

現在說「離世速成佛」就是你要離世，就是般若波羅蜜了，因為世間上的事情，過去、現在、未來在生死裡流轉，就是受生死苦。從生死苦裡面解脫，憑什麼得解脫？當然是以戒定為基楚，有般若波羅蜜才能夠離世。其實我們若仔細地去觀察這件事。比如說我們是個生死凡夫，我們心裡面有貪瞋癡，各式各樣的煩惱，然後我們造了很多的罪業，由煩惱和業力招感生死的苦果，在生死裡流轉受苦。但是若是聖人呢，比如說是阿羅漢，或者得無生法忍的菩薩，他在這個生死裡邊的時候，他是不是也是苦呢？他不苦，他在生死裡面不苦，因為什麼呢？他心裡面有般若波羅蜜，無所著，不執著的智慧。這個苦是由執著來的，你若不執著是沒有苦的。所以你現在若能得到般若波羅蜜的智慧，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與一切法接觸的時候，有明相應觸，有般若波羅蜜相應的時候，是沒有苦這件事的。我們肉眼可能看見也是苦的境界，但是在那個聖人無所得的智慧上面沒有苦這件事，那就叫做離世。

這個離世是由般若波羅蜜來的，成佛是要有無上菩提的願力。這兩件事，一個你成就般

若波羅蜜，如果你若能夠攝善法戒。這裡邊的意思，這個攝律儀戒，攝律儀戒是說的戒，「戒如大明燈」等於說律儀戒實在是菩薩的般若波羅蜜，有這樣的意思的，菩薩的般若波羅蜜。由攝律儀戒，般若波羅蜜能離世；由於菩薩有無上菩提的這個願，加上般若波羅蜜去修無量無邊的善法，就可以成佛。所以這兩件事，離世是解脫生死苦，速成佛是得無上菩提這件事。「唯此法為最」，就是你要戒波羅蜜，有律儀戒，也有攝善法戒，還要有這個饒益有情戒，有這兩樣，一共這是三樣，你才能夠「離世速成佛」。沒有般若波羅蜜，不能夠離世；你沒有攝善法戒，你不能夠速成佛。這裡面也要加上饒益有情戒，因為你若不饒益有情的話，不能得一切種智的。這個般若波羅蜜是根本智，饒益有情戒實在是後得智，這個大悲心是在後得智裡邊的。所以「離世速成佛」這件事，你要修學這三種淨戒，你才能夠「離世速成佛」，所以此三聚淨戒，「為最」，是你修學無量功德裡面最殊勝的一種法門，「是故諸菩薩，應當勤護持」。因為菩薩是想要「離世速成佛」的，所以你若想要這樣子呢，你一定要應當精勤地護持這三聚淨戒，當然這是指凡夫菩薩說的，這個凡夫發無上菩提心，受持三聚淨戒是最困難的，得了聖道是比較容易。得了聖道以後，他的般若波羅蜜成就了，他無相的大悲心也成就了，所以他受持三聚淨戒比較容易，就是凡位的時候比較困難，因為你那有所得的心還在，你有所得的執著，你心容易心隨境轉，這個戒就受持就有困難。

但是從這個經論上的勸我們學習佛法上看，我認為學定很重要，就是修學止觀那個止。如果你得了四禪的時候，持戒不難，得到般若波羅蜜也容易。你在禪定得到色界四禪了的時候，你修這個無我觀很容易就得聖道，就得到無漏的智慧了，得到根本智了。因為你原來這時候，在凡位的時候發大悲心，多數與有所得相應，就是愛見大悲了。你若在禪定裡面成就了無相的般若波羅蜜，那就是無相的般若波羅蜜，無相的智慧了，就沒有有所得的執著，這時候行菩薩道很容易。所以得了聖道以後，這個菩薩的三聚淨戒比較容易，容易受持清淨，但是在凡夫的時候困難。凡夫若是沒得到禪定，這個發了菩提心而沒得定，這時候最難，持戒最難了。你沒得禪定，就表示你還有欲；你有欲的時候，你持戒就很難清淨。

當然這個大福德人，福德特別大的人他的身體特別，我們在這個，不是《三國誌演義》，是《三國誌》說到劉備這個人，喜怒不形於色，那是為什麼呢？就是體力特別強，他的心力特別強，他能隱藏自己。所以這個地方，如果你想行菩薩道，如果你不積極地求定，你要多修福，福力強了的時候，也好得多。你那個心力強，我心裡要不動就能不動，心力強的人是這樣子。譬如說是你打禪七的時候，你常常靜坐，你應該有這個經驗，你吃完早餐、吃完午餐以後，過了一個鐘頭左右，假設你的昏沉不重的話，這時候修止觀容易相應。為什麼呢？就是心力強，這時候吃的飯的營養運送到你的週身的細胞裡面去了，你的心力強，你願意止就能止，願意觀

就能觀。所以從這個地方看呢，身體健康的人，靜坐比身體軟弱的人好一點；心臟特別強的人，修止觀比心臟弱的人要特別強。這可以看出來，年輕人修止觀比年老的時候好，年老的時候多數各部份的機能衰退了，也就是心臟弱了，心臟弱的時候容易恍惚，所以靜坐的時候就有困難。所以從我們這些飲食上，從坐禪的經驗上看，福報大的人修行容易成就。

這個阿那律尊者，他是容易打瞌睡，佛說法的時候他打瞌睡，等到他瞌睡過去了，佛呵斥他，他以後都不睡覺，不睡覺眼睛就盲了。但是佛為他說法以後，他能得四禪八定，他是俱解脫阿羅漢。那個盲人他能夠修止觀，能夠得禪定。若是我們就有困難了，我們這個福力差的人就困難。所以這個「是故諸菩薩，應當勤護持」，這裡面看，有福力的人，福力特別強的人，他要持菩薩的三聚淨戒也比較容易，得了禪定的人要持三聚淨戒也比較容易。就是沒得禪定的人，福力特別差的人有困難，就是有困難。所以「離世速成佛，唯此法為最」，這是勸我們要持淨戒，持淨戒，持的三聚淨戒清淨就能「離世速成佛」。這個密宗說一生就能成佛，那真是快！但是這個事我也不知道，不過自從有了密教以後到現在，誰一生成佛了？問問密宗的學者，他們應該會答覆這個問題。現在這上說你若想快成佛，就是三聚淨戒你要受持清淨，就很快，成佛成的快。那麼從我將才這一段話來說，多修福慧，修禪定，這三聚淨戒能受持清淨，容易清淨，容易受持清淨的，「是故諸菩薩，應當勤護持」，應該這樣做。

甲二、正列戒相（分二科）

乙一、明四重（分三科）

丙一、總標

諸大士。此四波羅夷法。是菩薩摩得勒伽和合說

前面這一共是四段，是「歸敬述意」，下邊是第二段「正列戒相」，戒的相貌。分兩科，第一科「明四重」，第二科「明四十一輕」。第一科「明四重」裡邊又分三科，第一科是「總標」，第二科是「別列」，第三科是「結問」。這現在是第一科「總標」。

「諸大士！此四波羅夷法，是菩薩摩得勒伽和合說」，這個「諸大士」，就是誦戒這個人，他稱呼這些同誦戒的這些發菩提心受菩薩戒的這些人，稱之為大士。這個我們若是熟讀這個菩薩戒的話，熟讀菩薩戒，我們發現一件事，這個發無上菩提心受菩薩戒的這個人可以名之為大人；現在說大士，實在就是大人。大人，再說一句粗話，就不是小孩子。這話的意思有個意思：發了無上菩提心、受了菩薩戒的人名之為大人，其餘都是小孩子，有這個味道，有這樣的味道的。譬如說一個年紀大的人和一個小孩子，小孩子罵這個大人，小孩子打這個大人，大人不介意，這就是大人和小孩的分別。現在這裡面稱受菩薩戒的人稱之為大人，這個境界很高了！我

們若是熟讀，你不熟讀你不用心還不知道，你若熟讀了這個菩薩戒的時候，這個菩薩是什麼樣子呀？

若讀這個《梵網經》的時候，我是展轉聽說的，這個西藏的喇嘛來看我們漢文佛教的《梵網經》，認為這是法身菩薩的菩薩戒，那就是已入聖位而又是到了第八地菩薩的法身菩薩的境界了。所以讀這個《梵網經》的菩薩戒，和這個《瑜伽菩薩戒》對照的時候，我感覺《瑜伽菩薩戒》就是合乎，符合凡夫發無上菩提心的這種境界。因為是凡夫嘛！他還不是聖人，有時候也有煩惱，從這裡面看出來，有這個差別，有這麼一點差別。所以我們讀這個《瑜伽師地論》，或者其他的經論上說，在資糧位的時候有一大阿僧祇劫的準備福慧的資糧，怎麼要那麼多時間準備福德智慧的資糧？但是現在讀了菩薩戒才知道，這個受了菩薩戒才是大人，的確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不是一般人的境界。

本來這個菩薩戒照理說，就是要受菩薩戒之前，先學習菩薩戒，學習這個菩薩戒的開遮持犯，怎麼叫做持？怎麼叫做犯？怎麼叫做開？怎麼叫做遮？自己斟酌自己我能受持清淨了，然後才受菩薩戒。這個受菩薩戒之前先要學菩薩戒，而後先要發無上菩提心，這樣子應該是兩件事：一個你能發無上菩提心，而後要學菩薩戒，學通了，自己感覺到自己能夠受持清淨，然後才受菩薩戒的，應該是這樣受。但是我們漢文佛教就是速成，原來這個菩薩戒可能還沒有讀過，和比丘戒完全不同，就是受了沙彌戒，也可能沒受沙彌戒，就去受三壇大戒。先受沙彌戒，隔幾天受比丘戒，隔幾天受菩薩戒，就是這樣受。這樣受也是好，因為你若是注意去讀的話，我受了菩薩戒，我要知道這個菩薩戒是怎麼回事，那你就要學習，學習以後，再學習發菩提心也是可以。

我再說一樣事，我讀這個《顯揚聖教論》，他有一個受發心法，就是發無上菩提心還有一個儀軌的，有一個方法的。我們通常說是「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當然這也是發菩提心，也是的。但是這個《顯揚聖教論》也是無著菩薩造的，其實《顯揚聖教論》就是《瑜伽師地論》的略本，《瑜伽師地論》是廣，《顯揚聖教論》是略一點，但是它還是二十卷。那上面有一個受發心法，我唸給你們聽聽：「長老憶念（或者大德一心念也可以），我如是名（我叫什麼名字，譬如說我妙境比丘），從今日始（就是從今天開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欲饒益諸有情故，從今以往，凡我所修布施、持戒、忍辱、正勤、靜慮及慧，一切皆為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我今與諸菩薩摩訶薩和合出家。三說（說三遍）。前面當然應該是要有一個恭敬的威儀，也可能像這個，他不是說在佛像前，是在一個長老的面前，在長老面前應該是先頂禮，然後跪在那裡，照這個文說三遍。這個是有一個受發心法，當然這是屬於世俗發菩提心，就是我們凡夫發了無上菩提心，不是勝義菩提心。勝

義菩提心是得無生法忍以後了，那是聖人了。那麼這樣子發了無上菩提心，然後受菩薩戒，你不是嘴說，你要是自己有誠意的，你發無上菩提心，然後學這個菩薩戒，學好了以後受菩薩戒，那個戒師父問：「汝是菩薩否？」「我是菩薩！」這樣子，「我是菩薩」這句話是有真實性的。如果完全沒有，只是學著這麼樣子說，就是有點不真實了！但是我們漢文佛教就是這樣子。當然我認為還有很多好處，你做了這樣子呢……除非有人不認真那就不在內了，如果認真我受了菩薩戒，菩薩戒是怎麼回事？我認真的學習，認真的學習以後，也能發無上菩提心，那也是很殊勝，還是可以的。

「諸大士」，受了菩薩戒的人是大人，就是這個地方，譬如說我們現在我受了菩薩戒，我日常生活中和人家有了糾紛的時候，你再回想「我是不是大人？」我看這個地方的確是有點事情。大人的態度應該是怎麼樣的？我們要想一想這一句話，我看完全是，我感覺應該要想一想，我是不是大人？應該要想一想。

「此四波羅夷法，是菩薩摩得勒伽和合說」，因為要說這個四重戒了，先宣佈，先這樣宣佈一下。「此四波羅夷」，就是有四條。這個波羅夷，我們講過比丘戒也有說過，翻作中國話翻作棄罪，就是他在佛法以外去了；佛法好像是個大海似的，在這個海以外，這個大海不容死屍，這就是很嚴重的一種罪過了。但是玄奘法師翻的是「他勝處」；這個「他」就是煩惱，煩惱戰勝了，你本人失敗了，你的菩提心失敗了，煩惱戰勝了，那就不是菩薩了！

「是菩薩摩得勒伽和合說」，這裡邊的菩薩就是指大乘的意思，是大乘這個摩得勒伽，就是大乘的論藏的意思。這個「摩得勒伽」，是翻個智母，也翻個本母。這個翻個智母，這個「智」是智慧，「母」是父母的母；這個母是能生的意思，就是能生長智慧。我們願意持戒，由持戒會幫助你得定，你得了定以後是幫助你得般若波羅蜜，得了般若波羅蜜才能得解脫，所以我們學習戒定的目的是得般若波羅蜜，得般若波羅蜜的目的是得解脫、得大智慧。那麼這些事情呢？這個智慧從那裡來的呢？就是從這裡來的，就是從這個菩薩的摩得勒伽裡面生出來的，也就是《瑜伽師地論》了，或者說就是菩薩戒。

這個摩得勒伽和阿毗達磨，阿毗達磨是論藏，有什麼不同呢？這個阿毗達磨只是解釋經，這個摩得勒伽它還是能夠解釋律、也解釋經，所以和阿毗達磨有一點不同，有這麼一點不同。就是摩得勒伽這個義寬一點，阿毗達磨只是解釋經。

「是菩薩摩得勒伽和合說」，這四波羅夷是從那裡來的呢？是從菩薩摩得勒伽裡面來的，從那裡來的，那也就是佛說的。這個「和合說」，誦戒的時候要問和合，就是所有的這些同受菩薩戒的人在一起，大家沒有什麼乖諍，沒有什麼諍論，大家在一起來說這個戒。這個說戒這件事，就是因為受了菩薩戒的人，指我們凡夫說，這個記憶力不是那麼好。就是佛陀的大智慧

斟酌這件事，一個月誦兩次，我們就是照三十天來說，我們的記憶力就是能支持十五天，所以你到那時候再誦一遍，就能又支持十五天，然後白月黑月再誦一次，這樣子我們就能夠容易持戒清淨，知道這一條戒的開遮持犯。你若不誦，不誦就忘記了，所以這是指凡夫說的。

後來我想起了一件事，就是這個迦葉尊者、阿難尊者，五百阿羅漢在結集這個法與律的時候，譬如說阿難尊者誦這個《阿含經》，那些阿羅漢在下面聽著，阿難尊者能記住，那些阿羅漢他們怎麼樣呢？我想他們也是能，能知道你誦得對不對，那就是他們的記憶力也是了不得。所以我在想，我們凡夫若是沒得定，也有的人記憶力不得了，也是有的，但是多數記憶力差一點。但是若是得了禪定，得了聖道以後，這個記憶力不得了，他就是能記住。我們凡夫心裡面散亂，影響我們的記憶力，但是如果是聖人，聖人當然你若是得未到地定，得初果，在未到地定裡面得初果，他要若入未到地定的時候，心也是不亂的，不亂這個記憶力就強。譬如說你感覺到記憶力差一點，你常常靜坐，如果有一點寂靜的話，這個記憶力就會好一點。這還是沒得定，若是得定是更不得了。所以這個持戒也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如果得定，再得到無漏的智慧，那個境界的確是不可思議。所以我們感覺到，我就感覺到阿難尊者和摩訶迦葉尊者他們在結集的時候，五百阿羅漢，我認為他們都是能誦，佛說的這些經這些法，他們多數是能誦，都是能誦的。就是這個聖人的記憶力特別強，和凡夫完全不同。我們凡夫若是沒得定的話，記憶力差，所以要半月半月誦，如果你不誦就完全不知道了。可是這上面說「和合說」，一方面要和合，而一個月要誦兩次戒，一個白月，一個黑月，要這樣子。這裡邊這個四波羅夷這個地方，你受了戒以後，你犯這個波羅夷的時候，是失掉了戒體，沒有失掉戒體？這裡邊還有一些分別，分別我們或者以後再說也可以。

丙二、別列（分四科）

丁一、自讚毀他戒

若菩薩為貪利故。自歎己德毀訾他人。是名第一波羅夷處法

現在這是第二科「別列」，列出這四條：第一「自讚毀他戒」，第二「慳惜財法戒」，第三「瞋不受悔戒」，第四「謗亂正法戒」。第一是「自讚毀他戒」。

「若菩薩」，假設的話，發無上菩提心、受了菩薩戒這個人。這個人「為貪利故」，這說這個人的動機，說他的動機，他的內心的想法，就是愛著這個利養，愛著這個名聞利養這些事情，想要貪求這個名聞利養的緣故。「自歎己德」，自己讚歎自己的功德，自己讚歎自己的功德的目的是想要得到名聞利養。因為他知道你若有道德的人，人家才供養你，但是怕人家不知道你有道德，自己讚歎自己，這樣子，所以說是「為貪利故，自歎己德」。

「毀訾他人」，就是毀謗別人，說別人沒有功德、沒有道德，說自己有道德。這個「自歎己德」形容自己殊勝過別人，「毀訾他人」就是謗毀別人，別人不如我；所以你們若是想要供養，就供養我，是這個意思，這樣子。

「是名第一波羅夷處法」，這是第一樣，在這四條重戒裡邊這是第一條重戒。這裡邊，如果你心裡面不貪名聞利養，那麼沒有這樣的動機，「自歎己德毀訾他人」也不是太好，但是還不算是犯這條戒。或者只是自歎己德，沒有毀訾他人；或者是毀訾他人而沒有自歎己德，那都不屬於這條戒了，那就屬於下面的輕戒，屬於輕戒了。所以這裡邊有幾樣差別：一個是有貪利的動機，「自歎己德毀訾他人」。或者其中只有一樣，只是自歎己德而沒有毀訾他人，或者只是毀訾他人而沒有自歎己德，這也有差別。或者沒有貪利的動機，那麼你自歎己德毀訾他人，或者是只有一樣，或者各式各樣，都有差別，這裡面不同。現在這是重戒，你都有了，你有貪利的動機，你表現出來的行為是自歎己德毀訾他人，那麼這是犯了重戒，這是第一條。

丁二、慳惜財法戒

若菩薩。自有財物性慳惜故。貧苦眾生無所依怙。來求索者不起悲心給施所求。有欲聞法慳惜不說。是名第二波羅夷處法。

這是第二條「慳惜財法戒」。

「若菩薩自有財物」，這個菩薩他有財物，或者你是出家的菩薩，你是在家的菩薩。這個比丘是沒有這種事情，因為你不積蓄，比丘沒有隔宿之糧。菩薩是可以積聚財富，出家的菩薩也是可以積聚財富，這當然是各有因緣。

「自有財物性慳惜故」，「性」就是他的心，他的心性慳吝愛惜財寶，總是願意積聚而不願意布施。「貧苦眾生無所依怙」，這個有貧苦的人。「貧」，沒有財富，生活困難，還有種種的困難。「無所依怙」，也沒有什麼仗勢的。說這個眾生，他有有錢的朋友、有依怙，或者是他父母有朋友，又有財富，或者他的兒女有財富，他也是有所依怙。現在說自己又貧苦，又沒有什麼依怙，沒有什麼仗勢的。

「來求索者」，來到有財物的菩薩這裡來，向他有所求，求他的財物。「不起悲心」，這個菩薩他不能生起悲愍心，不生起悲愍心。「給施所求」，若生起悲心，那麼就是布施給他，他求什麼就給他。現在「不起悲心給施所求」，就是不給他了，這是一樣。

「有欲聞法慳惜不說，是名第二波羅夷處法」，「有欲聞法」，這前面是說世間的財富，這下面是佛法。「有欲聞法」，有的眾生他想要他歡喜聽聞佛法，聽聞佛法，佛法是真理，是智慧；想要去追求真理，追求佛法的智慧。「慳惜不說」，這位菩薩，前面說是只有財物，這上面沒有

說他通達佛法，沒有這句話；沒有說這句話，應該包括在內。你發了無上菩提心，你想要弘揚佛法，廣度眾生，你必須要廣學佛法。如果你也是發了無上菩提心，受了菩薩戒，不學習佛法，這下文還有，這就是違犯菩薩戒的。所以這上面就表示他是通達佛法的。「慳惜不說」，他佛法呢，他也是像財物似的，他慳惜，捨不得布施出去。

這後邊也有說，我在《大寶積經》上看見，如果這個菩薩初發菩提心，雖然是有願廣學佛法，但是才開始學，還不明白佛法，那你就不能夠布施佛法，不能有法布施，但那個不算是慳惜，不能說這個菩薩是吝嗇，不能那麼說。因為他是初開始學習，還沒有通達佛法，他不為人講說佛法，不算犯戒。這裡是說你通達了佛法，通達了佛法，你慳惜，為什麼慳惜呢？就是這個佛法若布施出去，那個人有了智慧，會高過我了。的確也有這種事情，譬如說這個人會唱念，不單是一般的六句讚，八句讚，另外其他的有些特別好的……比如說這個人會唱念，不但一般的六句讚、八句讚，另外其它有一些特別好的，他長於這件事，他若唱的時候，不許別人錄音。那意思也就是這樣，不許別人學，你們若是要作這件事，非要請我不可！也就是吝惜的問題。其實這都是不應該這樣子。現在這裡佛法也是這樣子，他通達了佛法以後，他就怕別人講說佛法比他強，所以他就不布施給人。其實經論上說吝惜佛法是個愚癡的事情，將來的果報就是特別的愚癡。那個周利槃陀伽就是這麼回事。所以「吝惜不說，是名第二波羅夷處法」。這都是違背了菩提心。

「從今日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唯欲饒益諸有情故。」現在沒有慈悲心，不饒益別人，是違背了菩提心。不過這句話裡邊還有個意思，「從今日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唯欲饒益諸有情故。」這個地方，我發無上菩提心就是想要得無上菩提，為什麼要得無上菩提呢？「為欲饒益諸有情故」，想要利益一切眾生。利益一切眾生，這表示要得無上菩提的時候，才具足了利益一切眾生的能力，也表示這個意思。你為了利益一切眾生，發無上菩提心，我願得無上菩提！得了無上菩提以後，才轉法輪四十五年就入無餘涅槃，再不利益眾生，這件事對不對？我感覺我們漢文佛教這裡，小乘佛教也是佛法，我們歡迎小乘佛法在這裡弘揚，但是我們聽聞南傳佛教學者毀謗大乘佛法的時候，我們就退大取小了，這是不對的，是顛倒，為什麼會這樣子呢？也有可原諒的地方，就是對大乘佛法學習的不夠啊。就光是發無上菩提心這個文啊，這裡面已經表示了，小乘佛法不圓滿，但是你要沒不信心呢，你就不知道這件事，我為了想要得無上菩提啊，好度化一切眾生，度化一切眾生沒有幾天，就四十五年，也很多天！四十五年以後入無餘涅槃，不再度化眾生了，你想想啊，你在讀《阿含經》，讀《正法念處經》，天上的人，人間五十年四王天一晝夜，四王天活五百歲，他們的壽命很長啊；是到了忉利天，要人間一百歲，他才一晝夜，他活一千歲，一千年，那要到人間來說，他壽命多長啊；到色究

竟天，是人間一千六百年，人間一千六年，他是一晝夜，他活一萬六千歲啊；你要說是色界天、無色界天，都是極數了。佛是三大阿僧祇劫得了無上菩提以後，在人間的壽命，成佛以後才四十五年，還沒有修了五戒十善殊勝一點，得到天上的壽命那麼長，這些事合理不合理？所以不要退大取小，我上一次來這兒，我們學《瑜伽師地論》的時候，聽說有一點事情，就是有些同學好像歡喜小乘，對大乘沒有信心了，我希望……，但是也不毀謗小乘，小乘佛法裡面有深義，和大乘佛法是一致的，但是你要注意的學，你才知道啊，你只是那麼地念一念、看一看啊，還不行啊。我讀佛使比丘，現在已經過點了，他呵斥《清淨道論》的作者，有人說他講得好，我就拿來看看，他講的十二因緣粗略的很！你去讀讀《瑜伽師地論》講的十二因緣，那就是非常的微細啊，說是無著菩薩說得也好，勒彌菩薩也好，這可見這大乘佛教學者講的就微細，令你開大智慧啊。所以我們小乘佛法也學，大乘佛法也要學，不要退大取小。

丁三、瞋不受悔戒

若菩薩瞋恚，出麁惡言，意猶不息，復以手打，或加杖石，殘害恐怖，瞋恨增上；犯者求悔，不受其懺，結恨不捨，是名第三波羅夷處法。

這是第三，瞋不受懺悔這條戒。這一條戒是表示我們沒得聖道的人哪，這忿怒的心，真是太難降伏，所以也制了這條戒。「若菩薩瞋恚」，這「若菩薩」昨天我們講過。當然這瑜伽菩薩戒通於在家，也通於出家，所以這個「菩薩」也通於在家菩薩了。「瞋恚」，就是心裡面忿怒，但是這戒文上沒有說，因為什麼瞋恚，或者是對方觸惱你，你有瞋恚，或者對方並沒有觸惱，但是不滿你意，而使你瞋恚，總是應該有一個原因的。但是發無上菩提心的人，應該長時期的修學聖道，來調伏自己的煩惱，不管對方是有理的，對方是無理，菩薩這一方面不應該忿怒，應該有這樣的意思。「出粗惡言」，他內心裡忿怒啊，並不停留在內心裡面，他表現在他的語言上就發出來粗惡語言，也就是暴惡的語言，那可能有一些毀辱性的話說出來。「意猶不息」發出來的粗惡的語言，要是他的瞋心輕微，那麼這樣發作一下，也就沒有事了，但瞋心太重了，所以發出來粗惡的語言，內心的忿怒還不能停下來，心裡面還是忿怒。「復以手打」，這是心裡忿怒發出來粗惡的語言，又以手來打對方。「或加杖石」，來殘害、來恐怖對方，這就是三業都有很嚴重的過失，所以這個「瞋恨增上」，來做一個結論，這是可以看出來這個菩薩他的忿怒，是非常的厲害，特別地有力量，這叫「增上」。「犯者求悔，不受其懺」，這個地方說出來，這個觸犯他的人，來請求懺悔，向他道歉了，而這位菩薩呢，不接受他的懺悔，「結恨不捨」，他心裡面鬱結這個恨哪、這個忿怒，還不能棄捨，這樣的情形，「是名第三波羅夷處法」。這是第三條大戒。內心裡面的忿怒，這麼樣的嚴重，已經處罰了對方，對方還不能饒恕他，他向他懺

悔，還是不能夠停下來自己的忿怒，這個菩薩違背了他的大悲心，他原來發慈悲心，饒益一切眾生，與此有所違背，所以這是第三條戒。

丁四、謗亂正法戒

若菩薩，謗菩薩藏，說相似法，熾然建立於相似法，

這是第四條，謗亂正法戒。「謗正法」、「亂正法」，還有這二個意思。

「若菩薩，謗菩薩藏」，若是這位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他謗毀菩薩藏，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包括小乘在內，應該這麼說。這個「謗毀佛法」「說相似法」，就是一個一個「亂」字，來混亂正法，他宣說一種與正法相似的一種事情，不是正法，但是與正法相似。佛說的正法，我們學習、修行，我們能夠得聖道，與正法相似的，不是正法，我們要是學習了修行，不能得聖道，它還能夠增長邪知邪見，所以這件事在佛法裡面說，是非常有大過失的。「熾然建立」，熾然這二個字，火燒起來叫熾然，在這裡說，就是非常地顯著，非常地明了，很容易知道的，叫作「熾然」，就是很顯明地建立這個相似法。「建立」就是原來沒有，他現在自創一個自己發明的，或者自己的不如理作意，或者是有人教授他，他建立這樣的相似佛法。相似法，究竟什麼是相似法呢？在《瑜伽師地論》裡面，你們各位都有啊，在八七二頁，這個第三科：云何名為相似正法？謂略有二種相似正法：一、似教正法，二、似行正法。「教」，就是佛說的，與佛說的正法相似。「行」，和佛說的修行方法，法門也相似。「若於非法生是法想，顯示非法以為是法」。這下邊很長一大段，我先把這一段大概地說一說。

「若於非法生是法想」，要是這個人哪，它不是佛法，你認為它是佛法，你做如是想。「顯示非法以為是法」，不是佛法，認為是法，你這樣顯示。「令他於中生正法想，如是法教，實故諦故，非是正法」，這樣非法的教授，你的確是錯誤的，不是正法。「而復像似是正法顯現，是故名似教正法。若廣為他如是宣說，令他受學，亦自修行，妄起，習諸邪行，而自驕慢稱言：我能修是正行，應知是名似行正法。」是這樣意思。「為廣宣說像似正法。復說中間嚙陀南傳佛教曰：初法等五種，次根等諸見，非處惡作等，後暴惡戒等。」這個頌就是下面這一大段文說的義。這中間應該在相似正法之前說出這個頌，但是前面已經說了一段，中間說這個頌，所以這叫作中間說頌。或者我們再念一段：「諸以如來所說法教，相似文句」，與佛說的正法相似的文句，「於諸經中安置偽經」，這樣事情，「於諸律中安置偽律，如是名為相似正法。」「又由增益或損減見，增益虛事，損減實事」，增益或損減，怎麼解釋呢？「增益虛事」，加上一個虛妄事情；「損減實事」，損減真實的事情。比如說是啊，做善有善報，做惡有惡報，你修學聖道你就能夠得聖果，這是真實的，但是他去損減這個實事。「由此方便由無常中種種義門，廣為

他人宣說開示，如是如是自他習行，如是亦名相似正法！」這是一個意思。就是增益虛事、損減實事這一類的事情，這都叫作相似正法。「又於宣說補特伽羅所有經典，邪取分別，說有真實補特伽羅，如是亦名相似正法。」這個意思是說「宣說補特伽羅所有經典」，補特伽羅是假有的，但有假名，沒有實體性的，但是這個人邪取分別，說有真實的補特伽羅，說真實有我，有數數取趣者，「如是亦名相似正法。」「又於種種假有法中」，這《瑜伽師地論》是主張無我論的，和《大智度論》這個意思相通的。

「又於種種假有法中，宣說開示為實有性」，這個假有法中，名言安立的一切法都是假的，用名言安立都是假的，如果你認為那是真實的，這就是相似正法的。我感覺到唯識的經論裡面，它常常提倡這一點，名言安立的都是假有，它很重視這個道理的。「如是亦名相似正法。」「又於遠離一切戲論，究竟涅槃，分別為有或為非有，說為有性或非有性，如是亦名相似正法。」這個地方在《雜阿含經》也是這樣說。你對於入無餘涅槃的境界，不可以有種種名言戲論的，這也是很甚深的義。「又有一類補特伽羅作如是說：世尊宣示稱揚讚歎密護根門，由是因緣，寧不視色」，佛讚歎密護根門這個法門，就是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不要放縱它在色聲香味觸上放逸，修止觀的人、修禪的人，要修這個法門的。那麼這個補特伽羅呢，如是因緣呢，「寧不視色」，眼睛不再看一切色，「乃至於法不以意思」，不用你的意去思惟觀察。這是太過頭了。「而不繫念，觀視眾生，乃至以意思惟諸法」，就不這樣做了。「如是亦名相似正法。又聞世尊宣示稱歎，簡靜而住，便作是言：寧無咎責，不測量他，於應毀者而不訶毀，於應讚者亦不稱讚」，佛世尊宣示稱歎簡靜而住，就是少事少業，寂靜而住，聽見佛說這樣的法的時候，「便作是言：寧無咎責，不測量他」，對於任何人不要去分別。於應毀者不要毀，於應稱讚者，也不稱讚，「而不有所呵毀稱讚，如是亦名相似正法。」「又聞世尊宣示稱歎和氣言語」，人與之之間應該和氣一點，說話的時候要柔軟一點。「便作是言：受默然戒，都無言說，為極善哉！」這也是太過頭了。「如是亦名相似正法。」這就說到這裡，但是我希望各位多讀一讀，裡邊有很多我們應該學習的。「熾然建立於相似法，若心自解，或從他授」，這建立的相似法，這相似法從那裡來的呢？

若心自解，或從他受，是名第四波羅夷處法。

「若心自解」若是他自己內心的虛妄分別，就會有這些相似法的建立。當然這個情形，也有的人他就歡喜心裡面去思惟事情，佛法也是主張聞思修三慧的這個思惟，專精思惟，也主張這樣做。但是你專精思惟之前，要有聞所成慧，就是聽聞佛的聖教，然後內心裡面依據聖教去專精思惟，這樣子才有一個軌範，你就不會有錯誤。現在這個人「若心自解」，他就是沒有

軌範，不願閱讀經論，但是願意靜坐，心裡面去深入的思惟，就容易出差錯。「或從他授」，或者另外一個人稟受一種邪知邪見的法，相似法就是這麼來的。相似法，剛才說了，就是能夠混亂佛的正法，耽誤了很多人的寶貴的光陰，引起很多人的邪知邪見，自己還不知道。說這件事啊，所以制這麼一條戒，的確是需要。「是名第四波羅夷處法」。剛才我們閱讀《瑜伽師地論》這個文，能不違犯於相似法，不犯這條戒，還不是容易的。這可以看出來，我們佛教徒，你要想不犯你所受的戒，非要學習佛法不可，不然你都不知道這件事，什麼叫作正法？也不知道！什麼叫作相似正法？也是不知道！這就是，我看今天的佛教就是有這個問題。學習佛法，我曾經說過，得少為足是不對的，最低限度你要得到正知正見，你要達到這個程度，然後你才可以用功修行，才不會走叉路的！要說是特別的廣學，人都是有與生俱來的懶惰，就是不願意多學！但是這件事，如果根本就不學，那是有錯誤，也應該說犯了菩薩戒，要是學呢，最低限度，要得正知正見，說我不去做法師，但是你得了正知正見自己修行，不會走錯路，應該最少要達到這個程度。

丙三、結問

諸大士！已說四波羅夷法。若菩薩起增上煩惱，犯一一法，失菩薩戒，應當更受。

今問諸大士：是中清淨不？(三說)

諸大士！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大士！已說四波羅夷法，若菩薩起增上煩惱，犯一一法，失菩薩戒，

這是把前邊的四波羅夷法列出來。下面是戒文，誦戒的人，就是要問共同說戒的這些菩薩。「諸大士，已說四波羅夷法」了，「若菩薩起增上煩惱，犯一一法」，若是這位發心的菩薩，他的內心裡面發動了增上的煩惱。這裡面煩惱分成上中下，分成這三品。現在說是這位菩薩發動了上品的煩惱，就把前面這四條戒都犯了，「犯一一法」，或者是這四條戒完全都犯了，或者犯其中的一條。「失菩薩戒」，那麼你所受的菩薩戒體，你就失掉了，心裡面沒有這個戒體了。「失菩薩戒」這件事呢，我們昨天說了，它沒有殺盜婬妄這四條戒，沒有列出來。那四條戒和這裡的四條戒，性質也不同，但是你要違犯了殺盜婬妄這四條戒，也是失菩薩戒，也是失掉了。犯了這四條戒呢，但是這上面說了，犯這四條戒是要「增上煩惱」，你若犯了這四條戒的話，就失菩薩戒。若是殺盜婬妄這四條戒，只要犯就是犯了，不論你是不是什麼煩惱，不論這個的。那麼那四條戒，要是在聲聞戒裡面，那是不能懺悔，不通懺悔的。在大乘佛法裡面，還是可以懺悔，但是要見光見華，見到瑞相，才是罪滅了。可是也有一點不同。如果你是一個比丘的話，你要犯前面的殺盜婬妄四種戒，現在你能夠誠心地懺悔，見到光明瑞相，罪是滅了，但是這個

菩薩比丘的身分是不能恢復了，只可以做菩薩優婆塞，不能做菩薩比丘，不可以了。這個地方，這四條戒，如果你是上品煩惱犯的，這個戒是沒有了，這個戒體沒有了，但是這無上菩提心，還能再發動起來呢。

應當更受。

你可以再受這個菩薩戒，可以重新發動起來。因為這四條戒，你犯了，沒有懺悔法，這上面，我們看後文會知道，玄奘大師翻的《瑜伽菩薩戒》，說的詳細一點，這個沒有懺悔法，但是可以重受的。「增上煩惱」，這個地方，就是有點事情。怎麼叫作「增上煩惱」呢？《瑜伽菩薩戒本》，就是玄奘大師翻的，他列出來四個條件，就是「數數現行、都無慚愧、深生愛樂、見是功德」。數數地現出這個煩惱，犯這個戒，或者貪心犯戒，或者瞋心犯戒，或者是愚癡心犯戒。這個「數數現行」，宗喀巴大師的解釋，怎麼叫作「數數現行」？就是犯戒的時候煩惱特別重，沒有慚愧心，「深生愛樂，見是功德」，這樣做是有意義的，還想要再做，並不是已經做了二次，就是你犯了這條戒之後，還想要再犯，這叫作「數數現行」。「都無慚愧心」自己不感覺到慚愧，也不怕人批評，這些事情。「深生愛樂」，對於犯戒的事情，他心裡面特別歡喜，他認為這是有功德的事情，不是有罪過的事情，那麼這就是上品煩惱，這叫作「上品煩惱」，就是增上煩惱，犯一一法，失菩薩戒。那麼中品煩惱和下品煩惱，有什麼不同呢？就是感覺到這是罪過，你有這個心情，如果有這樣的心情，也就有了慚愧心了，可是也是這樣犯戒了，但是有一點慚愧心，感覺到這是罪過，這是下品煩惱。如果這四個條件，你缺少一個，四條裡面你缺少一條，可是你不感覺到罪過，這四條裡面缺少一條，你不感覺到這是有罪過，這是中品煩惱。宗喀巴大師這麼解釋，在《菩薩戒論》上這麼解釋。這是看到他這麼解釋，才可以這麼解釋，如果我不看見那個書啊，很難分別，這上中下煩惱怎麼分別呢，這樣解釋！「若菩薩起增上煩惱，犯一一法，失菩薩戒，應當更受。」

今問諸大士：是中清淨否？（三說）

誦戒的人他念到這裡的時候，向同誦戒的菩薩問：大眾清淨不清淨？有沒有違犯？要三說，說三遍。

諸大士！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誦戒的這位菩薩問了三次以後，大眾都默然，那就表示大眾都是清淨的，沒有違犯，這件事就是這樣奉持而沒有違犯。藕益大師解釋這個文，他說如果你有違犯的話，你立刻就要懺

悔；如果違犯自己忘了，誦戒的時候，誦戒的菩薩問的時候，我才想起來，那這時候應該怎麼辦呢？應該向同誦戒的菩薩，同意的菩薩，你這樣說，他能同意的菩薩，你向他說，我違犯了那一條戒，等誦完戒以後再懺悔。這是要是有菩薩同意，你感覺他會同意你的說法，你就這樣子。要是不感覺到有人會同意，你自己作念，我想誦完戒以後，我再中清淨請一位清淨比丘，我向他懺悔。這樣說呢，就不犯覆藏的罪，這也就是「諸大士！是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也就是合法了，這樣意思。

乙二、明四十一輕

丙一、總標

諸大士！此菩薩眾多突吉羅法，是菩薩摩得勒伽和合說。

前邊四波羅夷已經說完了，現在是第二大段，就是四十一輕，四十一個突吉羅，這是輕微的輕垢罪，分三科。第一科是總標，第二科別列，第三科是結問。現在是第一科總標。誦戒的菩薩還是：「諸大士！此菩薩眾多突吉羅法」，下面列出有四十一輕。「突吉羅」翻做中國話，翻做「惡作」。惡作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身犯，身體的行動有所違犯了，就是不清淨的事情，叫作惡作；這是不清淨有罪過，叫惡作。如果是語言上有說錯的話，那叫惡說。這二種都叫作惡作，都是不清淨有過失的事情。「是菩薩摩得勒伽和合說」，這和前面一樣的意思。

丙二、別列 41

丁一、不供養三寶戒

若菩薩，住律儀戒，於一日一夜中，若佛在世若佛塔廟，若法若經卷，若菩薩修多羅藏，若菩薩摩得勒伽藏；

這是四十一條裡面第一條，就是不供養三寶戒。受了菩薩戒的菩薩，一日一夜都要供養三寶，如果你不供養三寶，你就犯戒了，就犯突吉羅罪。「若菩薩住律儀戒」，就是他安住在清淨的菩薩律儀戒裡邊。「於一日一夜中」，就是二十四小時內，這是說時間。「若佛在世」，如果這個時候有佛在世間。「若佛塔廟」，佛塔就是供養佛的舍利的地方；廟，就是供養佛像的地方。這二句都是指佛寶說的。這個「若」字，若佛在世，若佛塔廟，這個「若」字表示啊，你或者對佛供養了，也可以或者是對塔廟供養了也就可以，或者二方面你都能供養，都好！「若法、若經卷」，這以下是說法寶。「若法、若經卷」有什麼不同呢？「法」是正法，「若經卷」是教法。教法就是佛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的正法，有文字音聲，有法音我們可以聽聞，或者有文字我們也可以閱讀，能明白佛的正法，這是屬於教法。頭一個「若法」，這是聖人所證的法，那

是離名言相的境界，這二種是不一樣的。「若經卷」，我們凡夫也可以閱讀、可以思惟、可以修學。正法那是聖人的境界，我們實在是，是摸不到邊際了，但是這也是我們恭敬的地方。「若菩薩修多羅藏」，這底下分別，「若菩薩修多羅藏」，就是大乘的經藏。「若菩薩摩得勒伽藏」，也可以說是論藏。

若比丘僧，若十方世界大菩薩眾；

這前面那是說法寶，這下邊說到僧寶。「若比丘僧」在玄奘大師翻的《菩薩戒本》沒有這一句話，但是曇無讖翻的有這句話。「若十方世界大菩薩眾」，這個大菩薩眾，「大」應該說是得無生法忍的這些聖人，已經入聖位的菩薩了。那麼前面這比丘僧呢，也應該是指得聖道的這些聖人，有初果以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這些比丘僧。供養三寶，「寶」這個字，所以這個比丘僧寶應該是得聖道的人，沒有得聖道人的不能稱為寶，稱僧可以，但是稱「僧寶」，還是不及格的。若十方世界的大菩薩眾，也是得無生法忍以上的聖人，那麼這是僧寶。僧寶裡面有小乘的僧寶，有大乘的僧寶。大乘僧寶應該是從初地以上都是聖人，叫作僧寶。

若不少多供養，乃至一禮，

前面是所供養的境界，所供養的境界就是佛法僧寶。那受了菩薩戒的人，你不能多，少也可以，若少也沒有，不多供養，少到什麼程度呢？「乃至一禮」，就是你身業的供養，你能禮拜，向佛法僧禮拜。

乃至不以一偈，讚歎三寶功德，

或是你做一個偈，用一個偈，四句偈讚歎佛寶、法寶、僧寶的功德，你也沒有這樣做，最少是一偈，連一偈也沒做。

乃至不能一念淨心者，

前面一禮是身業的恭敬，讚歎三寶的功德是口業的恭敬供養。「乃至不能一念淨心者」是意業的供養。玄奘法師翻譯的戒本，這個地方也是一念淨心隨念三寶功德。這個「淨」，就是內心清淨。內心怎麼清淨呢？就是隨念佛寶的功德，念法寶的功德，念僧寶的功德，那就應該是等於是修止觀了，你心裡面修奢摩他能寂靜住，然後去觀察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觀佛的功德，那麼那就叫「一念淨心」。觀法寶的功德，法寶這個初中後善，或者我們……，你要把《金剛經》背下來，能把它背一遍，那也算是不錯，也算是一念淨心了。或者念僧寶的功

德，那就是念他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了。《法華經》的〈安樂行品〉那一段文，那也就是念法寶，也是這樣意思。這裡面應該說是就是，你的意業……內心裡面有清淨的止觀，就算一念淨心的意思。說是這位菩薩啊，身連一個禮拜都沒有，口業連一個偈的讚歎三寶功德也沒有，乃至不能一念淨心，這樣的功德也沒做。

是名為犯

這是犯了突吉羅罪了。

眾多犯；

這個「眾多犯」，就是這四十一條戒都有這一件事情，可以說是眾多犯。又這個眾多犯的意思，違犯這條戒有很多種不同，這個眾多的不同，什麼不同呢？

若不恭敬，

你因此而犯了這條戒，說我沒有禮拜佛，我沒有恭敬心，我不禮拜佛，那這就是犯了。對佛法僧沒有恭敬心，那就是有點慢了，高慢的意思。所以這是不恭敬犯。

若懶墮、若懈怠犯，

懶惰懈怠，在這裡說的懶惰和懈怠是相同的意思，沒有差別。就是修善斷惡的事情，修學善法，斷一切惡，這件事不肯做；不肯修善，也不肯斷惡，就是自己的身口意有很多的染污，很多的罪過，而自己不肯把它清淨出去，不肯把它消除去一切惡事，不肯這樣做，不肯積集善法，那就叫作懶惰，叫作懈怠。所以你因為懶惰懈怠，而沒能夠供養三寶，沒能這樣做。

是犯染污起；

你若不恭敬犯，若懶惰懈怠而違犯了這條戒，這樣的違犯是染污心生起的，你對佛菩薩，對三寶沒有恭敬心，你懶惰懈怠，這是染污，這個突吉羅的罪是重的罪。

若忘誤，犯非染污起。

若是這個受了菩薩戒的菩薩，他的記憶力不好，他忘了，這個念心所很差勁，就是不記憶這件事，我要是不供養三寶，一日一夜中我不這樣供養三寶，是犯戒的，他這件事忘了，不是故意的這樣子。這樣子違犯了的時候，「非染污起」，這不是染污心而起的，但是啊，也是犯

了，不染污，那這是輕垢罪。前面是染污心犯了這條戒，是重垢罪。重垢罪你要向一個人懺悔的，向一個補特伽羅，向一個比丘懺悔的；要是非染污起，自己責備自己，也就可以滅罪了。

不犯者：入淨心地菩薩，

怎麼樣才算不犯這條戒呢？當然要是你能這樣子隨順這條戒，供養佛法僧三寶，那當然不犯。另外這裡面又有一個意思，就是你沒有去禮拜，也沒有一偈讚歎，也沒有一念淨心，但是這不算犯，那是什麼呢？「入淨心地菩薩」。就是這個得無生法忍的菩薩，他修止觀，修四念處把內心的煩惱斷了。「入淨心地」應該說就是十地菩薩都是淨心地菩薩。如果初歡喜呢，那是斷了分別我執、分別法執，姑且這麼說哦！當然若天台宗說這兒，又有點不同了，或者我不說天台宗了。那麼入淨心地菩薩，就是他得到無我的智慧了，分別法執也是斷出去了，所以他能見到我空法空的真如理了，這個時候與理相應的時候，是個清淨的境界，他心清淨沒有煩惱了，那麼這個菩薩他要是正念一提起來，就入於聖境了，那這聖境是無為的境界了，那這個不算犯，他沒有去禮拜，這不算犯，他沒有說一個偈子讚歎三寶，這都不算犯。

如得不壞淨比丘，常法供養佛法僧寶。

入淨心地菩薩這個人，他的境界就像證得不壞淨，就是四不壞信，就是初果須陀洹，他對佛、法、僧、戒的信心是不可破壞的。說「淨」這個字就是信心的意思，不壞信，這裡翻作淨，不壞淨，信再加一個淨，叫淨信，因為你若對佛法僧有信心，你的信心現前的時候，沒有疑惑的時候也是清淨的，有疑惑就是污濁了。這也看出來，假設我們，我說這話我不知道你們心情怎麼想，如果我們出家人，出家的受了三壇大戒的人，不學習佛法的話，還是學世間法，如果我們若是講佛法的時候，這「不壞淨比丘」，你心裡面怎麼想？說這個比丘對於佛、法、僧、戒得到不壞信，他的信心不可破壞的，我們怎麼想呢？我們學習佛法的時候說，佛教徒有外凡、有內凡，有見道、修道、無學道，你這個佛教徒在這幾個位次，是在那一個位次，你是屬於外凡呢，是內凡？是見道、修道、無學道？你怎麼想？如果我們出家人完全不學習佛法，這五個位置裡都沒有我們！內凡，當然還是有點程度，有修行的人；如果外凡也還是不錯的啊，他還是學習佛法的，只是修行的力量還不是太夠就是了，若是我們不學佛法的，連外凡的資格都不夠。

現在說不壞淨，那是證道的聖人了。這證道的聖人他才對於佛法僧戒的信心是不可破壞，我們若沒到那程度，我們當然對於佛法也有信心，這信心還沒到這個程度，我們遇見了不同的因緣的時候，來影響的時候，我們的信心能保持得住嗎？能保持得住嗎？不壞淨比丘是得初果

的聖人，他也是見到我空的真如了，也得到無我的智慧，是無漏的智慧，與我空真如相應了的那時候，也是無為的境界，「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那麼這個比丘和那淨心地比丘，這地方是舉這個例子，也就是相等的，但是淨心地菩薩分別法執是破了，不壞淨比丘，初果法執還是沒有，這還是差了一點，而這個淨心地菩薩有大悲心，不壞淨比丘初果聖人大悲心也不能說沒有，但是不能和菩薩比，現在只是說，他得到無漏的智慧，與真理相應這個地方，彼此是相等的。那麼這樣的聖人，「常法供養佛法僧寶」他內心清淨，所以他是長時期的永久地，清淨無漏的智慧與真理相應的時候，他就有這清淨的境界，就是如說修行供養佛法僧寶了，所以是「常法供養佛法僧寶」。「常」這個字，還有點事情，要是在家人得到初果，在家的居士，優婆塞、優婆夷得到初果了，在家居士初果聖人還是有欲，也可以有夫妻的生活，他有時候還是有染污，有的經上……，也是《瑜伽師地論》上說，在家的初果，有時候沒有慚愧心……，這話說得很重，不是說一般的凡夫，初果聖人他知道，知道這是不對的，但是還是這樣做，所以說他沒有慚愧心，要是出家的比丘，指在家居士得初果的人，若出家的比丘啊，那應該是「常法供養佛法僧寶」可以這麼說了。

但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得初果，偶然地也會有事，失念的時候，但是失念的時間短，失掉了正念，也有煩惱，《阿含經》上說，形容那個境界，就像鍋燒紅了，滴上去一滴水，這滴水很快地就乾了，說那初果聖人他心裡面有煩惱的時間就是那麼短，就是很快地煩惱就消除了。這樣說呢，就是他失念的時候，時間很短，所以也應該說是「常法供養佛法僧寶」，若是這樣說入淨心菩薩、如得不壞淨比丘，當然也是「常法供養佛法僧寶」，也是這樣子！第一不供養三寶戒，真說得很詳細，在一日一夜中，你一定要栽培善根，一定要栽培善根的，要是我們每天地學習佛法，你每天也靜坐修學止觀，那麼這些事就是過得去了，當然你要是買花供佛、買果供佛，常常禮拜佛，那當然這條戒也是清淨的。蕩益大師在這個地方，他又發揮了一段，我念你們聽聽。「於佛得不壞淨，寧捨生命，終不歸於外道天神」，初果聖人於佛得不壞淨了，他能夠達到什麼程度呢？寧可死掉了，我的生命不能活下去了，寧可是這樣子，「終不歸於外道天神」，不會歸依外道的，不會忽然間去相信上帝這回事情，不會有相信其他的宗教的。

「於法得不壞淨，假使以邪法竄入正法，能辨其邪」，這個初果聖人，有時候有的人，他是有意地把邪法放在佛的正法裡面，這時候這個初果聖人，他能知道這是邪法，不是正法，他有這個智慧，這個初果聖人。「假使以正法混入邪法」裡面，「能識其正」，知道這是正法，「終不依於外道典籍」，這初果聖人得不壞淨的人，能有這個程度，能夠這樣子。「見勝義及清淨僧，恭敬親近」，這個初果聖人看見勝義的出家人，勝義的佛教徒，就是已經得無生法忍，得聖道的出家人，或者在家居士得聖道的，這個清淨僧呢，沒有得聖道，但是持戒清淨，那麼這個初

果聖人看見這樣的人，「恭敬親近」。「見啞羊及無慚僧」，這啞羊僧就是沒有修學佛法，不懂得佛法，不會宣揚佛法；「及無慚僧」，就是沒有慚愧的出家人；「憐愍攝護」，這個初果聖人看見這樣的佛教徒，他生憐愍心，還是愛護這個人，「攝護」還是愛護這個人的；「不生憍慢」他**不生**憍慢心，其實是能生憍慢，初果聖人還有我慢，初果、二果、三果還是有我慢心，但是很快就覺悟了，他就滅掉這個我慢心，所以說不生憍慢。「及退墮心」，初果聖人看見這種境界，他不會退墮，不會退墮的。要是我們怎麼樣？「終不依於外道邪眾」，這個初果聖人，決定不會歸依外道邪眾的，不會有這樣。「於戒得不壞淨，寧捨生命，終不毀犯所受諸佛淨戒」初果聖人對於這個戒，得到不壞淨，得到不壞的信心。怎麼叫作「於戒得不壞淨」？寧捨掉了生命，也不毀犯所受的諸佛淨戒，受了戒一定要清淨。

在《賢愚經》上有個故事。初果聖人死掉了，第二生又來到人間，在一個以屠殺為職業的家裡面投生了。那麼小孩子漸漸地長大了，他的父母也就叫他去屠殺，他不殺！後來他的父母給他一把刀，給他一隻羊，就把他關在一個房子裡面，就是這樣。後來隔了多久，他的父母去看他，他自殺了。他不殺這隻羊。所以我們學《俱舍論》，有個地方容易有誤會，初果有隔音之迷，初果沒有隔音之迷！他前生得了初果以後，第二生假使他不遇見三寶，他的聖道的智慧不失掉，他也不做惡事，他知道，不會糊塗的！那麼為什麼說有隔音之迷呢？怎麼講法？我們有講《俱舍論》嗎？有講！有講《俱舍論》。我說一下，看我說得對不對喔！是得初果那一生，就是前生他是個生死凡夫，當然也栽培善根啊，然後死掉了，這一生來到人間的時候，他生來這時候還是凡夫啊，他有隔音之迷，前生的事他不見得會知道。但是這一生他要是啊，遇見三寶，出家修學聖道，能得初果，隔音之迷只是這個時候的隔音之迷，不是已經得了初果以後有隔音之迷，沒有這回事情！這是初果聖人得不壞淨的相貌。我現在又有分別心，所以我們要努力學習佛法，要知道什麼是佛法，什麼不是佛法！要達到這個程度！達到這個程度我認為還不是容易啊，我看不容易！我現在不要說名字，我在一個地方遇見一個比丘，我們出家人哪，我說：你現在在做什麼？他說我現在在靜坐修禪。我說：你修禪是跟誰學的？他說在某某地方，我跟他學的禪的。我說：你說說，我聽聽！他就說說！我說：你住過佛學院？他說住過！我說：住了幾年？說六年。我當時心很不舒服啊，我說你這六年的佛法白學了。就是那個人說的禪，邪知邪見嘛！不是禪！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那是錯誤的。你看會有這種事情。阿彌陀佛！我們今天的佛教，我們而努力啊！

丁二、貪財物戒

若菩薩，多欲不知足，貪著財物。

這是第二個突吉羅罪，貪財物戒。

「若菩薩多欲不知足」，發了無上菩提心的人，這個發無上菩提心，發世俗諦菩提心，我昨天念的那個文，我現在再念一念，我感覺昨天念菩提心那個文少念一句，就是：長老憶念！我如是名。長老憶念我妙境比丘，從今日始，從今天開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欲饒益諸有情故，從今以往，當我所修，布施持戒忍辱正勤靜慮智慧，一切皆為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我今於諸菩薩和合出家，願尊證知，我是菩薩！

我昨天忘了這一句：「願尊證知，我是菩薩！」說這麼三句。發世俗的菩提心，就是凡夫了。發無上菩提心，由自己的主動，他發無上菩提心，這個人一定是學了一個時期的佛法了。和我們現在的，我們今天的漢文佛教有一點不同，我們不見得一出家，一剃頭就發菩提心，其實嚴格的說，歸依三寶，就是發菩提心，有這種意味的，但是這個多數是辦不到這裡，那我們經過一個時期的學習佛法，然後在內心上長時期的思惟蘊釀發出無上菩提心來，當然這是最合乎標準的。要是我們若歸依三寶，也可能受五戒，然後剃度了，也可能師長也授了沙彌戒，我看多數沒有發無上菩提心，那麼到了去受戒的時候，也就是那樣的受了，發菩提心沒有？我看還是沒有。

要是這樣子呢，當然你若能夠來到佛學院來啊，有師長的教導，自己肯努力的學習，你可能慢慢能發菩提心，能發無上菩提心，也就是合格了，我們說是不合格的，我們不算數，我們說是合格了，自己是受了菩薩戒以後發無上菩提心，或者先發無上菩提心而後受菩薩戒，合格了的人，這個人應該不是平常人。我們若於戒律上看呢，「若菩薩多欲不知足」這個發無上菩提心這個人，還有這個問題，這個事情怎麼講法呢？蕩益大師他的解釋呢，是習所成性，各有偏重。就是我們人哪，無始劫來的熏習，就是這個人，他就是貪心大，他明知道是不對，但是還是制伏不了，就是貪心很大，有的人貪心不是很大，就是瞋心很大，明知道不對，不能調伏，這情形就是有這種事情，所以這個地方啊，若菩薩多欲不知足，我們應該這麼說，應該這樣想這件事，這樣觀察這件事，其實這個人哪，也有很多的優點，這個人的確是發了無上菩提心，但是還是這麼一個污點，應該是這麼想，應該是這麼說。可以也有的人，沒有什麼污點，他雖不是聖人，他也是發了無上菩提心，他沒有入聖道，但是他能值得欽畏，也有這種人，有那種人當然那就是更好了。現在制戒的時候，就是偏說特別的習氣偏重的人。

我看《雜阿含經》有一件事，就是阿難尊者，從外面回來向佛報告，說我剛才經過一個聚落，看見某某比丘是大家認識的，某某比丘抱著二個女人在那裏。就是做放逸的事情。佛說你不要說，他七天以後得阿羅漢果。那麼這個話就表示什麼呢？就是這個人哪，他的欲心之重，已經是比丘了嘛，你去這樣放逸……；但是他無漏的善根栽培的也特別厲害，他前生栽培四念

處，修學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他這種清淨的善根也是很有力量，所以他的心念一覺悟了，就會丟掉了，丟掉了，他修四念處的時候，一下子就得阿羅漢果，而且還是有神通的哦！因為這個比丘他這樣做，但是名譽不太好嘛，忽然間得了阿羅漢了的時候，有些在家居士聽說某某比丘得阿羅漢了。真的嗎？就來試驗他啊，所以那個居士優婆塞也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和他見面還是很有禮貌的嘛，他說我聽說大德得了聖道了，你沒有神通？你現一現我看一看。這比丘說好！說是怎麼現法呢？說是這樣哦，你堆一堆柴，你把你所用的手巾放在柴上，然後把火點著了，這個猛火燃燒起來，這個手巾不燒，還是原來樣，一點黑煙都沒有，就現這個神通，但是現完這個神通他就走了，他就離開這個地方了。所以從這些傳記上這些事情上看，從這菩薩戒上看，就是有的人煩惱的熏習特別重，但是他聖道的熏習沒有，那這個人沒有希望的；但是有的人他聖道的熏習不是夠力量，但是可以熏習過，所以現在煩惱不重，這種人來到佛教裡面來，如果他的師長是聖人的話，像優波鞠多尊者的話，那麼就給他栽培，他煩惱不重啊，就可以使令他栽培善根，儘量栽培善根，這個人可以得聖道。要是業障特別重的啊，而善根也是有，但是不夠力量，就是得要用對治悉檀。

天台智者大師在《維摩詰經疏》上說到這個事情，這個對治悉檀呢，就是你業障特別重，但是有善根，善根被業障障住了，就是可以用對治悉檀，多懺悔把業障消除了，然後給你說四念處，你就得聖道了。在《法華文句》上，智者大師說舍利弗尊者沒有業障，而善根特別深厚，所以一下子就成功了。這個指鬘，指鬘是誰？就是鴛掘摩羅尊者。鴛掘摩羅尊者業障很重，但善根也很強，所以他也能得聖道，周利槃陀伽這個人怎麼樣？他的善根也是有，但是業根也是有一點，但是經過長期的熏習，也得阿羅漢果。

所以業障有輕重，善根也有強、有弱的不同。我想我們各位同學也不可思議，我想如果你能夠好好努力，修四念處也是一定有希望，但是你若不修可不行，不修就不行！有人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有人修學聖道，很久很久才得道，有的人修得很久不得聖道，有的人修很快就得聖道，怎麼回事呢？我答覆他，我們簡單的說，如果我執，執著我有真實的體性，你用這樣的見，你沒有四念處般若的智慧來破這個我執，如果是你這個我執特別厚啊，那麼你要時間長一點，如果我執薄的，你很快得聖道；還有修無我觀的智慧利，也就能快，如果你無我觀的智慧鈍，那就是慢一點。所以執著也有厚薄，你修無我觀的智慧也有利鈍，所以時間就是有快有慢的不同，就是這麼回事！《瑜伽師地論》裡面「不如理作意」那個地方，說的無我觀說得很清楚！我看最好是看看那段無我觀，然後再讀《阿含經》，或者是《中觀論》那個自性空的道理你讀一讀，然後再讀《阿含經》，你修無我觀不是難事，得聖道應該很容易，應該是很容易的！我這是說到一些其它的話，現在還是把這一段講下來。

「若菩薩多欲不知足，貪著財物」，所以發了無上菩提心的大人，他有這樣的污點，他有其他的優點，但是也有這個缺點，說多欲，在這個上面的意思啊，說「貪著財物」，什麼叫作「多欲不知足」？就是貪著財物，他已經有了多少財物，還是不知足，他又再貪求，那麼這叫作「多欲不知足，貪著財物」。

是名為犯

這就是他犯了這條戒了，犯了突吉羅罪。後面的文有提到，發了無上菩提心，受了菩薩戒的菩薩，他和比丘不同，我昨天說過，他可以積集財富，乃至百千的，他都可以聚集，因為這個菩薩大悲心的境界，所以他不是為自己，這樣不算犯戒，而這位菩薩多欲不知足，這個人就是為自己了，貪著財物，所以「是名為犯」。

眾多犯，

這和前面意思一樣，這個犯還是眾多的不同的。

是犯染污起。

這裡說的「多欲不知足，貪著財物，是名為犯」，這個是染污心，他有貪心，這是染污心生起的。

不犯者：為斷彼故，

這位菩薩他也是積集了很多的財富，但是他沒有犯戒。「為斷彼故」，為斷別人的貪著心，他這樣做，他自己沒有貪著心。「為斷彼故」，這是一回事，這個為斷彼故，這個「彼」，應該這樣說啊，這位菩薩他自己反省自己，我有貪著心，我的貪心很大，我為了斷這個貪心，我有貪心不對，我要想辦法對治它，把它滅除，能發起這一念心很難得，很難得！自己反省自己有過失，要想辦法對治，這是很不容易，我感覺很難得！我自從出家以來，住過多少個廟，我住過三個佛學院，我就看見哪……，當然這是我看別人的不對……，我看見有些同學，完全沒有改過的意思，這事很明顯的有不對地方嘛，沒有改過的意思。現在說「為斷彼故」就是這個菩薩有警覺，我有貪，多欲不知足，貪著財物，這是不對的啊，我要把這個貪心斷掉它，消滅它。

起欲方便，攝受對治；

這個「起欲」，就是在自己這個貪心裡面建立一個清淨心，建立一個清淨的願望，這個

「欲」，就是願望，建立一個清淨的願望，就是要斷掉這個貪心，那怎麼辦呢？「方便」，就是發起了行動。「攝受對治」，攝受就是學習斷掉貪著的法門。學習消滅內心、自己的貪心的法門，叫作「攝受」。「對治」，學習了以後，就修這個法門來滅除這個貪心，是這樣意思。攝受個方便，就是精進的學習佛法來對治自己的貪心，要這樣做。

性利煩惱，更數數起。

但是啊，誰也是這樣做了，但是還是並沒有能滿意。「性利煩惱」，性啊，就是他的心裡面有很銳利的煩惱，煩惱很剛強，雖然是修止觀了，但是這個煩惱還是數數現行，這樣時候呢，這不算犯，不算犯這條戒。那這件事我們在想啊，你要繼續不斷地來對治，那就還可以原諒這件事，要是你完全不去對治，你繼續這個貪心在活動，那就是犯這條戒了，應該是這麼說。可是要是自己修止觀來對治，要是貪著財物，或者修無常觀也可以，修空觀也可以，修一切有法如夢觀，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對治，初開始修習的時候，有時候還沒有效，這個煩惱還是在活動，但是因為你有採取行動了，就是不算犯戒。可是你要是煩惱繼續動，你不對治那就算犯了，你繼續對治、繼續對治，終究有一天是調伏了，不會永久這樣子。所以這個地方這就是開緣了，就是你要繼續地對治它呢，就不算犯戒。有這樣的味道，有這樣的意思。

丁三、不敬同法戒

若菩薩，見上座有德，應敬同法者，憍慢、瞋恨，不起恭敬，不讓其座；問訊請法，悉不酬答，是名為犯眾多犯，

這是第三條不敬同法戒。「若菩薩見上座」，這上面簡單的說，就是在你以前受戒的，那就算是上座。當然要是出家的菩薩，看見出家的菩薩，那麼你先受戒，你就是上座，我才受戒一年，那麼那個人受戒二年，那他比我先，他就是上座，不必說一定受了九年，那是下座，受了十九年、三十年，這是上座、中座，不必那麼說。但是若在家菩薩，見到出家菩薩，那應該都是上座，這個地方應該這麼說。如果說在家菩薩他受戒，受菩薩戒三十年，我們出家菩薩受戒才十年，稱他為上座，這也不應該這麼說。「見上座有德」，這個「有德」就是這個人持戒清淨，或者這個人修學聖道，修止觀修禪的人有功夫的人，那麼就是有德。「應該敬同法者」：當然像上座我們也應該恭敬他，他有德，或者說他不是上座，但是他有德，你也應該恭敬。「同法者來」：這個句話如果前面有上座、有德，大家共受菩薩戒修學聖道的人，那就叫作「同法」。

在《大般若經》上說是同學，大家共同學習聖道的人。我們若是讀完了《大智度論》，然後讀《金剛經》，《金剛經》不可思議。我們若是讀完了《大智度論》，當然你要用心學習，然

後讀《大般若經》,《大般若經》不可思議。這樣的學習佛法以後,若是那個人修學般若波羅密,心裡面自然生恭敬心。因為修學止觀的時候,當然我們說他還沒有得聖道,但是他有與聖境相似的境界。你對於諸法皆空這種勝義,你能夠通達無礙了,這我空法空通達無礙了,若是那個人奢摩他有點相應,修這我空觀空觀,那這人與聖人相似了,你不生恭敬心嗎?何況他若是聖人那更不可思議。若是我們不修止觀,你對勝義只文字上可以過得去,但是沒能真實的覺悟,什麼聖人?聖人怎麼的呀?心裡面不感覺到有什麼事情。所以我們對於佛法僧沒能得不壞信,就是在這裡。為什麼初果聖人能夠不壞信呢?他就是有這樣的智慧了。因為他是覺悟了勝義諦了,他才知道佛的境界不可思議的。我們若是沒有到那個境界,佛的境界不可思議?有什麼不可思議的?心裡面迷迷糊糊的。這是不一樣,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這上面說「若菩薩見上座有德,應敬同法者來」,應該恭敬的,我們都是學習聖道的人來了。「憍慢瞋恨,不起恭敬」,如果這個菩薩,忽然間這個憍慢心大,有的人貪心大,有的人瞋心大,有的人憍慢心大,這個憍和慢有點不同。這個憍就是心裡面有所仗恃,自己高起來;慢是瞧不起別人。這「瞋恨」,瞋應該就是忿怒,恨就是瞋心一直在心裡面不棄捨,叫作恨。「不起恭敬」,這個上座有德應敬同法者來了,或者是你到他那個地方看見了他,或者他到你這個地方來看見了,你對這個人不生起恭敬心,你有憍慢心有瞋恨心,你心裡面有這樣的染污心。「不讓其座」,不請他一個座位,也不向他問訊,向他問安,也不向他請法。當然這個事情很難說,就是我們現在的佛教,我看就是不是那麼正常,就是我們出家人不是那麼正常。所以如果他是出家五十年了,但是他才出家十年,但是他學習佛法很廣博而有修行,那麼你應該向他請法,應該恭敬他。或者他向你請法,「問訊請法悉不酬答」,說那個上座有德應敬同法者來,向你請法,而你有憍慢瞋恨,「悉不酬答」,不回答不睬他。「不讓其座」,他問訊請法你不酬答他。這個事是那樣兒,不讓其座是向上,問訊請法是向下,這是兩回事。「是名為犯眾多犯」:這就是犯了這條戒了,「不敬同法戒」,犯了突吉羅罪了。

是犯染污起。

這個犯突吉羅罪是因為你內心裡有憍慢瞋恨,「不讓其座」,他「問訊請法悉不酬答」,都是由憍慢瞋恨心來的,不恭敬,所以你這個犯戒是染污心,你有憍慢心,有瞋恨心。

若懶墮、懈怠,

若是懶墮懈怠。

若無記心，

就是沒有憍慢心，沒有瞋恨心，無記心。

若忘誤，

若忘了這麼作是犯戒的，那麼這樣你就是犯了戒，

犯非染污起。

就是不染污。但是這地方有點問題。前面那條戒，就是第一條戒，對於三寶「若懶墮、若懈怠犯，是犯染污起」，這一條戒說……

前面那一條戒，就是第一條戒，對於三寶，那一段文：「若懶惰、若懈怠犯，是犯染污起」，這一條戒說：「若懶惰懈怠若無記心，若忘誤犯非染污起」，這和前面有點問題。前面是指三寶說，是大眾，佛寶、法寶、僧寶。這裡單獨指這個人說的，是這文上看出來有這麼一點不同。說這樣子，這個過失輕一點，你對於佛法僧三寶，那是很廣大的境界，你發了無上菩提心，對於三寶沒有恭敬心，你懶惰懈怠，這個是犯。這裡面是單獨對這一個人，這個地方是犯，「非染污起」，不算染污犯。

「不犯者，若重病」，說如果我不犯這條戒呢，若你有重病，有重病的時候，你身體都不自由了，那麼就不算犯。「若亂心」，心裡面就是散亂的太厲害，那也就是特別嚴重了的人，那也不算犯。「若眠作覺想」，若是你在那裡，或者臥在那裡，或者是坐在那裡打盹，睡著了，而那對方認為你沒有睡覺。「若眠」，是這位菩薩，「作覺想」，是對方，認為你是沒有睡覺，因為你沒有睡覺，所以向你問訊，向你請法，他不知道你是睡著了，「悉不酬答」，你不回答他，「是名不犯」，這不算犯戒。

「若上座說法，及決定論時」，這裡面又有不同的情形，若是這個上座他在大眾裡說法的時候，若「決定論時」，就是評論這個法的邪正，評論這個受戒、持戒的開遮持犯，在這個時候「決定論時」。「若自說法」，若你自己在為大眾說法，或者是別人在說法，你在聽法，「若自決定論時，若說法眾中」，你在別說法眾中，你是個聽法的人，「若決定論眾中」，你也是在聽法的人，「不禮不犯」，你對那個上座對他沒有去禮拜，沒有去有禮貌，那不算犯，這是開緣，這不算犯，在大眾之中，你不去歡迎他，沒有去禮拜他，這不算犯。「若護說者心」，譬如說那個人說法的時候，你在聽法，如果你要去對那個上座，對他去歡迎他，對他禮拜，那個說法的人心情不高興的話，你若是有這樣的顧慮，你不去禮拜他，不去歡迎他，就是「護說者心」，「護」，愛護說法人的心，叫他不要動念頭，那麼你不去禮拜，不去歡迎這位上座，那也不算

犯。

「若以方便，令彼調伏」，那麼對方來的這個人，和你以前有事情，或者是你的同學，或者是大家是平等地位的人，或者是你的學生也好，他有過失，你去教導他，他不接受，他沒有改變，沒有改過，那麼這時候他來了，來了的時候，你不睬他，你的目的是什麼呢？用這個不理，用這個不理睬他的方便，來調伏他，叫他改過，這樣子也不算犯，因為你這還個是好心腸，不是驕慢，不是那個意思。「若以方便，令彼調伏」，令彼の過失得調伏，「捨離」，棄捨那個不善的事情，修學善法，你這樣做，這也不算犯。「若護僧制，若護多人意」，說是那個上座來的時候，這個上座有問題，大眾僧通過了一條法律，說某某人，這個人有什麼什麼過失，我們大家要制裁他，大家不要理睬他，要滅擯他，大眾僧有通過這麼一條法律的話，那你這時候，他來的時候，你為了要守大眾僧這條的規矩，你不理睬他，這是對的，你若理睬他，就是違犯了大眾僧的規矩，這也不算犯。「若護多人意」，說是不是僧制，但在大多數人對這個人有意見，這個人有什麼問題，如果你現在對這個人表示有禮貌，對他來往，對他怎麼怎麼的表示恭敬，那麼大多數人，認為你有問題，所以「若護多人意」，所以你不禮拜他，你對他不回答，他向你請法，向你問訊，你不回他，這都不算犯。

丁四、不應供戒

若菩薩，檀越來請，若至自舍，若至寺內，若至餘家，若施衣、食，種種眾具，菩薩以瞋慢心，不受、不往，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若病、若無力，若狂，若遠處，若道路恐怖難，若知不受，令彼調伏，捨惡住善，若先受請，若修善法不欲暫廢，為欲得聞未曾有法，饒益之義，及決定論，若知請者，為欺惱故，若護多人，嫌恨心故，若護僧制。

這是第四，不應供戒。「若菩薩，檀越來請」，說這位菩薩假設有這樣的情形，「檀越來請」，「檀越」就是在家的菩薩，這個「檀」就是檀那波羅蜜，這個人他肯布施，所以稱之為「檀」。這個「越」是超越，超越貧窮，你若能布施，就能超越貧窮之苦，這就是施主的意思。假設這位菩薩，這一天有一位施主來請他，請他去應供，到什麼地方呢？「若至自舍」，或者是到那個檀越的自己的家裡面去，家裡的住處。「若至寺內」，或者是到這個僧房裡面去。「若至餘家」，或者是到其他的居士家裡面去，到那裡去做什麼呢？「若施衣食種種眾具」，這個檀越布施他衣服飲食，還有種種各式各樣的資生之具，這些事情。「菩薩以瞋慢心，不受不往」，這個發無上菩提心的人，他心裡面對那個檀越有瞋恨心，還有瞧不起這個檀越的心情，這是說這個菩薩的內心，這是犯戒的主要原因，「不受不往」，不接受他的邀請，這是「不受」，「不往」，不

到他的家去，他不動，那也不去，這樣子呢，「是名為犯眾多犯」，這就叫犯了這條戒了，就犯了突吉羅罪了。「眾多犯」，但這個犯有很多的情形犯，有染污犯，有不染污犯，各式各樣的原因的。「是犯染污起」，他不接受這個檀越的邀請，他內心裡面有染污心，有瞋心，有慢心，所以犯這條戒是由染污心發起的。

「不犯者，若病若無力」，說是他內心裡面沒有瞋心，也沒有慢心，但是也不接受他的邀請，是什麼原因呢？「若病」，他自己有病，「若無力」，沒有力氣，他不能動，這樣子不接受他的邀請，那不算犯。「若狂」，這個「狂」就是有神經病，神經錯亂了，那也不算犯戒。若遠處」，若是這個檀越請他到遙遠的地方去，路途太遠了，不容易，有種種的困難，那不去，不接受邀請，也不算犯。「若道路恐怖難」，若是接受他的邀請，經過道路，裡面有賊，或者是有老虎也好，就是有很多危險，不安全，有這些難，那不接受他的邀請，也不算犯。「若知不受，令彼調伏捨惡住善」，這個邀請的檀越，他是有過失，你要教誡他，叫他改過，他不肯改，他現在來請你去應供，你會知道如果不接受他的邀請呢，就能令他調伏了，就是棄捨了自己的過失，能安住在清淨的功德法上，這樣子呢，你不受他的邀請，也不算犯戒。

「若先受請」，若是在他邀請之前，接受了其他檀越的邀請，那不能分身嘛，所以不接受他的邀請，那也不算犯戒。「若修善法不欲暫廢」，若是你現在這個時候，這位菩薩，或者修般舟三昧，或者是常坐三昧，常行三昧，修行一個殊勝的法門，正在這個時候，你「不欲暫廢」，不願意暫時停止這樣一個善法的修習，那你不接受他的邀請，也不算犯戒。

「為欲得聞未曾有法，饒益之義」，前面「若修善法不欲暫廢」，是自己修四念處，克期取証，我不外出，這不犯戒，不接受邀請不犯戒。「為欲得聞未曾有法」，這是有一個殊勝的因緣，聽一位善知識講法，這個法我以前沒有學過，「為欲得聞」，我願意得聞善知識講的佛法，「未曾有法」，我以前沒有聽過，這個法裡面，有很豐厚的道義，有很微妙的道理，那我不接受他的邀請，也是可以，我若接受他的邀請，就失掉了「聞未曾有法，饒益之義」的機會了，所以不接受也不算犯戒。「及決定論」，就像前面講過，這裡也不算犯。「若知請者為欺惱故」，如果你若預先有消息，知道這個檀越，他來請你去應供，實在是欺騙你的，「欺」，不誠實，他有意惱亂你，那你不接受邀請，也不算犯戒的。「若護多人嫌恨心故」，這個檀越，他不知道怎麼的，很多人都不高興他，那麼你若是接受他的邀請，那很多人也會恨你，所以你為了避免多人對你不嫌恨，也不接受他的邀請，那也不算犯。「若護僧制」，那也不算犯。這是第四：不應供戒。

丁五、不受施戒

若菩薩，有檀越以金、銀、真珠、摩尼、琉璃種種寶物，奉施菩薩；菩薩以瞋慢心違逆不受，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捨眾生故。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狂，若知受已，必生貪著，若知受已，施主生悔，若知受已，施主生惑；若知受已，施主貧惱；若知是物，是三寶許；若知是物，是劫盜得；若知受已，多得苦惱，所謂殺、縛、謫、罰、奪財、呵責

這是第五條：不受施戒，不接受他的供養，不接受他的布施，你就犯戒了，照理說這個戒應該是容易持。「若菩薩，有檀越」，假設這位大菩薩，有檀越拿來很多的黃金、白銀、真珠、摩尼珠、琉璃寶，種種的珍貴的這些東西，「奉施菩薩」，就是供養這位菩薩。「菩薩以瞋慢心違逆不受」，而這位菩薩呢，這個事情也很奇怪，對這個檀越有這麼多珍寶的供養，這麼多財富的供養，他心裡不高興，還是瞧不起他，有慢心，「違逆不受」，就是拒絕他，不隨順他的意思，不接受他的供養，「是名為犯」，這就是犯戒了。是眾多犯中，是屬那一種犯呢？「是犯染污起」，這是屬於染污，因為你有瞋慢心，所以這是染污心發動的，所以有了罪，這是重垢罪。這為什麼有罪呢？我們少欲知足，不是好嗎？這裡不是，「捨眾生故」，菩薩要攝受一切眾生，要教導他佛法，使令他不要再迷惑顛倒了。如果他供養你，你不接受，就和他的關係就是有了距離，就很難教化他了，那就等於棄捨了這個眾生了，那就違背了你原來發無上菩提心饒益一切眾生的這個本願了。所以這是染污起，是重垢罪。

「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他不是有瞋慢心，他只是懶惰懈怠而不接受，不接受他的供養，這也是犯，也是違犯了，但是不是染污心，因為沒有瞋慢心。「不犯者」，說是怎樣情形才不是犯這條戒呢？「若狂」，若他內心狂亂，得了神經錯亂了，得了神經病了，那也不算犯。「若知受已必生貪著」，說這位菩薩他反省自己，若是我接受他這麼多的財寶，「必生貪著」，我的內心一定是生染著心，這樣子令我的心不清淨，那我不接受，那也不算犯戒。

「若知受已施主生悔」，這又是一個原因，若是你這位菩薩接受他的供養，而這位施主，這位檀越，會生後悔，一時的願意供養，心裡面貴重的東西，布施出去，後來又捨不得，所以又會後悔。如果你知道他會這樣子，那不接受，也不算犯。「若知受已施主生惑」，這又是一個原因，若是你知道接受了他這麼多的珍寶的供養以後，這個檀越會生惑，會生疑惑，會生疑惑這件事，這個生什麼迷惑呢？那麼這個施主可能會想：你接受我的供養，你知道這個財富怎麼樣使用嗎？如果你搞錯了，可能我有罪過了，就會有這些疑惑。在玄奘大師的翻譯的這個戒本上，是說他的心裡面，原來是這些財寶，準備自己用的，一時的搞錯了，拿它送給菩薩，所以就是生惑，心裡面會生一些煩惱。當然這個和前面生悔，也有相重覆的意思。「若施主生惑」，生了一些迷惑，生了一些疑惑。我想我們遇見一些不同的因緣，就是這個大施主，我們向他化

緣，他不給你，不布施你，當然我們可以想，他這個人慳吝，吝嗇他不給你，不布施，但是不一定是這個原因，也有可能，那個施主，頭腦非常的靈，特別學過經濟，懂得生財之道的，他想我若錢給你，你會用嗎？所以我不能給你，可能有種種複雜的原因，不全是因為慳吝的關係，所以這個「施主生惑」，也可能有包括這個意思。

「若知受已施主貧惱」，若是你知道你接受了施主的這個供養，而他的生活就困難了，就會貧苦，「施主貧惱」，有貧苦的煩惱。這個在經論，律上也說到，這須陀果的聖人，如果他現在只有這麼一鉢飯，他若他吃下去，他的生命可以活下去，如果他布施，他不能吃這一鉢飯，他就會死掉了。但是若佛陀乞食去，像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這些大阿羅漢，向他乞，他這一鉢飯會供養佛，會供養大阿羅漢，自己寧可死掉了，他還要供養，會有這個事情。所以律上有做這個覆鉢羯摩，就是若這樣的初果的聖人，這個大眾僧做個羯摩通過，誰也不要再到他家去托鉢，去乞食了，那也就是這個意思，「若知受已施主貧惱」。

「若知是物是三寶許」，若是你知道他這麼珍貴的金銀財寶，是他在以前已經許與三寶了，供養三寶了，他現在搞錯了，供養你，那麼你就現在不接受，那也不算是犯戒。「若知是物是劫盜得」，說是他的金銀財寶，是偷來的，是搶來的，他用這個財富，用這個財寶來送給你，供養你，你不接受，也不算犯戒，是這樣子。「若知受已多得苦惱」若是你知道接受了他的供養以後，會得到很多很多的苦惱，什麼苦惱呢？「所謂殺、縛、謫、罰、奪財、呵責」，你若是拿到這麼多的金銀財寶，那可能有其他的土匪要來搶，把你的命殺掉，可能或者是把你綁起來了，可能有這些綁票這些事情。這個「謫」，是降低的意思，把你身份降低了，這是一種事情。「罰」，就是國家的法律處罰你，你這個菩薩怎麼有這麼多錢。「奪」，這就是土匪或者來奪，奪你這個財，或者是有其他的人來訶責你，因為這樣的關係，你不接受也不違犯，不算犯。

丁六、不施法戒

若菩薩，眾生往至其所，欲得聞法；若菩薩，瞋恨慳嫉，不為說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外道求短，若重病，若狂，若知不說，令彼調伏；若所修善法，未善通利；若知前人，不能敬順；威儀不整；若彼鈍根，聞深妙法，生怖畏心；若知聞已，增長邪見；若知聞已，毀訾退沒；若彼聞已，向惡人說。

「若菩薩，眾生往至其所欲得聞法，若菩薩瞋恨慳嫉不為說者」，這是第六條：不施法戒，就是不施佛法給他。「若菩薩，眾生往至其所」，說是這位菩薩，有一位眾生到這位菩薩的住

處來，向他求法，「欲得聞法」，想要聽他說法，「若菩薩瞋恨慳嫉不為說者，是名為犯眾多犯」，若是這位菩薩對那個人不高興，瞋恨，或者瞋恨的原因，不為他說法，或者是慳吝，我所學的佛法，不願意輕易地布施給別人，我自己要保密，這是慳。這個「嫉妒」，就是不願意你，你若通達佛法，這個名聞利養都屬於你的了，所以就不高興，所以就嫉妒。這些原因，不為那個眾生說法者，「是名為犯」，這就是犯了這個不說法戒，這條戒了。這個眾多犯裡面，是屬於「染污起」，是犯是染污起，因為你有瞋心，瞋恨心，慳吝心，嫉妒心，所以因為這個，你就是染污心犯這條戒了。

「若懶惰懈怠犯」，那不算「染污起」，可是也是犯戒的。「不犯者，若外道求短」，說是怎麼樣人家來求你說法，你不說還沒有犯戒呢？說「若外道」，就不是相信佛法的，佛法以外的，這個外道，他的目的不是來學習佛法修學聖道，是來找機會，來毀謗你，是這樣意思，求你的短，求你的過失，這個動機不善，所以你若不為他說法，不算犯戒。

「若重病若狂」，若是這位菩薩他有重病，沒有氣力說話，那也不算犯。「若狂」，說是神經錯亂了。「若知不說令彼調伏」，這前面講的，你若不為他說法呢，能令他調伏，能夠出不善處，安住善處，能這樣。「若所修善法未善通利」，若是這位菩薩，他所修學的佛法，還不是很通達，很流利，這樣子不為人說法，也不算犯戒。「若知前人不能敬順威儀不整」，若是前面求法的人，他沒有恭敬心，威儀也不整齊，這樣子你不為他說法，也不算犯戒。「若彼鈍根聞深妙法生怖畏心」，若是這個請法的人，他的根性很鈍，就是愚癡心很重，他聽你說這個甚深微妙的佛法，會生起恐怖心，這樣子，你不為他說法，也不算犯戒。「若知聞已增長邪見」，若是知道這個眾生，就是什麼事情，不能夠通達正義，就是人與人之間說話，有的人他不能夠認識你說話的中心在那裡，他不知道，從旁邊的一點的小事去分別，這就是所謂誤會了，若是這樣子，那麼「增長邪見」，他原來的思想就是有邪知邪見的，現在聽你說法了以後，你說的雖然是佛法，不是邪知邪見，但是他因你說的增長了原來的邪知邪見，那你也可以不為他說，也不算犯戒。

「若知聞已毀皆退沒」，若知道這個求法的人，他聽你說法以後，他反倒是毀謗佛法，不能生起信心，就是原來有些人現在會失掉信心，這樣也不應該為他說法。「若彼聞已向惡人說」，向惡人說，惡人他聽聞了佛法以後，他作種種歪曲的解釋，反倒是污染了佛法，這樣子你不為他說法，也不算犯戒。這是：不說法戒。

丁七、不教悔罪戒

若菩薩，於凶惡犯戒眾生，以瞋恨心，若自捨，若遮他令捨，不教化者，是名為

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若忘遮他，犯非染污起。何以故？菩薩於惡人所起慈悲心，深於善人。不犯者：若狂；若知不說，令彼調伏，如前說；若護他心；若護僧制。

這是第七條：不教悔罪戒。「若菩薩，於凶惡犯戒眾生」，這個「兇惡」，就是有做過這個逆罪的人，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就是造了很多罪的兇惡眾生。這個犯戒眾生，就是一般的殺盜淫妄這樣的人，如果你遇見了這樣的眾生，「以瞋恨心」，你心裡面看見了這種惡人，你心裡面忿怒，不高興這個人。「若自捨若遮他令捨」，你瞋恨心來了的時候，對這個人就放棄他，不度化他了，不教化他。菩薩應該對一切眾生發大悲心，現在看見這個人反倒生瞋心，放棄了他，不教化他。「若遮他令捨」，有別的菩薩想要來教化這個惡人，轉惡為善，不！他也是不同意，不同意別的菩薩來教化他，你叫別的菩薩不要睬他。「不教化者」，自己也不教化他，也不同意別人教化他，「是名為犯」，這就是犯了這條戒了。這「眾多犯」之中呢，「是犯染污起」。

「若懶惰懈怠」，這不算是染污起。「若忘」，若忘了，說不教化這個眾生，是犯戒的，他忘了，忘了這件事了，那也不算是那麼嚴重。「遮他」，「若忘」，「遮他」，也不同意別人去教化，不知道若不教化呢，是犯戒的，不知道。這樣的犯戒，也是犯了，但是不是染污起。「何以故？菩薩於惡人所起慈悲心深於善人」，什麼原因不教化惡人是犯戒呢？原因是這樣：「菩薩於惡人所」，對於這些做了很嚴重惡事的人，對他要起慈悲心，要拔他的苦惱，給他安樂才對。「菩薩於惡人所起慈悲心深於善人」，對那個善人起慈悲心，還不如對惡人起慈悲心那麼高深，這是因為善人他做善，他會得善報，不是太苦；惡人造罪，將來得惡的果報，太苦惱了，所以菩薩對於惡人起的慈悲心特別深，是這樣意思。所以你不教化，自己不教化，也不同意別人教化，障礙別人教化，那當然違背了原來的慈悲心了，違背了你原來的大悲心了，所以這是犯戒了。「不犯者，若狂」，就是這菩薩有神經病，那當然不為人說法，那當然不算。「若知不說，令彼調伏」，就是這個惡人和菩薩原來有關係，有來往，現在若是不為他說法呢，對他有好處，「如前說」，就像前面說，令他從不善的地方，解脫出來，安住善處，若是這樣子，當然也不算犯戒。「若護他心若護僧制」，這和前面一樣，是這樣子。

丁八、不同聲聞戒

若菩薩，於如來波羅提木叉中，毘尼建立遮罪，護眾生故，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同聲聞學。何以故？聲聞者，乃至自度，乃至不離護他，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學戒，何況菩薩第一義度？又復遮罪住少利少作少方便，世尊為聲聞建立者，菩薩不同學此戒。何以故？聲聞自度捨他，應住少利少作少方便。非菩薩自

度度他，應住少利少作少方便。菩薩為眾生故，從非親里婆羅門、居士所，求百千衣，及自恣與，當觀施主堪與不堪，隨施應受。如衣、鉢亦如是。如衣鉢，如是，自乞縷，令非親里織師織；為眾生故，應蓄積憍奢耶臥具、坐具，乃至金銀百千亦應受之。如是等，住少利少作少方便，聲聞遮罪，菩薩不共學。住菩薩律儀戒，為諸眾生，若嫌恨心，住少利少作少方便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住少利少作少方便，犯非染污起。

這是第八條：不同聲聞戒。這個不同聲聞戒是什麼意思？這裡有兩個意思，第一個：護眾生戒應須同學，就是發出離心，沒有發無上菩提心的比丘，和已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比丘，這兩個比丘對於護眾生這樣的戒，應該共同的學習，不能說是比丘可以學，菩薩不學，不是，聲聞比丘也好，菩薩比丘也好，共同地要學習護眾生戒。這個護眾生戒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護念這個眾生，使令他對於佛法生歡喜心，生信心，信心能夠增長。因為我們聲聞比丘也好，菩薩比丘也好，我們這樣的所作所為，能令他對於佛法有信心，信心還能增長，這件事，所有的比丘都應該這樣學習，這就叫做：護眾生戒。如果說，我不管你相信佛法，不相信佛法，是你的事，你願意怎麼的就怎麼的。我們所作所為，令在家的居士，在家的非佛教徒也好，譏嫌我們，毀謗出家人，毀謗佛法，那麼這個眾生造了罪了，那是因為我們的行為不好，讓他造罪了，那就是傷害眾生了，而不是愛護眾生，是這樣意思，這樣的護眾生戒，聲聞比丘，菩薩比丘，應該共同的學習。如果聲聞比丘他學這個，我們菩薩比丘不學，菩薩比丘就犯戒了，這是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是：少方便戒不應同學，同學則犯戒。「少方便」，這個聲聞比丘，他以自利為重，就自己修學聖道，解脫生死得涅槃，這件事是第一件大事，那麼他對於度化眾生的事情，他是做的很少很少，那這個聲聞比丘，他不算犯戒。若是菩薩對於度化眾生的事情，做的很少很少，也像聲聞比丘那樣子，和聲聞同學，那就是犯戒了，是這樣意思。分這麼兩個意思。所以這條戒分兩大段。

這個第一段是：應須同學。「若菩薩，於如來波羅提木叉中，毘尼建立遮罪護眾生故，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同聲聞學」，若是受了菩薩戒，發無上菩提心的這個菩薩，「於如來波羅提木叉中」，就是佛所制定的波羅提木叉，這個別解脫戒，就是優婆塞，優婆夷這個五戒，乃至沙彌、沙彌尼，還有這個正學女，還有比丘、比丘尼，這個七眾的戒法，就是波羅提木叉，七眾的戒。七眾的戒裡面，還是「毘尼」中，「毘尼」，就是翻個律，就是「廣律」，在廣律裡面，「建立遮罪」，就是波羅提木叉中建立的遮罪，廣律裡面所建立的遮罪，這個性罪，這裡不說。性罪，不管你受戒不受戒，你做了都是有罪過的。那個性罪，在這裡不說，我們先說這個

遮罪。佛為了令眾生不譏嫌出家人，不毀謗佛法，所以叫出家的佛教徒，要這樣子這樣子，你不可以犯，這就叫做遮罪。這些遮罪，後面也有說。譬如說：「不非時食」，這是個遮罪；說是我們出家人不可以作媒，菩薩戒裡面有這個，不可以給在家人作媒，你若作媒就犯了這條戒，這是很多很多，不只這幾樣。

「護眾生故，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這個遮罪有什麼好處呢？聲聞比丘也好，菩薩比丘也好，我們守護佛所制定的遮罪，有什麼好處呢？「護眾生故」，能夠保護眾生的善法不失壞，他們看見我們佛教徒有這樣好的威儀，好的品行，他們原來是不相信佛法的，現在就相信了「不信者信」。所以已經相信佛法的這些在家居士，看見了比丘，看見了菩薩比丘，有這樣的行為，他的信心增長，增長廣大。這樣的遮罪，「同聲聞學」，我們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要和聲聞比丘共同的學習，我們也應該學習。

「何以故？」什麼理由要和聲聞人共同的學習這個遮戒呢？「聲聞者乃至自度，乃至不離護他，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這底下說出一個理由來：聲聞者，就是發了出離心，學習佛法的這個人，「乃至」，這個詞，藕益大師就是當個「不過」，不超過。不過是自度，聲聞的比丘，聲聞的弟子，聲聞的七眾弟子，不過是自己學習佛法，了脫生死而已，就是這樣子。「乃至不離護他」，說這樣的人他沒有發大悲心，廣度眾生，他還是，「乃至」，就當什麼講？當作「亦須」，也是須要，「不離護他」，不能放棄護念眾生的善根，自己是到了聚落裡面去，或者是在寺廟裡面，也要守護這些遮戒，要護念這些眾生，教他們的善根增長。

「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也就是你出家久的比丘，對於初來出家的沙彌，或者是初受戒的比丘，也同樣有這樣的意思，你出家久了，你要護念這些初發心的這些人，「不離護他」。這樣子作的時候，「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學戒」，這樣子，我們學了這樣的戒呢，能「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所以要學這樣的遮戒，你要學習，要守護清淨。

「何況菩薩第一義度」，這個聲聞弟子，只是自度，還能這樣子，還去護念眾生的善根，何況發大悲心的菩薩，不只是自度，也要度化一切眾生，這「第一義度」，是最殊勝的法門，學習這個最殊勝法門的人，怎麼可以不學習這種遮戒呢？也應該學習，要和聲聞比丘，聲聞弟子，同學這一切的遮戒。如果我們不學，不守這些遮戒，你這個在家居士，男男女女作媒，這是一件事情；或者是在不安全的地方造房子，你沒有大眾僧的同意，也不向政府申請，沒有得到政府的批准，你就造房子，這是犯戒的。這個我們在誦比丘戒有這樣的事情。

「又復遮罪住少利少作少方便，世尊為聲聞建立者，菩薩不同學此戒」，這是第二段，前面是和聲聞同學這些遮戒，下邊是不同聲聞同學的，聲聞比丘是這樣子學，但是菩薩比丘不一樣做。

「又復遮罪住少利少作少方便」，又在這個聲聞戒裡面，這個聲聞人，佛所制定的這種「少利少作少方便」的這種戒律。這個「少利」，怎麼講呢？這個「少利」，就是少欲的意思，就是少欲。這個欲望少，就是我的衣服、飲食、臥具，這些生活所須這些事情，「少欲」，在內心裡面，不是那麼多欲，不是想要貪求很多。這個「少利」，在我們心裡面，是少欲的意思。「少作」，是什麼意思？就是你所有的衣服、飲食、臥具這些資生資具不多，不多蓄積這些衣服、飲食、臥具，不多蓄積。就是小小的有了多少，雖然這些衣服飲食都是很差的，但是心裡面也知足了，那就叫做「少作」。「少方便」是什麼意思呢？「少方便」是四聖種，「四聖種」是什麼，你們知道嗎？就是隨你的因緣，你得到的衣服、飲食、臥具，你都歡喜，都可以，這是三種：衣服、飲食、臥具，就是這三種。最後一個第四種就是：樂斷樂修。衣服、飲食、臥具是維持生命必須的，但是你維持了生命了以後，你以前做什麼事情呢？不是說有衣服穿，有飯吃，有地方住，就完了，還要「樂斷樂修」，你心裡面還歡歡喜喜的，要修學聖道，樂斷煩惱，樂修學聖道，要做這件事情，那麼加起來叫「四聖種」。這四樣事是得聖道的一個因，「種」就是因的意思，由此因緣而能得聖道，是這樣意思。

這個「又復遮罪住少利少作少方便」，這樣的規定，「世尊為聲聞建立者」這是佛陀的大慈悲，為發出離心的聲聞人安立的，這樣子聲聞人，他是安住在「少利少作少方便」的情況下，去修學聖道的，「菩薩不同學此戒」，這個菩薩當然是出家的菩薩，他不同聲聞學這種戒，不學這個「少利少作少方便」的這種戒。「何以故？」什麼原因呢？「聲聞自度捨他」，因為這個聲聞人，他修學聖道，他的目的，就是我自己解脫了生死，就滿足了，「捨他」，不去度化一切眾生了，他沒有發這個大悲心，這樣的人「應住少利少作少方便」，安住在這個境界，那這事情就少了。「非菩薩自度度他，應住少利少作少方便」，不是發無上菩提心，發大悲心的菩薩，他不但是自度，也要度化一切眾生，他不應該住在「少利少作少方便」的境界裡面。

「菩薩為眾生故，從非親里婆羅門居士所求百千衣」，這個菩薩因為有大悲心的關係，他為了救一切眾生，他可以從這個「非親里的婆羅門」，親里的婆羅門不說，「非親里的婆羅門」和這個非親里的居士，大資本家，或者有財富的人，從他們那裡，「求百千衣」，去乞求很多很多的衣服，可以這樣做。但是聲聞人不可以這樣，比丘戒裡面有這一條。「及自恣與」，前面是求乞，菩薩自己主動地去乞求，現在這個不是去乞求，是這個居士婆羅門，他「自恣與」，他發動，他向菩薩說，我這麼多的財富，隨你拿，隨你願意取多少就取多少，這「自恣與」，那麼菩薩也可以拿。

「當觀施主堪與不堪」，這個施主，發心隨你意，你願意拿多少就拿多少也可以，但是菩薩應該怎麼辦呢？菩薩應該看看這個施主，有沒有這個能力。「堪」，就是有能力，「不堪」，就

是沒有這個能力。如果有能力，「隨施應受」，菩薩隨他施多少，你都可以接受。這是第二條，這一條戒，菩薩不與聲聞比丘同學的。

「如衣、鉢亦如是」，衣是這樣子，鉢也是這樣子，這是第三條。「如衣鉢如自乞縷，令非親里織師織」，這是第四條，也不同聲聞，與聲聞也不同學這條戒的。「為眾生故，應蓄積憍奢耶臥具坐具」，菩薩不是他自己要用，他是為了眾生須要的，他也可以積蓄「憍奢耶」的臥具、「憍奢耶」的坐具。這個「憍奢耶」就翻個，「蟲衣」，就是實在是蠶，蠶的絲織成的衣服，這些東西，乃至到百千那麼多，菩薩都可以接受，可以積蓄，這是第五條。

「乃至金銀百千亦應受之」，這個比丘是不摩觸金銀的，菩薩乃至到金銀百千，他為了眾生，為了利益眾生，他可以接受，可以接受的。這個地方就是，這個比丘若是有了財來的時候，要說淨，要加法，現在這菩薩比丘就不用，菩薩比丘這件事情可以不用加法，菩薩比丘和聲聞比丘不同了，這是第六條。

「如是等住少利少作少方便聲聞遮罪」，前面一共六條戒，聲聞人，他安住在「少利少作少方便」裡面，他可以學習這六條戒。「菩薩不共學」，菩薩比丘不和聲聞人一樣，可以不持這六條戒，菩薩比丘不持這六條戒。「住菩薩律儀戒」，你菩薩不學這六條戒，那就是持戒了，就是安住在菩薩的律儀戒了。

「為諸眾生，若嫌恨心住少利少作少方便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菩薩安住在這個律儀戒，當然不像聲聞比丘同學，那菩薩是大悲心，為救護眾生。但是現在這位菩薩，他這個大悲心失掉了，「若嫌恨心」，他心裡面「嫌」，也還是恨，內心裡面有恨，是「住少利少作少方便」的境界，他不願意積聚這麼多的財富來救護眾生，這個為什麼呢？這心裡面有恨，不高興這個眾生，這樣子是名為犯，這個菩薩就犯戒了。在眾多犯裡面，是犯染污起，因為你有嫌恨心。「若懶惰懈怠住少利少作少方便，犯非染污起」，那也是犯，但是不是染污生起的，這個地方有點不同。

這個聲聞比丘，比丘戒這一共是二百五十條戒，像前面說到六條戒，菩薩比丘不與聲聞比丘同學，二百五十條去了六條，還有多少條？二百四十四條，那二百四十四條，菩薩比丘和聲聞比丘是同學的，你不可以違犯的，這個地方有這樣意思。

丁九、住邪命戒

若菩薩，身口諂曲，若現相，若毀訾，若因利求利，住邪命法，無慚愧心，不能捨離，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若斷彼故，起欲方便，煩惱增上，更數數起。

「若菩薩，身口諂曲若現相若毀訾，若因利求利住邪命法，無慚愧心不能捨離」，這是第九條：住邪命戒。「若菩薩，身口諂曲」，這個發了無上菩提心的菩薩，身諂曲，口諂曲。這個「諂」就是諂媚，是外相，能夠博取人家的歡心，「曲」是內心裡面彎曲，內心裡面別有希圖，另外有所希圖，那叫做諂曲。是若身口的諂曲，是「若現相」，現出來一種特別的相，這冬天非常的冷，他偏穿很少的衣服，就現出這個相來，就是若是有特別的人來了，他自己端身正坐，好像有禪定的樣子，這是現相，就是現出來一種特別的現象，表示他有道行，表非有修行，其實就是諂曲，你為什麼要這樣？「若毀訾」，這「毀訾」也就是諂曲，就是有的人他也會說一些訶斥人的話，但是他那個動機不好，動機就是表示我是很了不起的，我訶斥訶斥你。總而言之，這動機就是諂曲，就是表現於外的現象，和內心是不一致的，就是欺騙性。

「若因利求利住邪命法」，這都是說這個諂曲的現象，「若因利求利」，若這個藉，這個「因」就是假藉，你已經得到的財富，就說某某大居士，他供養我多少多少土地，多少財富，這樣一說呢，來動人家的心，因此希望他也供養我，有這種意思。

這個我聽見一件事，他想要造房子，造房子就是要化緣，化緣的時候，他先向一位居士說，你不用拿錢，你光出個名義，你先出五百萬，我寫你的名字，寫第一筆。然後用這個來向別人說，他出了五百萬，你出多少？這就是「因利求利」，就是有多少欺誑性，這都是邪命。「住邪命法」，安住在這個邪命，就是這個生活不清淨，你吃的穿的衣服，你吃的飲食，住處、飲食，衣服飲食臥具，這些都是財富，這個財富由欺誑性來的，用欺誑性把它拿來的，都是不清淨的。如果你老老實實，實實在在的說呢，來的財富就是清淨了，就是淨命，也叫做「正命」，這個八正道裡面：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命就是這個思。所以我們只看見現在，用一些方便，去取得了財富，只看見現在，但將來還是有問題的，有過失的。

「住邪命法無慚愧心」，所以我們心裡面不老實，在家居士很誠懇的護持我們，出家人而我們反而欺騙他，這件事太不合道理了。是安住在邪命法，「無慚愧心」，自己都不感覺到慚愧了，常常這樣欺騙在家居士，不感覺到慚愧。自己有這種過失，不感覺到「慚」，對於佛菩薩諸天善神，都是悉知悉見，你做錯誤的事，他們都知道的，但是我無所謂，心裡面也不在意，就是「無愧」，無愧於心。自己有了錯誤，自己還沒有羞恥，「不能捨離」，不能夠去掉這種錯誤，不能改變過來，是名為犯眾多犯」，這就是犯戒了。眾多犯，「是犯染污起」，這是染污的生起來了。

「不犯者若斷彼故起欲方便」，說是不犯，怎麼樣才能算是不犯這條戒呢？就是有的人習慣了，他就是歡喜諂曲，不老實，那麼但是這位菩薩知道自己有這種毛病，那有慚愧心了，他想要斷掉，改變過來，「若斷彼故起欲方便」，這前面說過，這發起了正願，發起了一個好心，

我要學習佛法，用止觀的力量，把這件事，把它調伏過來。我們心裡面散散亂亂的人，改正自己的過失困難一點。或者貪心，貪欲心強，或者是瞋心特別強，或者是疑惑心大，諂曲，各式各樣的煩惱，我們心裡面散散亂亂的，想要改變過來有困難，你一定要慢慢的有耐心多靜坐，多靜坐，得到了欲界定，得到了未到地定，在禪定裡面修觀，這過失容易改變，容易改正過來。所以我們現在是學習，現在我們每天不怕辛苦學習佛法，準備聖道的資糧，在外凡位就是這麼回事。這個時候，你不能老在那裡靜坐，你要讀書，要聽老師講解佛法，這個時候靜坐的時間不夠，所以若有特別的習氣毛病，改變就困難。當然也應該盡自己所能，思惟這個毛病的過失，思惟沒有毛病的功德，這樣也多少會有點力量，能改過失，改變自己的過失。等到你這個外凡位，資糧準備好了，你得到正知正見了，你通達佛法了，然後這個時候，你就應該修四念處了，就應該多靜坐修禪，四念處就是禪，這個時候，所有的習氣毛病都能改變過來，都能改變過來的。所以這地方說：「若斷彼故」，這個「彼」，就是諂曲，身諂曲，口諂曲，實在主要是心諂曲，因為身口它不能自主的，是聽你內心的命令，所以若是你能夠有慚愧心，若這個菩薩有慚愧心，想要斷除自己的諂曲，那他就要努力地學習佛法。「起欲」，就是發願，要採取行動，修正觀來對治。

「煩惱增上，更數數起」，但是這個諂曲的煩惱，從久遠以來那樣的熏習，特別有力量，這個煩惱特別有力量，雖然常常的修正觀，但一時之間，他還是常常的現行，這個煩惱還是常常活動，這樣子你就不算犯，就不算犯了。

丁十、掉戲戒

若菩薩，掉動，心不樂靜，高聲嬉戲，令他喜樂。作是因緣，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忘誤，犯非染污起。不犯者：為斷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說。又不犯者：他起嫌恨，欲令止故；若他愁憂，欲令息故；若他性好戲，為攝彼故，欲斷彼故，為將護故；若他疑菩薩，嫌恨違背，和顏戲笑，現心淨故。

這是第十：掉戲戒。「若菩薩」，若是這位菩薩，「掉動」，這個心啊，「掉」就是動，心裡老是浮動，不歡喜寂靜。「高聲嬉戲」，他心裡面不歡喜寂靜下來，他還有一個什麼面貌呢？就是高大的聲音說話，「嬉戲」就是常會說笑，說笑話這些事情。「令他喜樂」，他的意思也是好心腸，他表現出來這種行為，叫別人看見了心裡歡喜，叫別人心情快樂，令他喜樂。「作是因緣，是名為犯眾多犯」，你這位菩薩若是這樣子，顯現出來這樣子，「心不樂靜，高聲嬉戲」的種境界，「是名為犯」，這就是犯了，犯這條戒了。眾多犯裡面是「犯染污起」，因為菩薩應該是要樂靜，要與聖道相應，這樣子才是合適。你心裡面不與聖道相應，不向於聖道，說我們修

四念處，初開始靜坐修四念處，也與聖道不相應，但是它傾向於聖道，向聖道的方向去了，那就是清淨的，是個清淨的作用。現在這位菩薩「心不樂靜，高聲嬉戲」，這就是放逸了，所以說他是道心正念不現前了。眾多犯中是「犯染污起」。

「若忘誤犯非染污起」，若是他一時的忘記，忘記了這樣做是犯戒的，但這樣做也是犯戒，但不是染污，不是染污的。「不犯者，為斷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說」，怎樣才是「高聲嬉戲」，這些事情，而不算犯戒？「為斷彼故」，他還是有了慚愧心，就是時常的能反省自己，這個反省自己，時時地應該反省自己。這個天台智者大師的《小止觀》裡面有個「制心止」，這個「制心止」實在就是什麼呢？就是以心作所緣境，而能緣的還是心，就是心來看自己的心在作什麼，原來就是這麼回事。這樣子，這一反省呢，就應該知道自己，什麼地方是對的？什麼地方是不對的？時時地要反省。「為斷彼故」，就是這個菩薩反省自己了，所以他就知道這是個錯誤，「心不樂靜，高聲嬉戲」，是個錯誤，這是個污點，是個缺點，應該把它消除去。那麼「起欲方便」，那麼就修正觀來對治，這是如前面文說的：「性利煩惱，數數現行」這個意思。。

「又不犯者，他起嫌恨欲令止故」，「又不犯者」，又你「心不樂靜，高聲嬉戲」，還不算犯戒，是什麼情形呢？「他起嫌恨」，就是別的人心裡面對你嫌恨，那麼他恨你的話，就恨這個菩薩的話，菩薩想要停止他的恨，所以就「高聲嬉戲」，解除他內心的恨，這樣子也不算犯戒。

「若他愁憂欲令息故」，若是另外別的眾生，心裡面憂愁苦惱，你就能夠「高聲嬉戲」，說說笑笑的這樣子，能解除他的愁憂，這樣子你「高聲嬉戲」，不算犯戒。「若他性好戲為攝彼故」，若是別的那個人，他的心也是歡喜「心不樂靜，高聲嬉戲」，那個眾生也是歡喜這樣子，那麼這個菩薩呢，這個菩薩本身沒有這種事，這個菩薩與聖道相應，不「高聲嬉戲」，但是「為攝彼故」，但是為了攝化那個好「高聲嬉戲」的眾生，也就現出來「高聲嬉戲」的相貌，用這個來攝受他，來引導他。如果那個人歡喜嬉戲，歡喜說笑話，見面就說笑話，而菩薩和他是冷冰冰的，那就和那個人很難去攝化他，你很難去攝他。說為攝化那個性好戲的眾生，而現出來「高聲嬉戲」，那不算犯戒，為什麼呢？「欲斷彼故」，這個菩薩他本來不高聲嬉戲的，現在現出來高聲嬉戲，並不是和他同流合污，不是這個意思，是想除滅他的高聲嬉戲，除滅他的好戲笑，而這樣子的一時的方便。

「為將護故」，這個「將護故」是什麼意思？就是你度化眾生的時候，你能夠高聲嬉戲，說一些笑話呢，能護念這個人，能發生這個作用，當然這個事情，如果你常是道貌岸然這樣子，也就無形中同人距離就遠了，你教化眾生就會有些困難。所以這個《瑜伽師地論》裡面說：菩薩見到眾生的時候，先是含笑，表示與他親近，就是有這樣的意思。「為將護眾生」，菩薩本身

他常是與聖道相應，當然外面是表示嚴肅一點的，但是「為將護眾生」，攝護引導眾生來到佛教裡面來，也就會溫和，也有些嬉笑的境界，當然這就不算是犯戒了。若他疑菩薩嫌恨違背」，這又是另一種情形，若是另外的眾生，他疑惑菩薩恨他，前面那個「又不犯者，他起嫌恨」，是那個眾生恨菩薩，現在這個是說，那個眾生疑惑菩薩恨他，「若他疑菩薩嫌恨」；「違背」，和他是不合的，樣子菩薩呢，「和顏戲笑」，同他很溫和的，也有些微笑的境界，這表示內心並不恨他，「現心淨故」，顯現出來內心的清淨，沒有恨，這樣子也不算犯戒。看這一條戒，如果沒有這麼多的理由，常常說笑話，就是犯了這條戒了，常常說笑話也不太好。我講故事給你們聽聽好嗎？

我小時候是在鄉村裡讀書，後來我們城市裡面有親戚，就勸我到城市去讀書。在鄉村讀書是私塾，只是學的是百家姓、千字文，還學了四書、論語、孟子，學這個。到了城市裡讀書，那還有數學、還有很多地理、歷史這些事情，我都沒有學，所以我們那個親戚朋友勸我到城市裡去讀書，那我也就接受了，去了。

有一天，這個老師他沒有來上課，那個補習學校的校長來代課，他來講課的時候，他先不講課，講這個楚霸王，「力拔山兮，氣概世」，講的真是心裡歡喜。這是我出家以後，回想以前的事情。出家以後，在佛學院裡面，我一出家就是佛學院，還沒落髮就是佛學院，聽老師講課，聽老法師講經，也講故事，心裡歡喜。我現在講什麼故事呢？

佛在世的時候，有個小軍比丘，這個比丘，這個小軍比丘是怎麼事情呢？他在家裡面，他還有個哥哥。他哥哥訂婚了，但是這個未婚妻年紀輕，那麼這個哥哥就走了，跑到遠的地方去做生意。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不回來。這個未婚妻的父親，有一天就到小軍這裡來了，說是你哥哥，這麼多年也不回來，但是我這個女兒年紀大了，應該結婚了，我看就和你結婚好了。這個小軍說：不可以！這是我哥哥的太太，我不可以。拒絕這件事，這位老先生就回去了。隔多少天又來勸他，他還是拒絕。連續三次，他都是拒絕。這老先生心裡面想：想個辦法，你就不能不接受我的建議的。想什麼辦法呢？就是假造文件，就寫了一封信，就從遙遠的地方，這一封信就是他哥哥死了。這一天就委託從遠地方來的一個人帶來一封信，就給了小軍。過了多少天，這老先生又來了，說你哥哥死了，是不是？現在是這樣，你若是同意，我這個女孩子就給你作妻，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是另外嫁給別人了。就這樣子，小軍這個人，當然接到信，他哥哥死了，他心裡也不舒服，但是這件事呢，現在我哥哥已經死了，他就同意了，就和這女孩子就結了。

結婚了，不知有多久，這個女孩子就有孕了，而這個時候，他哥哥就回來了。回來了，小軍心裡面很恐怖，也很慚愧，很不舒服，他就跑了。那他家親友這些女人，就給她墮胎，做

這種事情。他哥哥回到家裡來，一知道這個事情，心裡面忿怒，不得了。於是乎拿出五百兩金，招募：誰能夠把這小軍的頭拿來，我給他五百兩金！當然有這件事，就有人來了，應他的募。他立刻把這五百兩金給這個人，那麼他就和這個應募的人，去調查。這小軍是到那去了呢？

這故事是出在《賢愚因緣經》上，但是在《雜阿含經》裡面有，有這件事。《雜阿含經》前一段它沒說。可是《賢愚因緣經》和這個《雜阿含經》有一點不同，《賢愚因緣經》的意思，他是王舍城的人，跑到舍衛國來，就在祇樹給孤獨園出家了。但是《雜阿含經》的意思，小軍比丘出家，是在王舍城。這個地方，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那麼他到了廟裡面，就是說要出家，要出家做比丘，這些比丘就引導他去見佛，他說好，不知道那位比丘就為他落髮，就受戒，就修學四念處，好像不是很久，就得阿羅漢了。得了阿羅漢了，這時候，這個小軍比丘的哥哥叫做大軍，這個大軍先生和那個應募的人，也就是這裡打聽，那裡打聽，後來就知道他在那裡了。這時候就帶著這個應募的人就到這裡來，這時候小軍在那裡靜坐，坐在那裡，那麼這個時候，這個應募的人，拿著劍就對準了小軍比丘，就要放劍，心裡忽然想，哎呀！這位比丘很好嘛，端坐在那裡，威儀很好，怎麼可以射死他呢？不射死他，我五百兩金就得退還，還是射。拿了劍就射，對準了一射呢，劍本來是對準小軍比丘射的，結果一放劍，劍就回來了，把這個大軍射死了，這個事情。

我想這件事，現在這都是經文上的話，現在我要說的話，是我說的話了。這時候阿羅漢入定了，這個定力保護他，而這個小軍比丘，也應該會知道這件事。重要的事情，我們凡夫都會有一點感覺，當然凡夫的感覺，有時候不明白。這阿羅漢他應該會知道，會知道，這阿羅漢可能是不同意這個事情，所以他這個劍就會回來，就把他哥哥射死了。當然不會立刻死掉，他哥哥更非常的忿怒，結果就死掉了。死掉了之後就變成了一條毒蛇了，變成了一條毒蛇呢，就在這個小軍比丘的住處的門，開門的門軸那裡，這條毒蛇在那裡住：這小軍比丘一出去，一開門一關門就把這毒蛇擠死了。擠死了，但這毒蛇的恨沒有完，他心裡面還是很明白。又變成一個很小的毒蟲，就在小軍比丘的住處的門檻那裡，這個小軍比丘在屋子裡靜坐，毒蟲就一下子掉在頭上，小軍比丘中毒就死了。

在《賢愚因緣經》，就這樣中毒，就死了。但是在《雜阿含經》上說：這時候這個小軍比丘知道舍利弗尊者在旁邊，離他不遠，在那個地方，他就招呼舍利弗尊者，那麼舍利弗尊者來了，說是有什麼事情呢？說是趕快把我這個身體移到外面去，不要污穢了這個地方，污穢了這個地方，別的比丘不能住了。說我身上中毒了，你把我移到外面去，舍利弗尊者說：我看你很正常，沒有中毒的現象。小軍比丘說：色是我我所否？受想行識是我我所否？說這話。那麼這表示什麼呢？阿羅漢雖然是中毒了，他心裡面這個無我無我所的智慧現前，他也沒有苦惱的。

他心裡面還是沒有貪瞋癡，所以面色完全是正常的。若是我們一般人中毒了，面目就黑了，他不是的。那麼舍利弗尊者就讚歎他，然後就把他移到外面去了，移到外面去，如糠，就是米的皮，立刻就碎了，看這個毒的厲害。那麼這件事舍利弗尊者就回去報告佛，阿難尊者就問佛：小軍比丘他來出家也不久，就得聖道，得了聖道的阿羅漢，還是被毒而死，究竟是什麼事情？什麼原因會這樣呢？佛說：在久遠久遠以前，山裡面有個辟支佛在那修行，在那裡修行的時候，有個打獵的人到山裡面去打獵，或者是用什麼夾子，用什麼網，來欺騙這些禽獸。這個辟支佛常是驚這些禽獸，這個打獵人就打不到，就不高興這個辟支佛。這個打獵人恨他，就拿著毒劍，射這個辟支佛，一射到這個辟支佛，辟支佛是高過阿羅漢的境界，他就入定現出種種神通在天空裡面。那麼這個打獵的人想：哎呀！這個人不是平常人，我怎麼可以殺害他，就向他磕頭懺悔，但是這個辟支佛就入涅槃了。

釋迦牟尼佛說：那個時候，用毒劍射辟支佛的是誰？是小軍比丘。打獵的人死了以後，五百世，每一生，都是為毒劍而死，中毒而死，現在最後一生還是要這樣子，就是這麼回事情。我這麼想：這個大軍帶來應募的人，來殺害小軍比丘，小軍比丘可能不同意，後來小軍比丘同意了，小軍比丘是有神通的阿羅漢，他一入定就會知道這件事，他同意了，所以那個蟲一下來，就能毒害他。當然同意是同意，也有前生的業力。

從這段故事看，我們若是沒有神通的人，那個大軍的岳父是欺騙他，欺騙他，小軍比丘沒有什麼不對嘛，是他欺騙的。其實與宿世有因緣的，所以殺害眾生這件事，有大罪過。而辟支佛是聖人，把這禽獸哄走了，你不要造殺業，不是好事嗎？但是他不高興，他不懂這個事，及倒殺害辟支佛。所以五百世，也是下了地獄的，從地獄出來五百世，中毒而死。所以我們修學聖道的人，就是來到佛教在家的佛教徒，我們所有的佛教徒受的戒裡面，都有不殺生，不可以殺生，應該是這樣子。不可以做惡事，做惡事，將來不得了。我們受了菩薩戒的人，我們若是真實是細心地學習戒，學習比丘戒、沙彌戒、比丘戒，和菩薩戒，我們才知道自己很多地方常常犯戒。說根本戒，我都很清淨了，其實其他的戒，很多我們都不清淨。你若不學，還有個無知罪，你犯了那條戒，還有一條罪，另外加個無知罪，還有這個問題。

丁十一、倒說菩薩法戒

若菩薩，作如是見，如是說，言：菩薩不應樂涅槃，應背涅槃，不應怖畏煩惱，不應一向厭離。何以故？菩薩應於三阿僧祇劫，久受生死，求大菩提，作如是說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何以故？聲聞深樂涅槃畏厭煩惱，百千萬倍，不及菩薩深樂涅槃，畏厭煩惱。謂諸聲聞但為自利。菩薩不爾，普為眾生。

彼習不染污心，勝阿羅漢；成就有漏，離諸煩惱

這是第十一條：惡作，倒說菩薩法戒，就是顛倒的宣說菩薩法，說錯了，這是一條戒。

「若菩薩，作如是見如是說言」，假設發了無上菩提心，受了菩薩戒的菩薩，「作如是見」，這個「見」是在思想上說的，他的內心有這樣的思想。說「見」這個字，就是他這樣的見地，也是很堅固的，所稱之為見。「如是說言」，這樣把他的「見」表達出來。究竟是什麼「見」？什麼「言」呢？「菩薩不應樂涅槃」，這個發無上菩提心廣度眾生的菩薩，不應該欣樂涅槃。這個涅槃，當然是初果、二果、三果聖人，他還不能入無餘涅槃的，要阿羅漢才可以，這個十地菩薩，到第八地，他也可以入無餘涅槃的。這個無餘涅槃就是真如理離一切虛妄境界，如果與這樣的境界相應了，他若沒有大悲心的話，就是永久的休息了。說這個菩薩有這樣的見地，菩薩不應該愛樂涅槃的境界。「應背涅槃」，他應該厭離這個涅槃，因為你到那個涅槃的境界，就不度眾生了，這是不對的。

「不應怖畏煩惱」，煩惱是流轉生死的一個原因，你若是斷了煩惱就不能流轉生死，那就不能度眾生了，所以不應該害怕煩惱，而斷滅它。「不應一向厭離」，不應該完全是厭離煩惱，這個煩惱它還是有用處的。「何以故」？前面這還是這位菩薩的見地，依據他的見地，作如是言；下面又再解釋。「何以故？菩薩應於三阿僧祇劫，久受生死求大菩提」，這個發無上菩提心，有大悲心，廣度眾生的菩薩，他應該在三個無數劫，「三個阿僧祇劫」，這麼長的時間內，在生死裡面流轉，度化眾生，同時求大菩提，成無上菩提。如果你入涅槃就不能度眾生了，所以也不要斷煩惱，煩惱能使令你流轉生死，在生死裡度眾生求大菩提，那麼這位菩薩樣講。

「作如是說者，是名為犯眾多犯」，前面這一段位菩薩的見地，下面是佛說的話：「作如是說者」，他作這樣的言論的人，「是名為犯」，這就是犯這一條戒了，他說錯了。這個和前面說相似法，有點相似。「是名為犯」，這就是犯戒了。眾多犯中呢，是屬於「染污起」，是犯染污起，就是他裡面有愚癡在裡面，不清淨。「何以故？聲聞深樂涅槃畏厭煩惱，百千萬倍，不及菩薩深樂涅槃，畏厭煩惱」，這底下是佛解釋這個理由：這個「聲聞人深樂涅槃」，他深深的愛樂涅槃的，這種寂靜境界，不流轉生死，不受生死苦了，可以說是大安樂的境界。「畏厭煩惱」，這聲聞人對於煩惱，對於見煩惱、愛煩惱有恐怖，所以厭惡這個煩惱，這是小乘佛教學者同意的，大乘佛教學者也同意這個說法。「百千萬倍，不及菩薩深樂涅槃」，這個聲聞人深樂涅槃，如果再加上百千萬倍的深樂涅槃，也趕不上菩薩的深樂涅槃，菩薩對於涅槃的重視是超過了聲聞人的百千萬倍。「畏厭煩惱」，這個聲聞人對於煩惱很恐怖，菩薩也是，菩薩的畏厭煩惱，是超過聲聞人的百千萬倍畏厭煩惱，他還是恐怖，對於煩惱也是不高興的。這可見菩薩也是深樂涅槃，畏厭煩惱，而且百千萬倍的超過聲聞人。這底下又說明它的理由：

「謂諸聲聞但為自利，菩薩不爾」，什麼原因會這樣子呢？「謂諸聲聞」，那些發出離心的聲聞人，他是但為他自己一個人，去解脫生死得涅槃，為這樣的利益，而勤修聖道的，他只為他一個人的事情。「菩薩不爾」，菩薩不是這樣子，不是為一個人，「普為眾生」，菩薩的大悲心，普為一切眾生解脫生死苦，而勤修菩提道的，所以他這個「深樂涅槃，畏厭煩惱」，是超過聲聞人的，「普為眾生」。

「彼習不染污心勝阿羅漢，成就有漏離諸煩惱」，這個菩薩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菩薩因為他也深樂涅槃，也是畏厭煩惱，所以他學習無上菩提道，也是要斷煩惱，把這個心要清淨，他的內心要清淨。「彼習」，彼菩薩學習這個不染污心，也就是學習般若波羅蜜，無量無邊的波羅蜜，斷一切的煩惱，心裡面清淨，這個清淨的境界，超過阿羅漢，「勝阿羅漢」，勝過阿羅漢，阿羅漢雖然斷煩惱也是清淨，但是還不如菩薩的那麼清淨。什麼地方看出來，菩薩的心清淨超過阿羅漢呢？「成就有漏離諸煩惱」，菩薩這個清淨的境界，他表面上他對於這個有漏的事情，這是個凡夫境界，他也隨順著做，也做這些事情，但是他內心裡面，「離諸煩惱」，沒有煩惱，這個不是阿羅漢所能及，所以是特別殊勝。

這一條菩薩戒，和《大智度論》上的意思是合，龍樹菩薩說：說是菩薩那麼久的時間內，在生死裡流轉，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假設他若不得般若波羅蜜的無分別這個聖道的話，他能忍得住嗎？這個是龍樹菩薩《智度論》有這個話。那麼和這一段的文的意思是相同。如果菩薩完全是不斷煩惱的話，心裡是染污的，那他是染污心在生死裡流轉，他就不能成熟佛法，他不能得到無分別的智慧，無漏無分別的智慧，他就不能成熟佛法，不能成熟佛法，怎能廣度眾生呢？所以從這地方看呢，應該是這樣子，菩薩也應該得無生法忍，應該修學聖道，得無生法忍，然後以無所得為方便，以大悲為前導，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行無量無邊的波羅蜜，廣度眾生，這樣子才合適的。這一段文，倒是說得很明白，使令我們發無上菩提心的人，知道菩提道的次第，應該這麼的學習。

這一段文剛才說，和前面說相似法那一段文，有點相似了，就是這個菩薩「作如是見，如是說言」，那就是說相似法，但是前面說相似法，那是波羅夷罪，這裡是惡作罪，那就是他的煩惱不是上品煩惱，就是中品、下品煩惱，所以不判是作根本，不判作是波羅夷罪。

丁十二、不護譏嫌戒

若菩薩，不護不信之言，不護譏毀，亦不除滅，若實有過惡不除滅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實無過惡而不除滅，非染污起。不犯者：若外道誹謗，及餘惡人；若出家乞食，修善因緣，生他譏毀；若前人若瞋、若狂，而生譏毀。

這是第十二條：惡作戒，不護譏嫌戒。「若菩薩，不護不信之言」，假設這位菩薩，他不顧慮這些不信之言，就是別人說他怎麼樣謗誹他，說他有種種的污點，這樣子對菩薩為眾生說法的時候，就沒有威力了，因為這名譽不好，大家對他沒有恭敬心，他宣說佛法的時候，這個語言沒有威力，就是大家對他沒有信心了，這個信、不信是這樣子。而這位菩薩他不介意這件事情，你不信隨你去，我還是歸我。「不護」，就是這個「護」，就是從開始的時候，他不管別人的事情，你別人願意說三說七都隨你，我還是我行我素。這個「護」，就是我們昨天前天講過，你要注意你的行為，不要引起別人的譏嫌，別人就不會有過失，那就是保護了別人的善根，你若不注意這件事情，你的言行引起別人的譏嫌，別人就容易造罪了，那你就是「不護」。這是一個意思。還有一個意思，在自己這方面呢，自己要注意自己的行為，那也叫做「護」。現在這兩方面，其實是一回事，他就不管了，我愛怎麼地就怎麼的，「不信之言」。

「不護譏毀」，這個其他的眾生，對他有所謗誹，他都不介意這個事情。「亦不除滅」，也不善巧方便的去解釋解釋，除滅這個譏毀這件事，他也不管這件事。那麼這樣的情形，應該怎麼樣處理這件事呢？「若實有過惡不除滅者，是名為犯」，這句話是佛說的，假設這位菩薩他真實有錯誤，像其他的人譏嫌的那樣子，這樣子，當然他也不除滅他自己的過失，也不除滅別人的譏毀，那這樣他是犯戒了，「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因為你實在是有過失的。這個有過失本身，是犯那一條戒？那是另一回事，現在只是對其他的人譏毀他，你如果真實有過惡，別人譏毀你，這方面你就是有過失。

「實無過惡而不除滅」，假設別人譏毀他，那是一種誤會，實在他本身沒有錯誤，這樣子他也不管，別人譏毀歸別人，他不去解釋解釋，他不出面，這件事呢，「非染污起」，也是犯戒，但是這個犯是輕微的，不屬於染污，因為他實在沒有什麼錯誤。

「不犯者，若外道誹謗及餘惡人，若出家乞食，修善因緣生他譏毀」，前面說出來兩種情形：一個是染污起，一個非染污起，都是犯。下面是說他不犯：「若外道誹謗」，說是這個誹謗他譏嫌他的外道，來誹謗他，這應該就包括他實在是沒有錯誤，而外道誹謗他。「及餘惡人」，及其他的惡人，他不是外道，但是這個人很惡，不講道理，誹謗他。這些人，你就是去解釋也很難令他信服的，他還是照樣的誹謗你，這就不算犯了。「若出家乞食，修善因緣」，前面別的人譏毀他，究竟是什麼這裡沒有說，下面是舉出一個例子來：「若出家」，若是這位菩薩他發心出家了，「生他譏毀」，別人就從他出家這個事情，說出來很多的議論，來誹謗他。「乞食」，說這個菩薩來乞食這件事，這些惡人也是誹謗他。「修善因緣」，或者這個菩薩自己做些殊勝的有功修行的事，或者是為眾生做什麼樣殊勝的事，利益眾生的事業，這些事情，「生他譏毀」，那些社會上的惡人，也假藉這些事情來譏毀他，來誹謗他，那麼這也不算犯，這也不算犯戒。

「若前人若瞋若狂，而生譏毀」，這個「前人」，或者就指前面那個外道，或者是惡人，他們心裡面忿怒，就是對這個菩薩的清淨功德的這種事情，就是不高興，忿怒。「若狂」，他們得了神經病了，誹謗這個菩薩「而生譏毀」，這個菩薩而不出面，不去費這個唇舌還要登報紙申明，都不用，那也不算犯戒。這是第十二條。

丁十三、不折伏眾生戒

若菩薩，觀眾生應以苦切之言，方便利益；恐其憂惱而不為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觀彼現在少所利益，多起憂惱

這是第十三條：不折伏眾生戒。說是若是這位菩薩，不是平常人，他有大智慧，觀察這一位有情，觀察這一位眾生，「應以苦切之言方便利益」，「應以」，令他苦惱的這種語言，這種語言就像刀似的，刀是能切，菩薩說出這個語言，就像刀似的令他痛苦，應該用這樣的語言，這種語言是不可愛樂的，以此為方便，這個眾生能得利益的，這個菩薩能知道這件事，觀察這個眾生，應該這樣的方便來利益他。「恐其憂惱而不為者」，但是菩薩又另有一個想法，我若這樣子說這種像刀像劍的這種語言來苦惱他，他可能特別的心情苦惱，憂愁苦惱，那麼菩薩的心就軟了，就不說了，就不說這個苦切之言，來教導他。「是名為犯眾多犯」，那麼這菩薩就是犯戒了，還有這樣的戒，「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非染污起」，犯這條戒，不是染污，都是慈悲心，所以不是染污心生起的。「不犯者觀彼現在少所利益多起憂惱」，怎麼樣的情形不犯這條戒呢？「觀彼現在少所利益」，這個菩薩觀察，用苦切之言，來教導他，他能得少少的利益，而「多起憂惱」，他生起來的憂惱是特別多，這樣子得不償失，所以菩薩就沒有這樣做，也不算犯戒。這是第十三條。

丁十四、瞋打報復戒

若菩薩，罵者報罵，瞋者報瞋，打者報打，毀者報毀，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

這是第十四條：瞋打報復戒。「若菩薩，罵者報罵」，若是這位菩薩，有的眾生來罵辱他而菩薩就還給你，也是罵他，你罵我，我就罵你，就這樣子。那麼「瞋者報瞋」，前面罵應該是發出語言，這個「瞋者報瞋」，應該和這個「罵」，應該不同，就是不高興這位菩薩，忿怒，對看見菩薩就不高興，那菩薩也就這樣不高興他，這樣子。前面「罵者報罵」，當然也忿怒，也是瞋，但是發出來語言來。這個「瞋者報瞋」，沒有發出語言，可是互相有感覺，你不高興我，我也不高興你。「打者報打」，若是這個眾生來打這位菩薩呢，菩薩也打他。「毀者報毀」，

這個「毀者報毀」，在玄奘法師翻的菩薩戒本上，是「他弄報弄」，不是用「毀」，這樣說呢，「毀者報毀」，就是愚弄他，這個「毀」。那個「弄」，就是愚弄他，也不是瞋，可是也有一點瞋，就是拿他開玩笑，是這麼意思，那麼菩薩也這樣子，你拿我開玩笑，我也拿你開玩笑，是這樣意思。「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這樣說呢，你若是罵菩薩，菩薩不報罵，瞋者不報瞋，打者不報打，毀者不報毀，這樣子就不犯這條戒了。

這可見菩薩平常一定要修止觀了，你這個定慧，有定慧的莊嚴，遇見這個境界，他心不動，如果你沒有定慧的修行，你還是原來一般凡夫境界，那你能忍得住嗎？我看是不容易。

丁十五、不如法懺謝戒

若菩薩，侵犯他人，或雖不犯，令他疑者，即應懺謝，嫌恨輕慢，不如法懺謝，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以方便令彼調伏；若彼欲令作不淨業，然後受者，不謝無罪。若知彼人性好鬪訟。若悔謝者，增其瞋怒；若知彼和忍，無嫌恨心，恐彼慚恥，不謝無罪。

這是第十五條：不如法懺謝戒。「若菩薩，侵犯他人」，這個菩薩，他就是要去觸惱別的人，「或雖不犯令他疑者」，或者雖菩薩沒有去觸惱人但對方有點疑惑，疑惑菩薩觸惱他，有這個情形。「即應懺謝」，若是菩薩侵他人，那你應該向那個人道歉，向他懺悔。雖然沒有侵犯，你令人疑惑你侵犯他了，你也應該向他道歉，菩薩應該這樣做。「嫌恨輕慢，不如法懺謝，是名為犯」，若是這位菩薩觸惱人了，而或者被觸惱，而人家疑惑你觸惱，而你心裡面嫌恨，嫌就是恨，恨這個人，對這個人不滿意，還輕慢這個人，瞧不起這個人。「不如法懺謝」，這個「不如法懺謝」有兩個意思：就是不向他道歉；或者向他道歉了，不是太合法，雖然道歉了，但是道歉這個態度還是有問題，不如法的就這樣懺謝，就是不真實的，「是名為犯」，這也就是犯了這一條戒了。「眾多犯，是犯染污起」，因為你內心裡面有恨，還有輕慢心，所以你犯這條戒有染污心。

「若懶惰懈怠犯」，就不算染污起。「不犯者，若以方便令彼調伏，若彼欲令作不淨業，然後受者不謝無罪」，「若以方便令彼調伏」，這個應該說是，以不向他懺悔的方便，令那個人得調伏，是這個意思。「若彼欲令作不淨業」，若是對方有條件，你向他懺悔還有條件，他說你要做一件事情，而這件事情是有過失的，有罪過的，「不淨業」，「然後受者」，然後才能接受你的懺悔，這樣子「不謝無罪」，你不向他懺悔，不向他道歉，你就沒有過失，不算犯戒。「若知彼人性好鬪訟，若悔謝者增其瞋怒」這底下又有不同的情形，若是菩薩知道那個人，他那個人的性格，就是歡喜同人鬥爭，就是同人打，和人罵，這些事情，你若是向他懺悔，向他道歉，

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倒增長他的瞋怒，這樣子，那也可以不向他道歉了，不用懺悔了。「若知彼和忍無嫌恨心，恐彼慚恥不謝無罪」，這又是個不同的情形，若知道對方，他那個心很和平的，他那個容忍的心量很大，不介意你這件事，「無嫌恨心」，你觸犯他也好，令他也可能會引起疑惑也好，他心裡面還是很平和的，沒有恨你的心，那麼你也不必向他懺悔。「恐彼慚恥不謝無罪」，如果這種人，你若向他懺悔了，他反倒是感覺到慚愧，感覺到羞恥，若這樣情形，你也不必向他道歉，你就不算犯這條戒了，「不謝無罪」。

我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聽好嗎？

這個禪師語錄上，有個法真禪師，是個四川人，他是跟這瀋山禪師學過禪的，在那裡住了多少年，他沒有向瀋山禪師說過一句話，但是瀋山禪師這一天，瀋山禪師對他印象好，感覺這個人不是平常人，那麼這一天有機會，瀋山禪師就向他說了，說是你我這裡來住很久了，從來也沒有說一句轉語，都沒有請問過禪的問題，這樣做。這位法真禪師，他就說了，你要我提出問題，我要在什麼地方下口提出問題呢？那麼瀋山禪師說：何不這樣問：如何是佛呢？可以這樣問嘛，法真禪師就把這手拿起來，就摀住瀋山禪師，然後瀋山禪師就說：子真得其髓？你真是得到佛法的精要處了，你真是開悟了，這麼一句話。這是一段。

後來這位禪師，就是離開了瀋山禪師，回到四川自己住的地方，那麼就另外也有人跟他學禪了，就向他提出一個問題，說是這個：火災、水災、風災，這種大劫來了的時候，這個大千世界都壞了，但是這個壞不壞？這麼問。這位法真禪師說：也壞了。那麼那位請問禪師說：這樣是隨他去了。說：是的隨他去了。那麼這請問的禪師，不同意他的說法，就離開他了。那麼就到內地來，去親近一位投子禪師，這位投子禪師也是很利的，投子禪師是學過經論的禪師。那麼就把這一段的經過向投子禪師報告了。這個投子禪師說：哎呀！這樣子這四川有佛出世，他就是佛了，你趕快回去向他懺悔。那麼他就聽這個投子禪師的話，就回四川去了，到那一看呢，這個法真禪師圓寂了。那麼他又回到投子禪師那裡，投子禪師也圓寂了。

我第一次看這一段禪師語錄，我不懂。「這個壞不壞？」我這麼想，用我們學教的人來說，應該說是就是這個真如理，它壞不壞？那麼法真禪師說：壞了。當然我這麼想：真如是常住的，怎麼可以能壞呢？但是後來我再看這個文，我想了一想，我有個解釋，我向你們報告一下：

這個「壞不壞」，就是心緣相，你心裡面思惟這個真如理，它壞不壞？這真如理是離心緣相，那當然是不壞，你若是用心，用你的思惟，建立名言去表達這個真如理，那這個是假的，這不是真實的，所以它是壞的。你若離開名言的時候，由名言所表達的真如，也就不存在了。而這件事，我們若是學經論上也是這樣講，《起信論》也是這樣說，其他的經論上也是這樣說。尤其是唯識的經論更是這樣說。所以我們若是執著真如是常的，你要知道，那是離名言相的真

如，我們用名言去表達是不對的，那也是壞了，這麼說是有道理的。

這個經論上的道理，的確有的時候也是要加以思惟，有的時候看不明白，但是你繼續用功，繼續思惟，就能會有新的消息，會這樣的。

丁十六、不受懺謝戒

若菩薩，他人來犯，如法悔謝，以嫌恨心，欲惱彼故，不受其懺，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不嫌恨，性不受懺，是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若彼不如法悔，其心不平，不受其懺，無罪

這個第十五條是菩薩侵犯他人，現在第十六條，這條戒：不受懺謝戒，是別人來侵犯菩薩，來觸惱菩薩，「如法悔謝」，觸惱完了的時候，感覺到不對，就向菩薩誠懇的懺悔，所以就是「如法懺悔」了。「以嫌恨心欲惱彼故，不受其懺」，這個菩薩他心裡面恨，你觸惱我，你向我懺悔，我不同意，「欲惱彼故」，想要報復，想要惱亂這個人，不接受他的懺悔，菩薩若這樣做呢，這就是犯戒了，犯了個惡作罪。「眾多犯，是犯染污起」，這樣的犯，這是染污心犯的，因為你有嫌恨心。「若不嫌恨性不受懺，是犯非染污起」，若是菩薩心裡面沒有恨，但是這個菩薩的心性，是特別的軟弱，他也不接受他的懺悔，這樣子也是犯，也是犯，但是不是染污起，就是輕垢罪了。「不犯者，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怎麼樣才是不犯呢？「若以方便令彼調伏」，那麼以此為方便，令對方調伏。那這多數，對方那個人和這個菩薩原來有來往，有關係，那麼可能是他的同輩的人，或者是他的弟子，或者是他的學生，這種情形，那就是有問題了。「若彼不如法悔，其心不平，不受其懺」，這和前面一樣，若是那個人觸惱了菩薩，後來他向菩薩懺悔的時候，不是有誠意，他心裡面還不是平，不是那麼和平的，還是有一點忿怒，那麼「不受其懺」，是沒有過失，那就不算犯這一條戒。

丁十七、嫌恨他戒

若菩薩，於他起嫌恨心，執持不捨，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為斷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說。

這是第十七條：嫌恨他戒。「若菩薩，於他起嫌恨心執持不捨」，對於別的人，生起了嫌恨心，就是恨他，不高興。他這個可以包括兩種情形：一個是那個人觸惱他，或者是沒有觸惱他，他就是見了他就不高興。而菩薩心裡面有了恨的話，那馬上就應該反省自己，要對治的。而這位菩薩「執持不捨」，執著這個恨心不放棄，還是恨，繼續不斷地不高興這個人，「是名為犯」，這就是犯了。「眾多犯」中「是犯染污起」。「不犯者為斷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說」，那

或者是「為斷彼故」，為斷自己的恨，而修止觀來調伏，但是一時還沒有調伏好，還有點恨，那就不算犯，這是一個意思。

丁十八、貪心畜養眷屬戒

若菩薩，為貪奉事，畜養眷屬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無貪心畜。

「若菩薩」，若是這位菩薩「為貪奉事畜養眷屬者」，他收了很多弟子，收了很多的徒弟，但是他的目的是什麼呢？為貪著他的弟子對他的侍奉，給他照顧這些雜事，他因此而畜養了很多的徒弟，「是名為犯眾多犯」，這是不對，是犯是染污心起的，因為他貪著人家侍奉他。「不犯者無貪心畜」，雖然你的弟子對你有所侍奉，但是你最初的動機，並沒有這種貪著奉侍的心情，所以那就不算犯。這是收徒弟，你的動機也要謹慎一點。

丁十九、貪睡眠戒

若菩薩，懶惰懈怠，耽樂睡眠，若非時不知量，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若病，若無力，若遠行疲極；若為斷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說。

「若菩薩，懶惰懈怠耽樂睡眠，若非時不知量」，這個收徒弟，發了無上菩提心的菩薩收徒弟，應該是利益這個徒弟，你對他，應該是教他怎麼樣修學聖道，應該用這樣的心情收他為徒弟。這個藕益大師，他說出來好多問題，我念一下：若是沒有貪著心收徒弟，那你要收徒弟的時候，你要審查你自己的德行，是不是可以為人作師父，這件事。收了徒弟以後，你還要有，菩薩戒是有這一條的，你要用財法兩件事，來維護他。他的生活所須，你要負責的。另外你要有佛法的教導，你要作這件事，你有沒有這個能力，這是一回事。說是我能夠負責他的生活上的問題，但是你能不能夠增長他的道業，培養他的戒定慧，如法的修學聖道呢？能不能這樣子呢？這是一個。另外你收了徒弟，你要負責教導他，對你自己修學聖道有沒有影響？要想一想這件事。這個若是收了徒弟，自己不去教導他這個律上可有一段文，廣律上有這一段話：你收了徒弟，你不教導他，不教導他修學聖道，那就比犯根本戒的罪還大，這廣律上有這一段話，有這件事的。

我們看這第十九條戒：貪睡眠戒，「若菩薩，懶惰懈怠耽樂睡眠」，這個菩薩「懶惰懈怠」，就是不能夠斷惡修善，那麼「耽樂睡眠」，就是歡喜睡覺，這個歡喜睡覺，「若非時」，不知量，就是不是睡覺的時候，也還是要睡覺。這若是我們看《佛遺教經》上說：那就是中夜，這個和《瑜伽師地論》說法有點不同，這個初夜、中夜、後夜，晝三時、夜三時。晝三時，白天啊，

晝夜六時，24小時來分，一時是四個鐘頭，那麼白天的12個小時，不是睡覺的時候，夜間那個初時、後時，都不是睡覺的時候，只是中夜，那麼只是四個小時，睡四個鐘頭。但是《瑜伽師地論》上，它不是這樣，它是分四時，晝是四時，夜間也是四時，那麼一時就是三個鐘頭。分四時，初夜和後夜這兩個時，你還是要用功修行的，中間兩個時，加起來就是六個鐘頭，睡覺是睡六個鐘頭。若是《遺教經》的意思，睡覺是睡四個鐘頭，這個地方有點不同。這個地方說「非時」，不是睡覺的時候，你若睡覺，這叫做「非時」。「不知量」，你睡覺不能睡太多，太過量了，那也是不對的，譬如說若是睡四個鐘頭，或者你夜間只睡兩個鐘頭，你再找一個時間睡兩個鐘頭，這也是可以，反正就是四個鐘頭。你若是過了，睡六鐘頭，睡八個鐘頭，我還遇見一個人他要睡十二個鐘頭，我感覺睡太多，但是不睡不可以，不睡精神不好。這裡說，「是名為犯」，你睡的過量了，也是犯，「非時」，你睡覺了也是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因為你愛樂這個睡眠。「不犯者若病若無力」，若有病的人，他要多休息，那也不算犯，若是沒有氣力，那等於是有了病。在玄奘法師翻的菩薩戒上，若病、無力，中間沒有那個「若」字，就是因病而沒有氣力。「若遠行疲極」，那個時候沒有飛機，那麼徒步走，走得路途太遠了，疲極，那你多休息也不算犯。「若為斷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說」，說我的睡眠太多了，我是不對，我要對治，調伏它，還沒有調伏，還是要多睡一會，那麼也不算犯。

這個《遺教經論》上說到一件事，這個睡眠，為什麼要睡眠呢？這個色界天上的人他不睡眠，因為有禪定，他不睡眠。欲界天，欲界的人都是要睡眠的。這說出來有三個原因，我們要睡覺：第一個、我們要吃飯，你要吃飯就是要睡覺，這是一個；第二個是：習慣，你習慣了這個時候睡，到時候就得睡，不睡就不舒服；第三個是：放逸，放逸，他也要睡覺，我們出家人不放逸，就是沒有放逸來的睡眠，若是其餘的兩個是有，一個是習慣來的，一個是你要吃飯。說是若是打禪七的時候，若是自己坐禪，睡眠老是打瞌睡，那怎麼辦呢？你就不要吃飯，早餐也不要吃，午餐也不要吃，立刻地改變過來，這睡眠自然地改變過來，自然他就不睡了。你改變過來以後，你不妨，《南海寄歸傳》上說：可以斷食三天，不要斷食七天，斷食七天，對於身體不太好，斷食三天可以。你若斷食，這睡眠就隨之有變化了，然後你再吃飯，再恢復過來。恢復過來，你再酌量看情形怎麼反應，你再酌量情形，這個睡眠就變化過來，所以還是有方法轉變的。有的人你若不知道這個原因，沒有辦法轉變，你老是早晨也吃，中午也吃，你晚上也吃，那你睡眠一定是很多的，除非有特別的人，特別的人也可能不是很多。

丁二十、世論經時戒

若菩薩，以染污心，論說世事經時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忘誤經

時，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見他聚話，護彼意故，須臾暫聽；若暫答他問未曾聞事。

這是第二十條：世論經時戒，的確是有這些事情。「若菩薩，以染污心論說世事經時者」，就是心裡面就是歡喜說閒話，這樣子。但是說少少幾句話也還不要緊。「經時」，要經過幾個鐘頭，假設是晝夜六時，一時就四個鐘頭，或者是一時是三個鐘頭，你經過這麼長幾個鐘頭的說閒話，「是名為犯眾多犯」，就是犯這條戒了。「論說世事」，就是不是佛法，不是討論佛法，世間上王論、賊論，說這個盜賊的事情，說國家的什麼事情，還有很多這些世界上的事情，就歡喜談論這些事情，當然這就是把光陰都空過了，光陰空過了很可惜。尤其是年輕人，光陰非常寶貴，年輕人頭腦好，攝持力強，你學習佛法的時候，很多很多的寶貝都裝在你的頭腦裡面，這是很重要的事。如果你這頭腦去學世間上的事情，都裝些垃圾在裡面，太可惜了，的確是這樣子。

這個《瑜伽師地論披尋記》的作者，叫韓清淨這個人，在這個《瑜伽師地論披尋記》出版了，沒有他的序，沒有他自己寫的序，但是後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找到他的序，後來我也得到這個序了，他那上說什麼話？他說：除了佛法之外，世間的這些學問，通通都是妄語，通通都是戲論。這韓清淨說這種話，我們可以想一想，不知道你們各位同意不同意他的說法。但是這上面它的味道呢，「論說世事經時者，是名為犯眾多犯」，就是光陰空過了，也有這種味道，不同意我們對世間上事情過問這個事情。

「是犯染污起，若忘誤經時犯非染污起」，若是你忘記了這條戒，不知道這樣做是犯戒的，那麼你談這些閒話，「論說世事經時」，也是犯戒，但是不是染污犯，就是犯這過失輕了一點，輕了一點，尤其是你年輕的時候，你自己不知道，年老的時候，你才知道，年輕的時候，這光陰空過了，就後悔了，後悔了。因為你年紀大了的時候，這個頭腦就有一點衰退了，這個腦力衰退，記憶力就差勁了，這個時候才知道，年輕的時候，學什麼他不忘，也很容易記得住隨時就能記得住，但是年老的時候不是，所以才知道年輕的時候，特別時間寶貴。「不犯者見他聚話，護彼意故須臾暫聽」，怎樣才不算犯戒呢？就是見到別的人，三個人、五個人、六個人，大家在一起談閒話，談閒話，你經過那裡，你若不聽一聽，那個人就會有誤會，對你有誤會了，所以你要「護彼意故」，就是避免他起誤會你，「須臾暫聽」，很短的時間聽一聽，大概「須臾」，大概可能有一刻鐘吧，可能是一刻鐘。你在《俱舍論》上來算，按照現在二十四小時是一晝夜，能算出這一「須臾」的時間的。這「須臾暫聽」，這時間不長，暫時聽他呢，那就不算犯。「若暫答他問未曾聞事」，若是別的人問你，未曾聞的事情，你回答他，或者是你問別的人未曾聞的事，時間短，那就不算。因為我們總是有一點對於希奇的事情，如果你若不明白呢，心裡面

老是念這個事，也是打開岔，不如就是解決了這個問題，好一點。所以也是可以問答，經過了一點時間也不算犯。

丁二十一、不受師教戒

若菩薩，欲求定心，嫌恨憍慢，不受師教，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病，若無力，若知彼人作顛倒說，若自多聞有力，若先已受法。

這是第二十一條：不受師教戒。「若菩薩，欲求定心」，這位菩薩他感覺到有这样的需要，需要修定，但是「嫌恨憍慢，不受師教」，但是他對他師長有恨，瞧不起，這個「憍慢」就是瞧不起師長，不願到師長那裡去請法、請教，就是師長來教導，也不接受，「不受師教」。「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

「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若懶惰懈怠」，就是不到師長那裡去請法，那也犯，但是不是染污，因為沒有嫌恨心，沒有憍慢心，就不算犯，不算是染污犯。「不犯者，若病若無力」，說是怎麼樣才能算是不犯呢？說是你想要修定，沒有向師長去請求開示，什麼原因呢？或者你有病，或者你這時候沒有氣力。「若知彼人作顛倒說」，或者你知道那個人，他說的不對，他講的這個禪定的事情，講錯了。那你就向他請教，那也不算犯。「若自多聞有力」，若是你自己博學多聞，明白這禪的事，「有力」，有智慧力，能明白禪是怎麼回事，怎麼樣修，什麼叫做欲界定？什麼叫做九心住？什麼叫做未到地定？什麼叫做四禪八定？他都能明白，那你不去向師長請教，也不算犯。「若先已受法」，這和前面意思一樣，說是你過去已經收接受了他的教導，你明白怎樣修學禪定，那也不算犯，不請教，是不算犯的。

這個禪定的事，修禪定這件事，如果是修禪定，你若願意修禪定，我認為還是要多讀書，多讀古人介紹這個禪定的事情，你要讀。一般的只是說到，最多只是把修禪的方法告訴你，怎麼樣修止觀，但是多數沒有說到位次：由外凡，到內凡，到見道，到修道，多數沒有說到這裡，那這件事你非要讀書不可。天台智者大師的《摩訶止觀》有講，講的很詳細，這個《瑜伽師地論》裡面也說的很詳細，所以非要讀書不可。說是你若是拜一個大菩薩做師長，或者是一個大阿羅漢做師父，那沒有關係，因為你隨時可以請教，因為那樣的人為你做師長，你太幸運了，因為他隨時知道怎麼教導你。但是這個時候，誰是大菩薩？誰是大阿羅漢？所以自己要多努力多學習才可以。

這個我感覺到，雖然我們這時候是末法時代，我也感覺到也有很多人願意學禪，從打禪七看出。我也主持過很多的禪七了，好多人願意修禪。願意修禪，我感覺到有一個遺憾的地方，

在家的女居士或者比丘尼，多數是比較相應，而比丘多數差勁。在你打禪七時，來參加的比丘，都是在那兒打瞌睡，而這個比丘尼，或者女居士，你開靜了，她還不放腿子，還繼續在那裡坐，而比丘很少有這種情形，你看這事情怪不怪？而在家的女居士反倒是有這種情形，比丘尼也有這種情形。而這個男眾，我們這裡都是男眾，男眾就是太慚愧了，也許你們各位同學是例外，這是有這種事情。

這個我現在還想多再說幾句，我們學習經論裡面，開示我們修禪的方法，我們要有點耐心，我們多多的學習，然後自己按照修禪的方法去學，都有可能出毛病你搞錯了，就會出毛病。如果完全不去學習經論，我就坐在那裡：「念佛是誰？」這樣能行嗎？我感覺到容易有問題。若是你已經學了很多的經論，你知道怎麼參禪，你用這個：「念佛是誰？」可以，那不同，那是不一樣的，所以多多的學習經論，在我們今天的佛教的情形，你若想修行，非要這樣做不可，因為你很難找到善知識的，那樣的善知識，你很難找到的，你非要自己努力準備好不可。

丁二十二、隨五蓋心戒

若菩薩，起五蓋心，不開覺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為斷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說。

這是第二十二：隨五蓋心戒。「若菩薩」，他這個時候，願意多靜坐，常常靜坐。「起五蓋心」，靜坐的時候，這五種障礙現出來了，這五種障礙當然都是你的心，「起五蓋心」。「五蓋」就是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悔蓋、和疑，疑惑也是蓋。「蓋」就是障礙的意思，障礙你修止觀，止也修不來，觀也修不來，這是障礙。「不開覺者」，你不想辦法，這個「開」，就是破除去這五蓋，你不想辦法破除去這五蓋。你把五蓋破除去，你智慧就來了，說「不開覺」，貪欲心來了，就障礙你的心裡，這上面說貪欲、瞋恚，是在你靜坐的時候，靜坐的時候，心裡面就是想這個色聲香味觸欲的事情，這叫做貪欲蓋。瞋恚蓋呢，就是在靜坐的時候，你應該修止觀，但不，想以前和誰不對勁了，這個忿怒的事情，叫做瞋恚。這個睡眠就是你一坐在那裡，就是要睡覺，那麼這是睡眠。四是掉悔，這個掉悔裡面也有貪欲的意思，就是想以前如意的事情，叫做掉舉。這個悔呢，就是自己還後悔，哎呀！我這光陰空過了，沒有修好，叫後悔，就是掉悔。你若是一直地後悔，也障礙你修止觀。第五個是疑惑，這樣修行是能行嗎？能得聖道嗎？就是對經論裡面，佛菩薩的開示，沒有信心，就疑惑。如果疑惑自己：我能行嗎？就是這些疑惑。這是說「蓋」。

「不開覺者」，你不想辦法破除去這個蓋，「是名為犯眾多犯」，那就是犯戒了，「是犯染污起」，因為這個「蓋」就是不清淨，你不想辦法破除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誤會。「不犯者，

為斷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說」，那就是想辦法破除，那麼你心裡面，老是想這個欲的事情，那應該修不淨觀，修苦空無常無我觀，也是可以。如果是瞋心很大，那應該修慈悲觀也可以，修這個緣起自性空，修這個觀也是可以，修無我觀，也是可以。若是睡眠蓋，剛才說，你可以由飲食這一面，可以把它調整過來。第四個掉悔，你老是掉，老是散亂，那麼修數息觀也是可以。這個悔，做錯了事情，心裡面一直的後悔，反倒是空過光陰，不能修行，那就是不要後悔，懺悔就是了。第五個是疑惑，不要疑惑，佛菩薩是真實語，是真實可以得聖道的，對於自己也不要輕視自己，你過去種了什麼善根？你不知道，所以也不要輕視自己。所以應該想辦法對治。「為斷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說」，這和前面一樣，就是一時的還不能夠破除去，還是有蓋，這時候不算犯戒。

丁二十三、取世禪戒

若菩薩，見味禪以為功德，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為斷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說。

「見味禪以為功德者」，這個「味禪」，也就是四禪八定，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非想處定。這個「味」這個字，是什麼呢？就是愛著的意思，你因為得到這個禪的時候，那是特別殊勝的境界，和沒有得禪定完全不同。這個愛著這個禪，你認為得到這種禪，是一種殊勝的功德，那就是著了。這個「味禪」，所有用功修行的人，你最初修禪的時候，當然是個凡夫，凡夫你若修成功了，得了禪定，你只是把欲界的欲停止了，沒有欲。但是得到禪以後，就是色界禪，無色界的定，你對它有愛著，這還是個煩惱的境界，所以這個「味禪」是世間禪。這個禪分三種，在《俱舍論》上分三種：一個是味禪，一個是淨禪，一個是出世間無漏的禪。這個「味禪」，你就是愛著它，你得到假設是初禪，得到了初禪的時候，那應該是屬於淨禪。得到初禪，這個初禪現前的時候，你愛著心還沒有起來，這個時候，叫做淨禪。但是前一剎那，你的愛著心還沒有起來，後一剎那你起來了，這時候叫做味禪。這無漏禪就是得到禪定，得到四禪八定以後，在禪定裡面修四念處，破除去這些愛著心，破除去這個我見，破除這個無明，成功了，那就是出世間的無漏禪，那是聖人了。

現在這裡說：「見味禪以為功德」者，那是這位菩薩對佛法學的還有點問題，當然世間的味禪也是功德，不能說不是功德，但是它並不是我們所希求的那個無漏的功德。那麼這位菩薩呢，認為這是功德，如果就停在這裡了，「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為斷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說」，你認為你愛著這個禪，你有愛著心的話，現在知道不對，反省了自己，知道不對了，你就在禪裡面修四念處，來斷這個愛著心，「為斷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說」，這樣

子就不算犯，

丁二十四、毀聲聞法戒

若菩薩，如是見，如是說，言：「菩薩不應聽聲聞經法，不應受，不應學。菩薩何用聲聞法為？」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何以故？菩薩尚聽外道異論，況復佛語。不犯者：專學菩薩藏，未能周及。

這第二十四條：毀聲聞法戒，這也是不對的。「若菩薩，如是見」，他有這樣的見地，依據他的見地，發出來這樣的言論，什麼言論呢？「菩薩不應聽聲聞經法」，發了無上菩提心，要廣度眾生的菩薩，不應該去學習小乘佛法，是這樣意思。「不應受不應學」，你不應該受持小乘經論的文句，不應該學習文句裡面的義，這樣子。「菩薩何用聲聞法為？」菩薩發大悲心，廣度眾生，那用聲聞法做什麼呢？聲聞法只能自利，而不度眾生的，「是名為犯」，是菩薩若有這樣的見地，那他就是犯戒了。「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你對於小乘佛法也是聖道，能得聖道，能令你轉凡成聖的，不可以輕視的，所以你若這樣說，就是犯戒了，是染污心生起的罪過。「何以故？菩薩尚聽外道異論，況復佛語。不犯者：專學菩薩藏，未能周及」，這個地方應該是這樣意思，他認為小乘佛法是小乘佛教的學者所學習的，發大乘菩提心的人不要學，是這樣意思，是這麼意思。「何以故？」為什麼若有這樣的見地是犯戒了呢？「菩薩尚聽外道異論」，這個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他若是廣度眾生，非要得到世間、出世間的智慧，你都要有，要得一切種智才可以，這樣子呢，所以菩薩還有需要聽外道的異論，不同於佛法的這種道理。「況復佛語」，何況小乘佛法是佛說的話，怎麼可以不學習呢？「不犯者專學菩薩藏」，怎麼樣才算不犯呢？說我不學小乘佛法，但是也沒有犯戒，那是什麼情形呢？「專學菩薩藏」，這位初發菩提人，他現在專心地學習大乘佛法，沒有來得及去學習小乘佛法，這個「周」者至也，就是還沒有時間，還沒有學到小乘佛法，這個時候不算犯，就是你發了無上菩提，你當然要學習大乘佛法，小乘佛法也要學，但是現在時間還來不及，這樣子不算犯戒。

丁二十五、背大向小戒

若菩薩，於菩薩藏不作方便，棄捨不學，一向修習聲聞經法，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非染污起。

這是第二十五條：背大向小戒。「若菩薩，於菩薩藏不作方便」，就是不肯努力地去學習大乘佛法，「棄捨」，把大乘佛法棄捨了，不學習。「一向修習聲聞經法」，就是完全地去學習聲聞乘的經律論，這樣子呢，「是名為犯」，那這就是犯戒了，犯了這背大向小這條戒。「是犯非

染污起」，但是這樣子不是染污起。看玄奘法師翻的那個菩薩戒，也是這樣子，也是非染污起，也是這樣意思。但是湯薊銘翻譯的宗喀巴大師的那個菩薩戒，那上面說：是染違犯，就和這不同。那麼這裡曇無讖翻的和玄奘法師翻的一樣都是非染違犯，都是非染污起。這上面的意思，你若是一個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你沒有學大乘佛法，專心地去學習小乘佛法，也是犯，但是輕垢罪，不是重垢，有這個意味。若是(你完全不學習大乘佛法)你主張不要學習小乘，只是學習大乘，那就是重垢罪，這樣意思呢，大乘是非要學不可，小乘也要學，有先後的不同，這樣不算犯戒。大乘佛法若是不學呢，你若只學習小乘佛法，也是犯，但是輕微。這個地方，這條戒是這樣意思。這樣意思，學習小乘還是好，還是可以，這個意思。我們現在還有幾分鐘，你們還有什麼問題嗎？

丁二十六、不習學佛戒

若菩薩，於佛所說，棄捨不學，反習外道邪論、世俗經典，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若上聰明，能速受學；若久學不忘；若思惟知義；若於佛法具足觀察，得不動智；若於日日常以二分受學佛經，一分外典；是名不犯。如是菩薩善於世典、外道邪論，愛樂不捨，不作毒想，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

「若菩薩，於佛所說，棄捨不學，反習外道邪論、世俗經典，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這是第二十六條，不習學佛戒。第二十四條毀聲聞法戒，第二十五條是背大向小戒，現在第二十六條不習學佛戒。「若菩薩，於佛所說」，發了無上菩提心，受了菩薩戒，這樣的人對於佛所說的法，應該是包括了大乘佛法、小乘佛法在內，「棄捨不學」，把佛法都丟棄了，不學習。「反習外道邪論」，這外道邪論是不應該學的，但是相反的倒願意去學習，外道的思想是不符合緣起的道理，所以叫做邪。「世俗經典」，這就不是外道的書，世間一般的書，「世俗經典」，「是名為犯眾多犯」，這位菩薩要是這樣子，他就是犯了這條戒了。「是犯染污起。」這個人思想有問題，是犯染污起。「不犯者若上聰明」，如果不犯這條戒呢？是怎麼情形呢？「若上聰明」，這個人他的聰明、他的智慧超過一般人。「能速受學，若久學不忘」，這個人他是特別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相貌是什麼樣子？「能速受學」，就是他對佛說的法能很迅速的就能學習好了，他能夠通達無礙。「若久學不忘」，或者說，這位有智慧的人，他學習的佛法，經過很久，他所學的都不忘。記憶力還特別強，的確是一個有大智慧的人。「若思惟知義」，這個有智慧的人，他對於所學的佛法，他能夠專精思惟，能通達其意，「若思惟知義」。「若於佛法具足觀察得不動智」，若是這位菩薩，他對於佛法已經具足的觀察了，就是很圓滿的觀察法和義，他有很好的成就。什麼成就呢？得不動的智慧，這個不動的智慧，就是成就了佛法的正知正見，

世俗的經典外道的邪論，不能動搖他對佛法的信仰、佛法的智慧不能動搖。這個人對於佛法的學習，達到了這個程度，那麼這個人他可以去讀一讀外道的邪論、世俗經典，這樣就不算犯，但是要怎麼樣學習外論、世俗經典呢？「若於日日常以二分受學佛經」，他若每一天，能用二分的時間，這個時間是你精神特別好的時間，去受學佛經，還是要繼續學習佛法的，「一分外典」，拿出來一少分的時間，這一少分的時間是劣時，就是你精神不是那麼好，不是那麼旺盛的時候，去學習外典，「是名不犯」，要是這樣的話呢，就沒有違犯這條戒。「如是菩薩善於世典、外道邪論」，這位菩薩在這一條戒上，雖然是許可了，同意他拿出來一少分的時間，學習外道的邪論、世俗的經典，但是他善於世典外道邪論，可是他要是對於世俗的經典和外道的邪論很善巧、很通達，通達的結果怎麼樣呢？「愛樂不捨」，對於外道的經書特別有歡喜心，「愛樂不捨」。「不作毒想」，不知道外道的邪論、世俗的經典，那裡面都是毒，都是增長人的邪知邪見，增長你的貪心，增長你的瞋心，增長你的愚痴心的，所以都是毒，你不作毒想，認為很好。很多年前在佛教界一位很有名氣的人，他出版一分雜誌，他自己前面說了幾句話，他說佛法是很好，但是道教是更好。你看他是以佛教徒的名義，常常是講經說法的，我們佛教徒裡面也有些人跟他學，而這個人自己的思想就是這樣子，在他的思想裡面，佛教是第二，道教是第一，這正好是這個思意。「愛樂不捨，不作毒想，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這樣子的話，這還是犯戒了，還是染污心犯戒了，這個人有一點愚痴，他就是有一點邪知邪見了。

丁二十七、不信深法戒

若菩薩，聞菩薩法藏甚深義，真實義，諸佛菩薩無量神力，誹謗不受，言：「非利益，非如來說，是亦不能安樂眾生。」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或自心不正思惟故謗，或隨順他故謗。是菩薩，聞第一甚深義，不生解心。是菩薩，應起信心，不諂曲心，作是學：「我本不是、盲無慧目；如來慧眼，如是隨順說：如來有餘說，云何起謗？是菩薩，自處無知處。如是如來現知見法，正觀，正向，不犯，非不解謗。」

「若菩薩，聞菩薩法藏甚深義，真實義，諸佛菩薩無量神力，誹謗不受」，這是第二十七條戒，不信深法戒。「若菩薩，聞菩薩法藏甚深義」，這位菩薩他聽聞，實在也是學習，學習菩薩法藏的大乘佛法，甚深的義。「真實義」，這個甚深義，當然應該說是法性，諸法如，「如來者諸法如義」，這甚深義。真實義也就是讚歎這個甚深義，或者說甚深義是教法，真實義就是証法，教証二法。「諸佛菩薩無量神力」，前面這二句甚深義、真實義是教意，諸佛菩薩無量神力是第二種事，就是說菩薩的不可思議的神通力量，藕益大師舉一個例呢，「於一毫端現寶王

剎，坐微塵裡轉大法輪。」那麼這就是不可思議的神力。「誹謗不受」，這位菩薩聽見了這樣的神通力，這樣的甚深義、真實義，他就誹謗，他不接受，怎麼樣誹謗法呢？「言非利益」，這樣的甚深義、真實義、諸佛菩薩無量神力，對於眾生沒有利益，眾生不會因此而能夠轉迷成悟，也不會斷惡修善，也不會能得聖道的。「非如來說」，這也不是佛說的，那麼就是其他的人說的了。「是亦不能安樂眾生」，這些甚深義、真實義、諸佛菩薩無量神力，不能對眾生有所安樂，不會得好的果報的，這是他誹謗的言詞，這樣誹謗，「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或自心不正思惟故謗，或隨順他故謗。」這是說他誹謗佛法究竟從那裡來的呢？或者是他自己自心思惟，他自己在那裡不如理作意，就忽然間有這樣的邪知見。或者隨順那個邪知邪見的人，來謗毀佛法。不管是怎麼樣，這樣謗毀就是犯戒了。「是菩薩聞第一甚深義」，這個第一就是殊勝的意思，這個甚深義「不生解心。」，這下邊就是開示這位誹謗佛法的菩薩，是菩薩聽聞佛法裡邊殊勝的第一義諦，他不能夠明白，不生解心，他心裡面不能明白這個道理，那應該怎麼辦呢？「是菩薩應起信心」，這個菩薩，雖然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應該於此甚深義，應該勉強自己發起信心，應該這樣子。「不諂曲心」，諂曲就是虛偽，要發誠實心，「作是學」，應該這樣子去學習，怎麼樣學習呢？就是下面，「我本不是盲無慧目」，他應該這樣子責備自己，我本不是，我根本是搞錯了，不是就是錯誤的意思，盲無慧目，我是個生死凡夫，沒有智慧，我雖然是有眼睛等於是盲，就是沒有智慧，智慧才是眼睛，我沒有智慧就等於是就是盲了。「如來慧眼，如是隨順說」，本師釋迦牟尼佛他有大智慧的眼睛，他所見所說的法是正確，沒有錯誤的。「如是隨順說」，如是就是指佛所說的法，我應該隨順、信受、學習，隨順佛所說的。「如來有餘說」，佛陀說法，我是個特別笨的人愚痴人，有餘就是佛陀為其他有智慧的人說的甚深妙法，「云何起謗」，我這個笨人，怎麼可以隨便謗毀呢？「是菩薩自處無知處」，這個菩薩他若能這樣子，自己把自己放在無知的地位上面去，所以我不明白這個道理，是我的愚痴。「如是如來現知見法」，如是就是前面的甚深義、真實義、和佛的無量神力，這是現知見法，是佛陀一切種智所現知，佛眼所見的一種高深的境界，「正觀，正向」，我應該正觀，正念去觀察他，我應該正信的去趣向，我不要謗毀，應該這樣子，要是你能夠這樣自處無知處，不犯，這樣子就沒有犯這條戒。「非不解謗」，我雖然是不解，但是我不謗毀，這樣子就是沒有犯這條戒。這一條戒，我是看玄奘法師他翻的菩薩戒的那一條，按照那個意來解釋。藕益大師有個解釋和我剛才的解釋不一樣。

丁二十八、歎已毀他戒

若菩薩。貪、恚心，自歎己德，毀訾他人，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

者：若輕毀外道，稱揚佛法；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又不犯者：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

「若菩薩，以貪、恚心，自歎己德，毀訾他人，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這是第二十八條，歎己毀他戒。「若菩薩，以貪、恚心」，心裡面有所貪求，心裡面有所不高興的事情，也有貪心也有忿怒，有這二種心所，表現於外的相貌是什麼呢？「自歎己德」，自己讚歎自己的功德，當然這是貪心，希求名聞利養的意思。「毀訾他人」，就是恚心，就是毀謗別的人，說別的人種種的事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因為有貪心有恚心，就是不清淨心犯這條戒。「不犯者：若輕毀外道，稱揚佛法」，怎麼樣算是不犯這條戒呢？「若輕毀外道」，輕視、呵斥外道的錯誤，稱揚佛的正法，這樣子就是摧伏外道邪論，住持如來的聖教，是這樣的用心，那就不算犯，讚揚佛法的功德，毀訾外道的過失，這樣不算犯這一條戒。「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要是以自歎己德，毀訾他人的方便，令對方得調伏，就是出不善處安立善處，從不善的地方出來，能作種種的善法，對那個人有這樣的利益，如前面說，就這樣說的。「又不犯者令不信者信，信者增廣」又有不同的情形，也沒有犯這條戒，就是你自歎己德、毀訾他人，不是貪恚心發動的，你是用清淨心，用清淨心的結果，令不相信佛法的人能相信佛法，已經相信佛法的人，善根更能廣大，更能增長，那這樣子也不算犯這一條戒。

丁二十九、憍慢不聽法戒

若菩薩，聞說法處，若決定論處，以憍慢心、瞋恨心，不往聽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不解，若病，若無力，若彼顛倒說法，若護說者心；若數數聞，已受持，已知義；若多聞，若聞持，若如說行；若修禪定不欲暫廢，若鈍根，難悟、難受、難持；不往者，皆不犯。

「若菩薩，聞說法處，若決定論處，以憍慢心、瞋恨心，不往聽者，是名為犯眾多犯」，這是第二十九條，憍慢不聽法戒。若這位菩薩，在聞說正法的地方，在這個地方。耳聞正法，若決定論的地方，就是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有所猶豫、有所懷疑的這些問題，大家討論加以決定，決定論處。「以憍慢心、瞋恨心不往聽者」，這位菩薩應該去參加這個集會，但是他沒有去，沒有去他是什麼原因呢？，憍慢、瞋恨，這樣的心情沒有去聽法，「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若是有這位菩薩，他心裡沒有憍慢心，也沒有瞋恨心，祇是懶惰懈怠，沒有去聞法也是犯，但是不是染污犯，犯的輕微，「不犯者：」，這下面說出來怎麼樣情形算是沒有犯這條戒呢？「若不解」，這個不解，在玄奘法師翻的這個菩薩戒上，是「若不覺知」，和這個「解」也可以做同樣的解釋，就是他不知道有這樣的集會，不知道有地

方說法決定論，不知道這件事，那當然他不去參加，那不算犯戒。「若病、若無力」，若是這個菩薩這個時候有重病，若無力，身體沒有力量去，那也不算犯，若病、若無力，那就知道有這樣的集會，但是因為有病，不能去，沒有氣力，不能去。「若彼顛倒說法」，那個說法的地方或是決定論的集會，他們是顛倒的，都是說錯了，那你不參加，也不算犯。「若護說者心」，若為護念彼說法的人，說法的心念，沒有去聽，你去聽他不高興，那你不參加也可以，也不算犯。「若數數聞」，要是說的佛法，他經已數數的聽聞，不祇一次的學習過這種佛法。「已受持已知義」，這位菩薩他經已受持所說法的文句，已知文句裡的義，那當然可以不去。「若多聞若聞持」，這位菩薩對那個所說的法、決定論，並不怎麼特別熟悉，但是這位菩薩博學多聞，他有這個智慧他也是明白的，那不去也不算犯。「若聞持，若如說行」，「若聞持」就表示他是博學多聞，而且能受持不忘，那麼不去也可以。「若如說行」，他這個時候正在如這個法門正在修行的時候，那他也可以不去。「若修禪定不欲暫廢」，前面「如說行」，應該說是修止觀，「若修禪定」，祇是修禪定，他不要暫時的停止，那麼修禪定應該相續不斷的修，才是容易成就的，所以這樣不去，也是可以。「若鈍根，難悟、難受、難持；不往者，皆不犯。」，若是這位菩薩自己反省自己，是個鈍根，對於佛法，不容易明白，到那裡去也聽不懂，難受、難持，難以領受在心，也難以受持不忘，這樣情形上面這麼多的原因，你若不去，不參加這個法會，不往聽者皆不犯。

丁三十、輕毀法師戒

若菩薩，輕說法者，不生恭敬，嗤笑、毀訾，但著文字，不依實義，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

「若菩薩，輕說法者，不生恭敬，嗤笑、毀訾，但著文字，不依實義，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這是第三十條，輕毀法師戒。若是這位菩薩，「輕說法者」，輕視說法的人，「不生恭敬」，對這個說法的人不生恭敬心，「嗤笑、毀訾」，就是譏笑這個說法的人，而說這個說法的人很多壞話，怎麼說呢？他說什麼話呢？「但著文字，不依實義」，是說聽法的菩薩的過失，前邊是聽法者輕視說法者，不生恭敬嗤笑毀訾，這個聽法的菩薩，他是怎麼回事情呢？「但著文字，不依實義」，聽法的菩薩，他的思想就是執著文字，愛著文字，就是你說法的語言要特別的美妙，就是言句要美妙，言句裡邊所表達的意義，他不在乎，他不注意這件事，藕益大師在這裡說的很圓滿，有的人說法，文義都是美妙的，用的語言文字很好很莊嚴，所說的道理也非常的微妙，這是一種。第二種呢，就是所宣揚的道理是很微妙，是很深妙，用的文句很粗陋、不美妙，也有這樣的人。也有言句很好很莊嚴，但是所表達的義很膚淺，有這麼三種不同。第四種就不說了。現在聽法的這位菩薩，他的意思就是執著文句，你用的言句要非常的

文雅，他注意這件事，他不注意表達的意義，他不注意這件事。那麼應該怎麼樣呢？藕益大師說聽法的人「但當依義，不當依文」，祇要尊重他所宣揚的道理，這個地方他宣揚的深妙，就滿足了，他說的語言好不好，不要緊，應該是這樣子。而現在這位菩薩不生恭敬，嗤笑、毀訾，他的心情是什麼樣呢？他就是因為這個法師語言很拙、很醜陋，他就嗤笑、毀訾不生恭敬，若這樣的話，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

丁三十一、不同事戒

若菩薩，住律儀戒，見眾生所作，以瞋恨心，不與同事，所謂：思量諸事，若行路，若如法興利，若田業，若牧牛，若和諍，若吉會，若福業。不與同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病，若無力，若彼自能辦，若彼自有多伴，若彼所作事非法，非義；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若先許他，若彼有怨，若自修善業不欲暫廢，若性闇鈍，若護多人意，若護僧制；不與同者，皆不犯。

「若菩薩，住律儀戒，見眾生所作，以瞋恨心，不與同事。」這是第三十一條，不同事戒。菩薩用四攝法度化眾生，四攝法是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現在這裡正是同事攝，看這個同事是什麼意思呢？「若菩薩，住律儀戒」，若這個發菩提心的菩薩，他安住在菩薩的律儀戒裡，守護這個律儀戒，「見眾生所作，以瞋恨心不與同事。」他看見眾生所做的事情，做的事情應該是合法的，沒有過失是有功德的事情。而這個菩薩以瞋恨心，不高興這個人，「不與同事」，就是不去為做助伴，不去幫助他成就這件事，那就是犯戒。這下面說同事的相貌，怎麼叫做同事呢？「所謂思量諸事」，思量諸事，就是我們現在說個白話，就是策劃，這件事應該怎麼辦，作個計劃，那麼你這個菩薩應該幫助他，策劃這件事，他想要做一件有功德的事情，對於佛法對於眾生都有大利益的事情，這個事情要做詳細的策劃才可以，菩薩應該去同他合作，幫助他成就這件事，這叫思量諸事。「若行路」，行路就是有事情要到遠的地方去，這條道路不容易過，也是有種種的困難，那麼菩薩應該幫助他，解決這個困難。「若如法興利」，如法就是沒有過失有功德，他能夠發動出世間的利益，或者世間的義利，做這個事情，究竟是什麼事情呢？「若田業，若牧牛」，田業就是耕田就是農業，從農業這個地方去取得很多的財富，「若牧牛」，或者是牧放很多的牛，從這裡去得到很多的財富，或者是做其他的工商業的事情，或者是其他種種的工巧的事情，像建築這一類的事情，那麼這些沒有過失而有功德的事情，這位菩薩應該為他作助伴，就是所謂的同事，同他合作，幫助他成就這件事。「若和諍」，這是另外一種事情，就是人與人、或者團體與團體、或者是國家與國家，他們中間有糾紛，會有很多的

過失，菩薩應該主動的去為他們修好，解除他們的怨恨，使令彼此間建立良好的友誼，菩薩應該和諍。「若吉會」，就是吉祥的聚會，也就是修福業的事情，但是下面還有一個修福業，這在玄奘法師的菩薩戒上的意思呢，吉會就是定期的法會，定期的集會，若福業就是不定期的集會，這二種集會都是修福業。這個意思是這樣，前面思量諸事，就是策劃一些事情，也是去得到很多的財富，若如法興利，若田業、若牧牛，若種種的工巧事業，得到了很多的財富，得到了以後，不是集聚在那裡，就是集會福業，在這個地方修福，就把所集聚來的財富，要布施出去，布施社會上的貧苦的人，或者是供養三寶這些事情。「不與同者」，這位菩薩見眾生所做的這些如法的事情，以瞋恨心不與同事，不去幫助他做這件事，「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是懶惰懈怠不與同事，也是犯戒，但是不是染污犯，這是輕垢罪。「不犯者」，如果怎麼樣情形沒有犯這一條戒呢？「若病」，這個菩薩有病，當然不能和他同事。「若無力」，因病病得很重，或者是病剛好，身體還沒有力量，那也不能去同事。「若彼自能辦」，若是這位菩薩知道那個眾生不去幫助他，他也會能成辦這些事情，也能辦好，「若彼自有多伴」，若那個眾生他，本身有很多好朋友，有才華的人幫助他辦事，那不去幫助也可以。「若彼所作事，非法非義」，若那個眾生所做的所策劃的事情，不合乎法律，沒有道理，有罪過的事情，那當然就不用去同事。「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不去合作，以不合作的方便，令那個人能得調伏，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若先許他」，若是又有一種不同的情形呢，這位菩薩在這件事之前，同意到另一個眾生那裡去同事去了，那麼不能分身，那也不算犯。「若彼有怨」，若說是那個人，你幫助他，他不高興，那也就不去。「若自修善業不欲暫廢」，若是這位菩薩自己，正在修行一個殊勝功德的事情，不想要暫廢，那不去也可以。「若性闇鈍」，若是這位菩薩，他自己的心性沒有智慧，沒有這種知識，那當然也就不須要和他同事了。「若護多人意，若護僧制，不與同者，皆不犯。」

丁三十二、不看病戒

若菩薩，見羸病人，以瞋恨心，不往瞻視，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自病，若無力，若教有力隨順病者，若知彼人自有眷屬，若彼有力，自能經理；若病數數發，若長病，若修勝業不欲暫廢，若闇鈍，難悟、難受、難持，難緣中住；若先看他病。如病，窮苦亦爾。

「若菩薩，見羸病人，以瞋恨心，不往瞻視，是名為犯眾多犯，」，若是一位菩薩看見一個羸弱的病人，這是第三十二條不看病戒。就是有重病的人，以瞋恨心不往瞻視，不去照顧這個病人，「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犯」，若懶惰懈怠，沒有去照顧這個病人，

也是犯戒，但是不是染污犯。「不犯者：若自病」，這個菩薩自己有病就不能去照顧別的病人，「若無力」。若沒有氣力。「若教有力隨順病者」，若是這位菩薩自己不能去，請另外一個有力量的人，能隨順病者的意，去照顧病人，這位菩薩自己沒有去，那也不算犯。「若知彼人自有眷屬」，他有一些親愛的人會照顧，那你不去了也不算犯。「若彼有力，自能經理」，那個有病的人雖然有病，但是他還有力量自己能照顧自己，那你就不要去也可以。「若病數數發」，若是那個病人病好了以後又有病了，好了以後又有病了，這樣子菩薩很難去照顧他，「若病數數發」，就是常常有病，常常有病，他自己可以忍得住，他也能支持住，那你不去了也可以。「若長病」，那個人病的時間太久了，他也能自己照顧自己，那你不去了也可以。「若修勝業不欲暫廢」，若是菩薩自己打禪七，那你不去了也可以。「若闇鈍、難悟、難受、難持，難緣中住」，若是這位菩薩自己很笨很愚痴，「難悟」，他學習佛法不容易明白，「難受」，不容易領納在心，先把他領納在心，持就是不忘，不管是文是義，受之於心，然後能夠不忘失，不忘失叫持，他這個人闇鈍的關係，受也不容易，持也不容易，「難緣中住」，就是不容易在所緣境上攝心而住，他想要修禪定，想要在所緣境上安住其心，這件事他不容易做，不容易做也要做，那就沒有時間去照顧病人，這也不算犯。「若先看他病」，如果這位菩薩，在這件事之前答應看別的人的病，那麼你不看這個人的病，那也不算犯。「如病，窮苦亦爾」，病是這個樣子，說是有一個窮苦的眾生，他有很多的苦惱，和這條戒一樣。你以瞋恨心，你不去照顧這個窮人，是名為犯，是犯染污起，和這文是一樣。

丁三十三、不諫惡人戒

若菩薩，見眾生造今世後世惡業，以嫌恨心，不為正說，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若自無智，若無力，若使有力者說，若彼自有力，若彼自有善知識；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若為正說，於我憎恨；若出惡言，若顛倒受，若無愛敬，若復彼人性弊龍悞

「若菩薩，見眾生造今世後世惡業，以嫌恨心，不為正說，是名為犯眾多犯」，這是第三十三條，不見惡人戒。若菩薩，看見眾生造今世的惡業、造後世的惡業，今世的惡業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現在造惡業，現在得果報，這叫今世的惡業，若是你現在造的惡業，不是得現報，就是第二生才得果報得惡報，或是第三生以後才得果報，那就叫做後世的惡業，這是藕益大師一種解釋，藕益大師另外又有一種解釋，如果是這個眾生，造殺盜婬妄這些的惡業，那就叫做今世的惡業，這個眾生的心情，是希望來生能得到人間的富貴，或者我來生能生在天上去享天福，他的目的是這樣子，那麼怎麼樣才能滿足自己的願望呢？那麼他修布施、修持戒、修禪定，

這樣呢，就叫做後世惡業，這個解釋也很特別，藕益大師在這裡又說出個理由來，前面說能招現報的是今世惡業，能招生報後報的叫後世惡業，這個解釋是由於這個眾生不相信有善惡果報，他會造這種罪業，菩薩應該怎麼辦呢？應該為他正說世間的因果，世間的善惡因果的道理來開覺他、來轉化他。後邊說這個人修布施、修持戒、修禪定，願求人中天上的果報，這個地方，應該說是善業，但是這個地方說他是惡業，由於什麼理由這樣說呢？因為這個人將來得人天的福報，雖然使令你心情好一點，享受的好一點，但是你不知道人間天上都是苦空無常無我的，也不是個好事情，應該修學聖道，所以菩薩為他開示出世間的聖道，來覺悟他。「若菩薩見眾生，造今世後世惡業，以嫌恨心不為正說」，不為他宣說苦集滅道的道理，不為他宣說世間的善惡果報，不為他宣說出世間的因果的道理，「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

「不犯者：若自無智」，怎麼樣才不犯這條戒呢？若自己沒有智慧，這個菩薩沒有學習佛法，就不能夠為人宣說這樣的佛法了。「若無力」，自己若有病，沒有力量，也不能說。「若使有力者說」，這位菩薩自己沒有這種智慧力量，但是請別的有智慧力量的菩薩，為那個眾生宣說佛法，去覺悟他，這樣子也不算犯。「若彼自有力」，若彼那個造惡業的眾生，他自己有智慧，那他自己造惡業，他自己負責好了，菩薩不去度化他，也不算犯戒。「若彼自有善知識」，若彼那個眾生，他自己也有個善知識，通達佛法的，那個善知識也有責任去教導他去。「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就是菩薩以不去教導他為方便，去調伏那個人，叫他出不善處，安立善處，那也可以。「若為正說於我憎恨」，若是這位菩薩想為他宣說佛法，來糾正他的錯誤，但是我們會恨我，反倒也不會接受的。「若出惡言」，我為他宣說正法的時候，他不但不接受，反倒說出來很多的惡言，來毀辱我。「若顛倒受」，如果我為他宣說正法，他不能正面的接受佛法，反倒是歪曲了佛法的正義，變成了邪知邪見了，「顛受為」。「若無愛敬」，若是那個造惡業的眾生，他對我沒有愛敬之心，沒有恭敬心，我若為他說佛法，他也不能接受。「若復彼人性弊龍悞」，若是那個人性格很壞，他是一個很野蠻的，很暴惡的人，那是不可理喻，只好不說了，那樣子也不算犯戒。

丁三十四、不報恩戒

若菩薩，受他恩惠，以嫌恨心，不以答謝，若等、若增、酬報彼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作方便而無力，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若欲報恩而彼不受。

「若菩薩，受他恩惠，以嫌恨心，不以答謝，若等、若增、酬報彼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菩薩「受他恩惠」，受到別人的恩惠，別人以前對他有很多的幫助，恩這個

字，實在就是愛也。就是以前這個人對這個人很愛護，對他有很多很多的幫助，就是恩惠。「以嫌恨心不以答謝」，菩薩今天和以前不同了，他有很大的力量，他應該去酬謝那個人，但是他嫌恨，他對那個人反倒是很多很多的不滿意。「不以答謝」，他不去報他的恩德去，「若等、若增酬報彼者」，這個「不以」就是貫下來，他不平等的，以前受多少恩惠，現在也一樣的回答他，或者是增加多少，去報他的恩德。他不肯這樣做，「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作方便而無力」，怎麼樣才算是不犯呢？以前受過他很多的恩惠，現在我沒有嫌恨心，我想要去採取行動去報他的恩，但是沒有力量，那麼這也不算犯。「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我以前受過他的恩惠，但是他現在有問題，有什麼什麼過失，我以不報恩的方便令彼調伏，出不善處安立善處，這樣子也算不犯。「若欲報恩而彼不受」，他不接受我的報恩，那你不報恩也不算犯戒。

我昨天講了一個禪師的故事，現在我想再講一個報恩的故事，經上常有提到富樓那尊者的故事，富樓那尊者在《中阿含》有提到他，佛在世的時候，有一個大長者，名字叫法軍，這個長者有二個兒子，大兒子叫軍，第二個兒子叫勝軍，這個長者這時候有病了，有病了以後，就請醫生來看，醫生一看，這位長者是有很多財富，本來吃這個藥可以把他病治好了，但是不，到這時候給一些不同的藥延續下去，就是繼續給他吃藥，多賺他的錢，這時候這個長者有一個婢女照顧他的病，這個婢女很聰明，每一次醫生來為他看病開藥方，她就注意這個事情，久了呢，這個婢就明白了，就對這個長者說，從這以後不要叫這個醫生來，我有辦法給你治，這個病會治好，那個這個長就聽她的話了，這個婢女就用這樣的藥這樣的藥給他治，病就好了。這個長者說：你把我的病治好了，我應該怎麼酬謝你呢？這個婢女說：你讓我生一個兒，就是酬謝我了。那麼這個長者也就是這樣子滿她願了。那麼也就懷孕了，後來就生出一個兒來。這個兒的相貌非常的端正，非常的美，是個大福德人的樣子，漸漸長大了，是非常有智慧，很會做生意，他要是做一件事就能發財。但是因為他是婢女所生，他不能和二個哥哥並列，這個地位就是變成了奴隸的身份，但是還不能說不是長者的兒子，這樣子以後，這位長者又有病了，怎麼請醫生治也治不好，病就愈來愈重，對他的二個兒就有遺囑，說我要是死了以後，你們不可以分家，一定長期的在一起住，長者就這樣病重就死掉了。這二兄弟就想要到遠處去做生意，這二個哥哥都是有妻子的，那麼這個家怎麼辦呢？就委託富樓那，富樓那翻到中國話就是滿願，委託他來照顧家。對他也很信任的，那麼二個哥哥就走了，這個富樓那尼多羅尼子，他就是秉承二個哥哥的意思來照顧家，他是很有智慧，很會處理事情，但是有一天發生一件事，就是他二哥的孩子同他要東西吃，他這個時候身上沒有帶錢，就是沒有辦法滿他的願，回到家裡來，這個孩子就對他母親說，說是這個富樓那對大哥的兒，處處都能令他滿意，給他買這個東

西吃，給他買那樣東西吃，今天對我就是不給我東西吃，然後他的母親非常憤怒，等到這個哥哥回來了呢，也就對丈夫說這件事，這個勝軍也就憤怒，就向大哥說我們分家，大哥說不可以，我父親叫我們不要分家嘛，一次又一次的說，一次又一次的說，他大哥明白了，知道他是恨這個富樓那要傷害他，那麼就同意分家，那麼怎麼樣分法呢？這個勝軍就是這樣辦，所有的財富是一份，富樓那是一份，隨你選，你願意拿那一份就拿那一份，這個時候他的大哥軍明白這個意思，如果是他拿財富的話，富樓那就沒有命了，他祇好就帶領富樓那就走了，所有家裡的財富都給勝軍這個弟弟了，這樣出去了以後，到別的地方去住了，富樓那就對他的嫂嫂說，你有沒有錢給我多少，我出去看看有什麼機會能不能發財，他的大嫂就給他五個錢，他出去了以後，到街市上看一個人背著一捆柴，問他買這個柴要多少錢，他說要五個錢，他就給他五個錢，他就把這一捆柴拿回來了，這捆柴裡面有一根牛頭旃檀，是了了的寶貝，他就把這個牛頭旃檀分成十段，把它儲藏起來，這個時候國王的夫人有病了，醫生的處方非要用牛頭旃檀才能治這個病，怎麼也得不到這牛頭旃檀，就公佈出來，誰若能給我一兩的牛頭旃檀，我給他一千兩黃金，那麼富樓那就給他一段，他就得到一千兩黃金，就這樣子十段統統買去了，得了一萬兩黃金，所以這樣得了這麼多的黃金，就是買了房地產，也買了很多很多的樓房，這一下子財富又起來了，起來以後又有一件事，有很多的商人想要到海裡去採寶，有五百商人，聽說富樓那有智慧，大家勸他一同去採寶，那麼他就向哥哥要求這件事，哥哥就同意了，就一同去了，到了這個大海裡面去，到了寶島取了很多的寶，每一個人人都得到很多的寶，那麼就回來了，回來的這一天，看見有三個太陽，就感覺到奇怪，祇是一個太陽嘛，怎麼三個太陽呢？但是當時這些商人裡面有個導師，就問這個導師，導師說三個太陽，祇有一個太陽是真的，那二個太陽是魚的眼睛，你看見旁邊有像白山似的是魚的牙齒，你看那個黑洞的樣子是魚張嘴了，這時候流水流得很快，他說我們大家都沒有命了啊，現在這個魚張開嘴，我們就跑到魚的肚了裡去了，這個時候船裡面有人信佛，他說我們唸南無佛，佛有大神通、有大慈悲能救護我們，當然信佛的是唸佛，不信佛的也唸佛，就大家唸南無佛，原來這個魚前一生是佛教徒，破戒了，變成魚了，聽見南無佛就把嘴閉上了，這個災難就過去了。那麼大家都回到家去，富樓那帶了很多的財寶，很多的黃金，就奉獻給他哥哥，就對他哥哥說：現在我們家的財富，不但今生用不完，七世都用不完。但是現在我想要去出家，我想要到佛陀那去出家。這個哥哥說：你要出家也可以，但是你年輕，再過幾年再去。富樓那說：人命無常，我們在海裡面，很危險被大魚吃了，唸南無佛這才能避過去這個災難，我現在就要去了。那麼他哥哥也就同意了。富樓那同那五百商人都到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見佛，就都出家了。佛為這五百人說法，那五百人都做了比丘了，也很快的得到阿羅漢果，但是富樓那呢，很辛苦的修行四念處，才得了須陀洹，二果三果四果都沒

得。但是他這個時候對佛要求，我要回我的祖國去，到那去安居，佛說：你的祖國是放鉢鉢國在西印度，放鉢國的人特別惡，你到那裡去人家毀辱你怎麼辦？毀辱不要緊，還沒有傷害我。說是：他若傷害你呢？說是：他還沒有殺死我，我還是很感謝他。說是：他若殺害你呢？殺害你，我就死了，本來非死不可嘛。佛就讚歎他，說你要是能這樣子，你是有資格可以到那邊去了，那麼富樓那就到那邊去，到那邊去，他就托鉢乞食到一個大長者家乞食，這個長者一看到他就罵他毀辱他，那麼他就到別的地方去了，那個長者注意他，他的臉色不變，毀辱他，他不變，等到第二天，富樓羅又到這個長者家來乞食，這個長者一看見他就打他，不但說出來一些毀辱的話，現在又打他，但是他顏色不變，還是正常的態度，這個長者感覺，這個人不是平常人，反倒歡喜的供養，在《中阿含經》說，他在那裡度化了五百個大長者，建立了五百個僧坊，所以他在那裡也用功的修行四念處，得阿羅漢。得了阿羅漢以後，又回到舍衛國，到佛這裡。

這個時候說他的哥哥軍，他的哥哥這個時候有很多財富了，一有錢的時候，名氣也就出來了，很多的商人要到大海裡去採寶就會通他哥哥，他哥哥也就去了，很難知足的嘛，到了大海去採寶，他就是採的是牛頭旃檀，坐著船回來的時候龍王不高興，這個牛頭旃檀他捨不得，就抓住這個船，船就不能動了，這個時候大家看到這個龍都害怕了，那麼他哥哥就唸富樓那，南無富樓那，南無富那樓，富那樓是大阿羅漢是有大神通的阿羅漢，他正好這時候是入了禪定，天耳遙聞，所以他就變成個金翅鳥，屈身臂頃就到了來，這個龍一看見金翅鳥來，龍就跑了，那麼這個時候又回到家裡來，富樓尊者勸他哥哥供佛，請佛來供養，他哥哥就用牛頭旃檀造一個小房，來供養佛。這一段裡面說很多事，我們就簡單的說，那麼他哥哥就問他，怎麼樣請佛呢？他說這樣，就是拿著香，預備水，他就拿著香，富樓尊者同他哥哥跪在那裡向佛說：弟子某某請佛慈悲，光臨到我們這個地方來教化我們。拿著香這麼祈禱，這個香煙就跑到舍衛國，就在佛的頭上面結一個蓋，然後水就從虛空中飛到佛前，為佛洗足，這個時候阿難尊者說：是怎麼會有這個現象呢？佛說：富樓那在放鉢國同他哥哥要請我們到他那去，命令阿難尊者對大眾僧宣布受籌，有神通的抓籌，沒有神通的不要抓籌，明天到放鉢國去應供。那麼第二天，這些比丘都是乘著神通到放鉢國，其中有一件事，舍利弗尊者變化出來，有一千頭的獅子，這個獅子頭都向外，舍利弗尊者又變化一個大蓮花，在這個獅子身上面，在那座著，這樣顯神通飛到放鉢國去，目犍連尊者變化出來千頭的象，頭都向外中間是一個寶座，目犍連就坐在座上，就飛到放鉢國去。這件事印順法師還是特別提到這件事，那是有意思，因為文殊菩薩是乘獅子，普賢菩薩是乘象，他有這樣比對的意思。佛陀最後放大光明也來到這裡來，因為放大光明天地震動，那個國家有很多、很多的人也都到他哥哥家，這裡集會，佛受這位軍的供養之後，然後說法很多人得到初果、得到二果、得到三果、得到四果阿羅漢的。也有發無上菩提心的。

這時候阿難尊者就問佛：富樓那是怎麼的一個因緣呢？最初是一個奴，婢女所生子，地位不是那麼高，但是他有這麼大的智慧能得聖道，什麼因緣呢？佛說：在迦葉佛的時候，可能迦葉佛已經滅度後，有一個大長者造一個廟，供養很多出家人，在那裡修行，這個大長者後來有個兒，也出家了做比丘，修學聖道，但是這個大長者死掉以後呢，就沒有人護持這個廟，裡面的出家人逐漸逐漸的都走了，這個廟就空在那裡，就荒廢了，後來長者的兒又回到這裡來，一看我父親修這個廟現在都荒廢了敗壞了，他就各處化緣把這個廟又重新修好，又請了很多比丘在這裡用功修行，有一天，打掃清潔的工作是一個阿羅漢，在掃這個院子，很多的垃圾掃在一起，沒有把垃圾丟棄了，這個阿羅漢就走了，風一來，就把垃圾又吹得滿處都是，這個廟做住持的就是那個長者兒，他就對這個阿羅漢說，你這個人做事情如奴相似。就是謗毀、毀罵阿羅漢是如奴，所以他死掉以後，五百世做人家的奴，最後一生就是富樓那。所以他因為做奴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他這個人做生意，總是容易發財，他要是計劃一件事，總是很成功的，就是因為他修這個廟同很多人化緣，修廟供養大眾僧修行，修的福，他那個時候也修行過四念處，所以是也修過福也修了慧，所以現在出家修行也得聖道了。這個故事講完了。這個故事出在《賢愚因緣經》，《賢愚因緣經》祇是說他在放鉢國很能忍辱，後來在那裡得了聖道。又回到舍衛國來見佛，在這裡住，沒有說度化了五百個長者，修五百個僧伽藍，這個話是在《中阿含經》說的，這件事很不簡單，度化了五百個長者，修了五百個廟，這個事情可不得了。

所以我們想啊，如果《梵網經》是中國人寫的，那個人一定是看見了這個經，看見了這個地持戒本，曇無讖翻譯這個《地持戒本》，是先玄奘法師的，玄奘法師是唐朝嘛，他那是南北朝的時候嘛，所以在先哪，所以你現在一直地說《梵網經》是假的，但是《梵網經》的出現它是有原因的，其它的沒有什麼嚴重的不同，就是滿益大師他都匯合了一下，把這幾個不同的地方都融匯了一下，應該沒有衝突，是這樣意思！

丁三十五、不慰憂惱戒

若菩薩，見諸眾生有親屬難、財物難，以嫌恨心不為開解，除其憂惱，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墮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如前不同事中說。

這是第三十五條的惡作，不慰憂惱戒。

「若菩薩」，若發了無上菩提心，受了菩薩戒了。「見諸眾生」，他看到，他若不知道，那不算數，他看到了諸眾生，「有親屬難」，就是那個眾生有親屬難，就是他親愛的人，有了苦難，或者是死亡了，或者是怎麼地，那個眾生他心痛。「財物難」，或者見諸眾生有財物的苦難，就

是他做生意虧損了、生活有困難了，須要幫助，這些事情。「以嫌恨心不為開解，除其憂惱」，這位發菩提心饒益眾生的菩薩，看見這樣的眾生，他心裡面恨，對於這個眾生有恨。「不為開解」，他不去為他舒解，他的心裡面痛，應該去安慰他，解除開除他的憂惱，他心裡面有恨，不做這件事。「是名為犯」，這就是犯這條戒了。「眾多犯」，眾多的犯裡邊，這一條的犯戒是於染污犯，因為你有恨，你心裡面不清淨。「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你心裡面沒有恨，你只是懶惰懈怠嘛，也是犯這條戒，但是不是染污起，就是輕垢罪了。「不犯者：如前不同事中說」，見諸眾生有親屬難、財物難沒有去開解除其憂惱，還不算犯，那是什麼情形呢？說像前面不同事中說，就是前面第三十一條裡面說的，在這裡不需要重說了。可見這個菩薩發大悲心要饒益眾生啊，這件事他要去做，要做這件事，

丁三十六、不施財戒

若菩薩，有求飲食、服，以瞋恨心不能給施，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墮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自無，若求非法物，若不益彼物；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若彼犯王法，護王意故；若護僧制。

這是第三十六條惡作，不施財戒。

「若菩薩，有求飲食」，有眾生啊，到菩薩這裡來向菩薩乞求飲食，乞求衣服，這位菩薩呢，他有很多財富的，他是有能力布施給他的，但是這位菩薩以瞋恨心呢，「不能給施」，他心裡面不能發這個心，不能夠滿足他，「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自無」，若是眾生向這位菩薩乞求，而這位菩薩自己也很貧苦，他沒有多餘的財物供給來乞的人，這樣就不算犯。「若求非法物」若對方向菩薩乞求不合道理的東西，請你給我一個核子彈，給我一個刺刀，這是不合道理啊，這就是不算犯。「若不益彼物」，說是求一樣東西，對他沒有利益，這樣東西菩薩是有，但是對他沒有利益，那麼菩薩不送給他，也不算犯。「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菩薩有眾生向他乞求衣服、飲食，菩薩不布施他，以不布施為方便，「令彼眾生出不善處，安立善處」，這也不算犯。「若彼犯王法，護王意故」，若是來求的人，違犯了國家的法律，是一個有罪的人，那麼若對這個人有所援助，這就是國王所不同意的事，這樣子呢，菩薩為了護念國王的心意，就不護持他，這樣也不算犯。「若護僧制」，大眾僧有這麼一條規矩，對這個眾生不可以幫助他，那麼菩薩不布施也是可以。這是第三十六條，布施財戒。

丁三十七、不如法攝眾戒

若菩薩，攝受徒眾，以瞋恨心不如法教授，不能隨時從婆羅門居士所，求衣食、臥具、醫藥、房舍，隨時供給，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墮懈怠放逸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若護僧制；若病，若無力；若使有力者說；若彼有力，多知識大德，自求眾具；若曾受教，自己知法；若外道竊法，不能調伏。

這是第三十七條，不如法攝眾戒。

「若菩薩，攝受徒眾」，若是這位菩薩呢，他有這種力量，有人要拜他做師父了，要出家，那麼他就同意了，收他為徒弟。「以瞋恨心，不如法教授」，拜你做師父了，你有責任要教授他的，教導他，但是這位菩薩對這個徒弟有瞋恨心，不能夠如法地教授，不能如法地教授他經律論，教授他戒定慧，不教授他轉凡成聖之道，這是沒有法的教授。「不能隨時從婆羅門居士所求衣食臥具」，你這位菩薩收徒弟，還有責任要負責他的生活所需，你隨時要從婆羅門那裡，從有財富的居士那裡，乞求衣食、臥具、醫藥、房舍，隨時供養給你這個徒弟使用的，但這個菩薩內心瞋恨他的徒弟，他不隨時這樣做。

「是名為眾多犯」這個菩薩就是犯這條菩薩戒了。「若懶惰懈怠放逸，犯非染污起」，那不算犯，不是染污犯，也是犯戒，但是不是染污犯。「不犯者：若以方便令彼調伏，如前說。」怎樣才算不犯戒呢？就是不為他教授佛法，也不供給他的衣食所需，以此為方便來調伏這位徒弟，叫他出不善處安立善處，這樣就不算犯。「若護僧制」，那麼僧制就是不准和他這個人有什麼事情的，那麼你遵守大眾僧的規矩，對他不說法，不供給他的生活所需，那也不算犯。「若病若無力」，菩薩本身有病了，或者是病將好沒有氣力。「若使有力者說」，使令那個有智慧力、有財力的人，為他說法，供給他的衣服、飲食等等。

「若彼有力多知識大德」，若你那個徒弟他本身，有這個有力量的人有智慧的有財富的，多知識的大德，他有這些人，這些人也有責任教導他的，那麼他為師的不教導，也可以說得過去，不算犯戒。「自求供具」，他有力量自己去求眾多所需、生活所需。「若曾受教，自己知法」，若是這位徒弟，曾經領受師長的教導，他自己已經通達佛法了，這樣他這個做師父的菩薩不教導，也不算犯戒。「若外道竊法，不能調伏」，若是他收的這個徒弟，原來是外道，來到這兒出家沒有誠意，是虛偽的，他是存心來盜佛法、偷取佛法，來莊嚴他的邪知邪見的，那麼知道他是這樣子居心不好了，這位菩薩不能調伏他，那這時候不為他說法，不供給他的衣食所需，那也不算犯。我前幾天說過，收徒弟而不教導徒弟，這件事關乎佛法的興衰，佛法的興也在這裡，佛法的衰也在這裡，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丁三十八、不隨他戒

若菩薩，以嫌恨心不隨他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墮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彼欲為不如法事；若病、若無力；若護僧制；若彼雖如法，能令多人起非法事；若伏外道故；若以方便令彼調伏

這是第三十八條不隨他戒，不隨順眾生，這也是菩薩戒。在普賢十大願王裡面有恆順眾生，和這個意思是相通的。前面有個同事戒，和這一條不隨他戒有什麼不同呢？蕩益大師的解釋，眾生有事，我去幫助他，那叫作「同事」。現在這一條是眾生來求你，你同意去幫助他，這叫不隨他戒。這二條就是這麼一點不同。「若菩薩以嫌恨心不隨他者」，就是有眾生來求你幫助他做一件事，但是你心裡面哪，表面上你沒有什麼，但內心是恨他的，所以不去幫助他做事，不隨順他的意思去幫助他做事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因為你心裡面有瞋心了。「若懶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彼欲為不如法事。」若是那位眾生他計劃做一件有罪過的事情，那你不幫助他做這個事，那是不犯戒的。「若病若無力，若護僧制」，你不去幫助他也不算是犯戒。

「若彼雖如法，能令多人起非法事」，若是那個人，所計劃做的事情，現在看得是合法，但是將來能令多人會生起很多的罪過，要是有這種情形，那你不幫助他，也是可以的。這個頭幾年，這個人可能現在還在啊，頭幾年有一個女人，是越南來的，要出家，受戒，當然就是有人同意了，給他落髮，就是出家了，後來在……，還不止一個地方住，後來真實面目露出來，實在是印度的什麼錫克教。你看這種事情，你不能調伏他，你一發覺，你不能調伏他的，所以這個事情，你暫時看見，哎喲！讓他剃度，讓他出家，這沒有什麼不對啊！但是將來會有問題。所以「若彼雖如法，能令多人起非法事」，這些事情。「若伏外道故」，若伏外道，這個調伏外道，當然你不能隨順他的。「若以方便令彼調伏」，你不隨順他，他有事情求你，你不幫他忙，以此為方便來調伏他，出不善處安立善處，那也不算是犯這一條戒。

丁三十九、不隨喜功德

若菩薩，知他眾生有實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說，亦不讚歎，有讚歎者不唱善哉，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墮懈怠放逸犯，非染污起。不犯者：知彼少欲，護彼意故；若病、若無力；若以方便令彼調伏；若護僧制；若令彼人起煩惱、起溢喜、起慢、起非義，除此諸患故；若實功德，似非功德；若實善說，似非實說；若為摧伏外道邪見；若待說竟

這是第三十九條不隨喜功德戒。

「若菩薩知他眾生有實功德」，若是這位菩薩知道另一位眾生有真實的功德，譬如說是信戒聞捨慧，他對於佛法有真實的信心，就是我們初學佛法，可能還不是那麼分明哪，因為你佛法學習的多了，就會有一種感覺，感覺若是一個人，對於佛法有真實的信心，這個人了不起，這人了不起啊，這不是一個平常的事情。「信、戒」哎呀！這個人持戒清淨，這是不容易。「聞」，這個人博學多聞，聽聞佛法。「捨」這個人能布施，他布施容易。「慧」，他聽聞了苦集滅道，他有苦空無常無我，通達諸法實相的智慧，這個人不是平常人哪，有這個真實的功德，或者說是有戒定慧的功德，超過了一般的人，他心裡面清淨，清淨心裡面有大悲心，那實在是大菩薩境界。知他眾生有真實的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說」，因為嫌恨，對他有恨，說實在這樣有真實功德的人，應該不會觸惱他，所以這個嫌恨心，應該就是嫉妒心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那麼「不向人說」，他就給他保密，不向別人說他有功德。「亦不讚歎」，也不讚歎這個人有功德。「有讚歎者不唱善哉」，別的人讚歎這個人有真實功德，他在旁邊默然，他不唱善哉，默然哦！「是名為犯眾多犯」，我們沒得聖道的人，我們心裡面不修禪定的人，心都是浮動的，就是有的時候會有嫉妒心，這件事，我認為這件事其實是很普遍的；這件事，前面這個菩薩戒上有啊，菩薩內心裡面有嫌恨心，而自己不反省，不把它棄捨了，這就是犯戒。現在這裡面也就說出這種事情，你若這樣子呢，「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就是有這種問題。

「若懶惰懈怠放逸犯，非染污起。不犯者：知彼少欲，護彼意故。」不犯，就是你心裡面沒有嫉妒心，對於人家有真實功德，心裡面沒有嫉妒心。這個沒有嫉妒心呢，他不需要修行，自然地沒有嫉妒心，也可能有這種人，不需要修行，心裡面就沒有煩惱，那麼應該正常的說法，應該是要修止觀、修四念處、修無我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能修無我觀、修無相觀的時候，有多少相應的時候，這煩惱它就不動，會有這個事情。說這位菩薩呢，他沒有嫉妒心，他沒有嫌恨心，他應該向人讚歎這位菩薩的功德了，但是也是例外地，「知彼少欲」知道那位有真實功德的菩薩，他心裡面少欲，也無所求，那麼你若讚歎他呢，他反倒不歡喜。「護彼意故」，這位菩薩護念他不高興人家讚歎他，你就不要讚歎他，那也不算犯戒，所以有這樣事情。「若病若無力」，這是說這個菩薩本身若病若無力，那他不讚歎，也不算犯戒。「若以方便令彼調伏」他是以不讚歎為方便，令他那個菩薩能調伏，就是那個有實功德的人，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功德，另外還有一點缺點，還有一點污點，那這個菩薩想要這樣調伏他，這樣子也不算犯戒。「若護僧制」，大眾僧有這麼一條規矩，對這個人特別地立了一條規矩，這位菩薩遵守大眾僧的規矩，也不讚歎他，不唱善哉，那也是可以的。

「若令彼人起煩惱，起溢喜」，這樣說呢，就是那個人有功德，有功德不是太深厚，如果

你要讚歎他的時候，他就會生起煩惱來。看下面。「起溢喜」，就是你讚歎他，他聽見你讚歎他，他心裡面歡喜得而過分的歡喜了。「溢」就是水滿了，流出來了。就是歡喜的過頭了，歡喜的過頭，是怎麼樣呢？都睡不著覺，歡喜的睡不著覺了。「起慢」，或者生起高慢心，這就是起煩惱。也可能生起其它的貪心，各式各樣的煩惱也可能生起來。「起非義」，還生起來很多的過失來，他可能起了高慢心，瞧不起別人，那麼這就是非義了。「除此諸患故」，這位菩薩看出來你若讚歎那位菩薩，會有這種過失，所以這位菩薩就「除此諸患故」，除滅這些過失，所以不讚歎他，那也不算犯。

「若實功德，似非功德；若實善說，似非善說」，這是另一個情形了，若大家都說這位菩薩有實功德，但事實上「似非功德」，也好像不是真實的功德，那裡邊有一點虛偽，不是真實的功德。「若實善說，似非善說」，說是大家都在說，有的人在傳說啊，說這個人哪，有辯才能善說法要，但是事實上，這位菩薩去觀察他呢，又好像不是善說，其實裡邊也有問題。這樣呢，這位菩薩不讚歎他，不唱善哉，也沒有過失。這個得看是誰讚歎那個人有功德，如果是一個大智慧的人讚歎某一個人有功德，那應該是正確的，若是一般沒有什麼智慧的人，他去讚歎一個人好、說一個人不好，不見得正確，這的確是有這些傳聞事實的事情。

「若為摧伏外道邪見」，若這個外道是有邪知邪見的，你應該摧伏他、降伏他，不應該去讚歎他嘛，是這樣子，所以「若為摧伏外道邪見」，不去讚歎外道，那也是對的。「若待說竟」，說是這位法師啊，這位菩薩啊，有大智慧，有真實功德，但他現在正在說法的時候，你不要出聲，等他說完了的時候，你再讚歎他，這樣意思。這是第三十九。我剛才說過，這個不隨喜功德戒，或者我們心裡面有了嫉妒心，或者我容易心裡面動怒，或者我心裡面容易有貪欲心，若是你對於聖道有歡喜心的話，就感覺到難過，哎呀！我有貪心了，不對！但是要調伏了，有瞋心有嫉妒心，心裡面感覺到羞恥啊，但是不能自主，非要這樣不可，就應該修四念處來調伏，你常常靜坐，修正修觀，慢慢它就會好一點，如果你不修四念處，沒有辦法！那它就是這樣子，凡夫就是這樣子。這是第三十九條。

丁四十、不行威折戒

若菩薩，見有眾生應呵責者、應折伏者、應罰黜者，以染污心不呵責，若呵責不折伏，若折伏不罰黜，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懶墮懈怠放逸，犯非染污起。不犯者：彼不可治，不可與語，難可教誨，多起嫌恨；若觀時；若恐因彼起鬪諍相違；若相言訟；若僧諍、若壞僧；若彼不諂曲，有慚愧心，漸自改悔

這是第四十條，不行威折戒。

「若菩薩見有眾生」，若是這位大菩薩看見有的眾生，不是所有的眾生，只是其中有的眾生。「應呵責者」，他犯了過失了，犯了過失，不是特別的嚴重。在玄奘法師翻的菩薩戒裡邊，宗喀巴大師的解釋上，他說啊，這個「應呵責者」，就是彼此互相毀罵，我罵你、你罵我，就是有這些事情，那麼這個時候呢，應該呵斥他，這個菩薩應該呵斥他。「應折伏者」，這個折伏，就是犯了比較重的過失，不但是互相罵辱，而且出拳頭互相打起來了，這樣子呢，這個過失重了一點了，就應該折伏他，就是強迫地，要處罰他的意思，就是這樣意思。「應罰黜者」，就是互相罵、互相打，還要請律師到法庭上去了，那就是更嚴重了，應該罰黜。「罰黜」就是驅擯的意思，驅逐他了，驅逐他離開這個團體了。「以染污心而不呵責」，但是這位菩薩呢，和這個應呵責者、應折伏者、應罰黜者啊，有親厚的關係，就是特別有感情的。什麼原因有感情，就不用說。這個人雖然有過失，但是他還是原諒他，他還是愛護他，「而不呵責」，不呵斥他，這樣子！「若呵責不折伏」，他應該折伏他，而他不折伏，只是呵責一下就算了，輕微地這樣子，而不折伏。「若折伏不罰黜」，應該罰黜他，應該驅逐他、默擯他，但是他折伏一下就算了，就是從輕處理，輕微地處罰一下。「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染污起。」

「若懶惰懈怠放逸犯，非染污起。不犯者：彼不可治」，說是這個眾生啊，應呵責者、應折伏者、應罰黜者的這個眾生啊，是不可以呵責、不可以折伏、不可以罰黜的，菩薩知道這個眾生是特別的惡啊，不可以調伏的。「不可與語」，這個人，你又不和他說話的。「難可教誨」，很難去調伏他的，不可理喻的，這個人。「多起嫌恨」，你若發了好心幫助他，改善他的情形，他反倒恨你，起了很多的憤怒，這樣情形呢，那就是不呵責、不折伏、不罰黜，也不算犯，但是這個人等於是默擯了的意思。「若觀時」，若是這位菩薩看見這個眾生有這麼多的過失，暫時不去處理這個問題，等待時候，等待機會，觀察什麼時候合適了，那個時候就呵責他、折伏他、罰黜他，這樣子呢，那也不算犯。

「若恐因彼起鬥諍相違，若相言訟，若僧諍，若壞僧」，這位眾生有這麼多的問題啊，這位菩薩若是處理這件事的時候，心裡面有顧慮。有什麼顧慮呢？「若恐因彼」因為你這樣子呵責他、折伏他、罰黜他，在大眾在團體裡面會引起鬥諍的問題，在大眾裡面啊，那個眾生他會聯絡很多人，他的勢力很大，就是分了派別，互相有衝突、鬥諍，「相違」，互相衝突啊。「若相言訟」，大家就是有很多的問題，有爭論。「若相言訟」，就是互相說，互相有些爭論，或者是到法庭上，這叫作「訟」。「若僧諍」，前面說言訟的情形，還沒有這個「僧」字，這加個「僧」字，就是大眾僧裡面起了爭論。「若僧諍」，就是把大眾僧完全破壞了，這樣會引起更嚴重的過失，那麼這位菩薩恐怕有這樣的問題，暫時地不呵責、不折伏、不罰黜，也不算犯戒。「若彼不諂曲，有慚愧心，漸自改悔」，這是說，這個眾生犯了應呵責、應折伏、應罰黜的過失，但

是那個眾生他不諂曲，就是這個人特別地誠實，他是有慚愧心、有羞恥心的，他自己能漸漸地改悔自己，能改變自己，這樣情形呢，菩薩不去處罰他，不去呵責、不折伏、不罰黜，也不算犯戒，這是這樣子。

丁四十一、神力不折攝戒

若菩薩，成就種種神力，應恐怖者而恐怖之，應引接者而引接之，欲令眾生消信施故，不以神力恐怖引接者，是名為犯眾多犯，是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若彼眾生更起染著，外道謗聖成就邪見，一切不犯。若彼發狂，若增苦受。

這是第四十一條，神力不折攝戒。這是有點特別了。若這位菩薩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成就了種種的神通，種種的變化，有大威力，這位菩薩，那這樣子呢，就應該是得到四禪八定了，得了四禪八定他有神通。那麼這樣的菩薩，就是很不平常的一個人了。「應恐怖者而恐怖之」，就是他在僧團裡邊，有的人就是完全……，雖然也是受了戒了，但是完全不能守戒的，雖然說是個出家人，完全和在家人一樣的，這個人是不相信因果，但是也在僧團裡邊住，這樣子情形。有神通的這位菩薩，應該現出神通來恐怖他，你這樣子不守戒律，用神通來恐怖他，叫他改悔。「應恐怖者而恐怖之，應引接者而引接之」就是應該用神通來引導他，也是改過遷善，那麼就應該引接他，就是用神通來改善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欲令眾生消信施故」，那個眾生有嚴重的過失，他還在大眾僧裡邊生活，大眾僧的飲食是信心的居士布施的，你完全不守戒律，你不能消這個信施，你吃下這個飲食，你不能消化的，將來不得了，要到三惡道去啊，現在這個菩薩用神通來恐怖他，來引導他，目的是叫他改過遷善，就能消化這個信施了，是這樣的意思。「不以神力恐怖引接者」，這個菩薩不肯這樣做，不用神通力恐怖他、引接他。「是名為犯眾多犯」這個菩薩就犯戒了。「是犯非染污起」，這算是輕垢罪，不是重垢罪。

「不犯者」，說是這位有神通的菩薩，沒有這樣做啊，也不是犯戒。那要怎麼的情形呢？「若彼眾生更起染著，外道謗聖，成就邪見」，若是那個眾生看見了這位菩薩現神通力，那個眾生不但沒能夠改過遷善，反倒更起了染著、執著心，更起了這個問題，增加了很多煩惱。「外道謗聖」，或者是外道他毀謗你。「謗聖」，表示這個成就種種神力的這個菩薩是聖人，不是凡夫，就是得無生法忍的菩薩了。如果得到種種神通，而四念處還沒有成功呢，那還是凡夫的菩薩，現在在禪定裡面修四念處，得無生法忍了，那就是聖人。這個外道他就說啊，他不是聖人，他也沒有得聖道，他只是吃了一種藥，所以能現出神通來；他只是唸一種咒，所以就能現出神通來。那麼這樣子等於是毀謗這個聖人了。「成就邪見」，這樣子就是邪知邪見毀謗聖人了，這樣子這個菩薩他不恐怖、不引接，不用神通恐怖引接，也不算犯，一切不犯，不算犯戒。「若彼

發狂」，若是彼那個被恐怖的眾生，那個眾生若看見菩薩的神通力，會發狂，令他得了精神病了，神經錯亂了，發狂。「若增苦受」，菩薩以神通力來恐怖他，他就增加了很多的痛苦，這樣子呢，不但無益而又有害，那菩薩不現神通，不去度化他，也不算犯戒。這可見這菩薩戒啊，有神通的聖人都是不容易，這菩薩戒都不是容易持的清淨。

丙三、結問

諸大士！已說眾多突吉羅法，若菩薩犯一一法，應作突吉羅懺。若不懺者障菩薩戒。今問諸大士：是中清淨不？(三說)。

諸大士！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四十一輕戒分三科，第一科總標，第二科是別列，這二科說完了，現在第三科結問。大眾在誦戒的時候，誦戒的菩薩稱呼大眾為「諸大士」。「已說眾多突吉羅法」，這惡作這麼多的戒。「若菩薩犯一一法」，「應作突吉羅」的「懺」悔。「若不懺者障菩薩戒」菩薩戒沒有失掉，但是不清淨了，不清淨你修學聖道，也受影響。「今問諸大士，是中清淨否？」這樣問。「三說」說三遍。「諸大士，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說四波羅夷那個地方曾經提過，若是以上品的煩惱，違犯了四種他勝處法，四波羅夷，那就失掉了菩薩戒，失掉了菩薩戒是沒有懺悔法的，但是可以重受。你若能夠，菩提心能發起來，無上菩提心能發起來，還可以重受，再受菩薩戒，是說現在的這個四重戒，不是殺盜婬妄那四重。若是中品的煩惱犯了四波羅夷法呢，就是可以懺悔，要向三個補特伽羅以上，或者三個、或者四個、或者五個去懺悔。在宗喀巴大師的《菩薩戒論》上，他的解釋，這個懺悔不能向在家菩薩懺悔，你是在家菩薩，你若犯了戒的時候，你不能向在家菩薩懺悔，要向出家的菩薩，或者是菩薩比丘，或者是菩薩比丘尼，或者就向比丘，向比丘尼懺悔，不能向沙彌、沙彌尼懺悔，那上面宗喀巴大師這麼解釋。懺悔的時候呢，怎麼樣懺悔呢？他說啊，假設是向一個菩薩比丘，或者向比丘，或者向比丘尼，你先到他的前面去啊，說明這件事，他同意了，或者三位，或者四位以上，你就先說明這件事，然後有個白文，就是：「仰祈長老護念」，或者是「長老專志」，或者「長老憶念」。「我如是名」，我叫什麼名字，我自己說自己名字。「違越菩薩毘奈耶法」，這是通說的，然後再別說我犯了那一條戒，或者是犯了自讚惡作罪，或者是我犯了毀他惡作罪，就是照前面那個四波羅夷法一一條，這樣說，「如是重罪，我應盡向長老尊賢發露悔除，更不覆藏。我悔露已得安樂住，若不悔露不安樂住。」這個白文這樣說完了，說完了，面對的那個長老就說了：「汝於此等見其罪否？」這樣說。那麼這個懺悔的菩薩應答言：「見！」問：「後能護否？」你以後還能不能夠護持、不犯嗎？答言：「如法如律敬善頂持！」這樣說。

「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要說三次。這是中品煩惱犯四波羅夷罪，要向三位補特伽羅以上，要這樣懺悔。要是下品煩惱犯四波羅夷，和違犯其餘的四十一惡作罪，那就向一個補特伽羅，向一個比丘，或者是一個比丘尼，或者菩薩比丘、菩薩比丘尼懺悔，次序和前面一樣。如果是犯惡作罪，犯輕垢罪，如果你能夠找到可懺悔的人呢，你向他這樣懺悔；如果找不到呢，自己責心，自己有清淨的意樂，我決定將來不再犯了，要護持清淨，這樣子也就清淨了，這個罪業就過去了，這樣子。

到這裡啊，這全部的菩薩戒，一共分三大科，第一科是歸敬述意，第二科正列戒相，這二科都解釋完了，那下面就是第三科結示宗趣。

甲三、結示宗趣

乙一、結指戒法功能

諸大士！我已說菩薩四波羅夷法，眾多突吉羅法。

這是在誦戒的時候，這誦戒的菩薩對同時誦戒的菩薩宣佈。

此是彌勒世尊摩得勒伽和合說。

這是彌勒菩薩在《瑜伽師地論》裡邊說的，我們大家和合在這裡誦戒。

律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

前面這個四波羅夷和眾多突吉羅法，它又是律儀戒，它也是攝善法戒，也是攝眾生戒。

此諸戒法，能起菩薩行，能成菩薩道。

這句話就是告訴我們戒法的功能，戒有這種功能。這麼多的戒法「能起菩薩行」能建立菩薩行，菩薩行在這個戒上能建立起來，它是菩薩行的基礎。「能成菩薩道」，能成就菩薩的菩薩道，當然這個菩薩道應該說是聖道。若說「能起菩薩行」，應該說是在賢位，「能成菩薩道」就是入聖位，也可以這麼說；或者說「能起菩薩行」是因，「能成菩薩道」那就是果。

這一段文是結指戒法功能，是指示出來三聚淨戒的功能，「能起菩薩行，能成菩薩道」，這是第一段。第二段，藕益大師是這樣說，結示宗趣一共分三科，第一科是結指戒法功能，第二科勸示護持心要，第三科結顯護戒利益，分這麼三科。但是我現在虛妄分別，我不照這個分科，我改變一下。就是結示宗趣只分二科，不分三科，就是剛才說的這一段文，結指戒法功能，第二科就是結顯護戒利益，中間那個勸示護持心要，這個名字不要，就是第二科是結顯護戒的

利益。這一科分二科，第一科是標，第二科就是解釋。

乙二、勸示護持心要

諸大士！欲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善護持，若護持者不起像法法滅盡想，

這是標。這個護戒的利益，這是標指護戒的利益，這個誦戒的人宣稱同時受戒的人為「諸大士」。「欲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是你想要啊，有這樣高尚的意願，想要去希求無上菩提，不求人天果報，也不想要做聲聞緣覺，想要得無上菩提，要成佛，得佛智慧，你要有這樣的意願的話，「當善護持」，你應當好好地護持三聚淨戒，護持菩薩戒，護持菩薩戒有什麼好處呢？「若護持者不起像法法滅盡想」，就不會有這種過失，不會說是：現在是像法。不會起這種想法，也不會說佛法要滅盡了，不會有這種想法。無著菩薩出世的年代，據印順老法師他的研究，是第四世紀，西曆第四世紀，世親菩薩是無著菩薩的弟弟，他是第四世紀到第五世紀，這樣算這個時間，鳩摩羅什法師和世親菩薩應該是同時的，有同時的時代，但是羅什法師翻天親菩薩的《發菩提心論》，他翻成漢文，有這麼解釋，我剛才說這一段文是標，標示出來護戒的利益，護戒的利益就是不起像法法滅盡想。這個下面是解釋。

這底下是解釋，解釋這個「不起像法法滅盡想」這是什麼意思呢？經論上的解釋，正法的時代呢，就是很多人能得聖道，佛教徒得聖道的很多；像法的時代得禪定的人還是有，但是得聖道的人少了；末法時代就是得禪定的人也少了，就是修行人少了，但是教法還存在，佛的經律論還存在，還有人學習，但是修行人沒有了，這是這樣分別。現在這上面說呢，「若護持不起像法法滅盡想」，就是不認為這是像法，就是還是正法住世的時代，也更不會法滅盡了，沒有這種想法，那麼這是什麼想法，這下面解釋。

能令像法實義熾然，

如果發無上菩提心的人，你能夠受持三聚淨戒清淨的話呢，得到什麼功德、得到什麼利益呢？「能令像法實義熾然」，無著菩薩這個時代是像法時代，應該是這樣意思。「實義熾然」，我讀印老的著作裡面，有一句話說大毘婆沙論的時代，得禪定的這件事情，已經不見了，只是說說而已。有這個說法哦，可見佛法的衰微是很久了。「能令像法實義熾然」，就是在像法時代能令實義熾然，這個「實義」是什麼呢？就是這個時代持戒清淨的菩薩能得無生法忍，能證悟第一義諦了。「熾然」就是顯現、現前的意思。你若能夠持戒清淨，你這個勝義諦能現前，得無生法忍的時候，他就會見到第一義諦了，這樣意思。

能令正法永不滅盡；

這個應該說，前面那個「實義」，應該是正法，就是信解行正的正。這底下能令正法永不滅盡，應該是教法，能令教法永久地流傳下去，而不會滅壞的。既然要是有聖人出現世間了，當然他菩薩戒也是清淨的，而他能夠弘揚佛法，輾轉地繼續地有聖人出現世間，就是能令正法永不滅盡。如果沒有聖人的時候，那就差了，很多的問題。我們若看這個菩薩戒，我們看看現在佛法的情形，就知道很多的地方不合法。本來是我們出了家受了菩薩戒，受了三聚淨戒，應該做什麼事情，在這上面看應該做什麼事情呢？當然按修學的次第，應該把戒學一學，要學四念處，就是修學聖道，應該這樣做，但是我們做什麼事情？我們恐怕沒做這些事，就是不拿得聖道這件事當一回事，根本就忘了這件事，就是我學一學能講經說法，我就成功了，我就到這裡就好了，是不是？是這樣的情形，你要在這兒上看，不要說比丘戒，就說菩薩戒很多就不合法的，就是不合法的，其中有一樣很明顯的事情，這上面在菩薩戒上看，你心裡面有煩惱啊，你馬上要想辦法對治，這件事我們有這樣做沒有？我們可能沒有這樣做。能知道心裡面起煩惱是不對的都不容易，因為你不常靜坐，你就不知道起煩惱是不對，不但不知道，而且放縱自己的煩惱，繼續地這樣做，不但我做人家的弟子的時候是這樣子，你為人做師長的時候，還是這樣子，而且有計劃的來推行這些事情，所以說是佛法衰了。這上面說「能令像法實義熾然」，雖然是像法時代，但是能令他，你要持、守護三聚戒清淨，能得無生法忍，能得聖道，這是實義熾然。不但是能得聖道，「能令正法永不滅盡」，佛的正法就是言教的教法，也能普遍地、永久地流傳下去而不滅盡。

乙三、結顯護戒利益

心得止住，自成佛法；

前面這幾句話是略說，這下面又再解釋，什麼叫作「實義熾然」呢？是「心得止住」，就是你明瞭性的心安住在第一義諦上了，那就叫作「實義熾然」。當然我們初開始修正觀的時候，修正可能以息為所緣境，出入息，心安住在出入息上面，或者是安住在臍輪，天台智者大師也同意安住在丹田也可以，或者自己心裡面妄想一個月輪，你心裡面住在月輪那裡，這是屬於一般的所緣境，這還是在凡夫初開始的方便。現在這裡是說實義熾然，是以第一義諦為緣境，而且是證悟了的時候，安住在第一義諦上，就是無所住了，不住色生心，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是無住的勝境。禪宗裡面說，不與萬法為伴侶，如果他沒有我我所的執著的時候，這就是勝境了。「心得止住，自成佛法」，你心得止住，你就是得了般若波羅蜜了，

得到無相的智慧了，「自成佛法」用無相的智慧來修六度萬行，所以成就無量無邊的佛法，就成就了，這樣子，用無相的智慧來觀一切法，一切法皆是佛法了，也可以這麼解釋。但是這樣說呢，「永不滅盡」，「心得止住」，就是攝律儀戒清淨了，「自成佛法」是攝善法戒也清淨了。

教化眾生，常無勞倦；

「教化眾生」，就是饒益有情戒。就是他得了無生法忍，安住在第一義諦裡有大悲心，如果沒有大悲心，那就是阿羅漢了，就是聲聞人了。現在有大悲心哪，所以他還能夠教化眾生，不為自己求安樂。「常無勞倦」，聖人他教化眾生的時候，他無眾生可度，他心裡面無所得，一切事有與無所得相應的智慧，所以心裡面他不辛苦，怎麼辛苦的事情，他心裡面不辛苦，因為他沒有執著心嘛，所以「常無勞倦」。

善業畢竟，速成佛道。

就是你「心得止住」啊，你的攝律儀戒清淨了，「自成佛法」就是攝善法戒清淨了，「教化眾生常無勞倦」是饒益眾生戒，攝眾生戒清淨了。你的三聚淨戒清淨了，經過二大阿僧祇劫，入聖位以後經過二大阿僧祇劫，「善業畢竟」，你的無漏的功德圓滿了。「速成佛道」，我們要感覺一大阿僧祇劫就是很久了，二大阿僧祇劫就更久遠了，但是這地方說「速成佛道」，那是什麼意思？這個聖人他無分別無相的智慧一現前的時候，無量劫和一剎那是無差別的，我們凡夫就是有有長、有短，有久、有近的差別，有這些分別，執著心是一個苦惱的事情，無執著的時候是自在的境界，所以叫作「速成佛道」。到那時候也沒有速不速的分別，但是這句話對我們凡夫來說，我們感覺歡喜，「速成佛道」，不是很緩慢的。

全部的這一部菩薩戒，是分三科，歸敬述意、正列戒相，第三科結示宗趣，到此圓滿了。

我非常感謝院長法師慈悲，我又有機會學習了一遍，頭幾年在萬佛寺也學過一遍，但是沒有學習完，就沒有時間講了。我現在回頭想，我這一次學習的印象，似乎比上一次好一點，所以我要感謝院長的慈悲，也感謝各位同學的慈悲，若沒有各位同學，我在這裡不能這樣講的，是不是？所以我真實是很感謝！昨天我心裡面有一點分別，若有人請我去辦佛學院，請我去講經……，我就是學這個，我在讀的時候……，哎呀！我如果不答應，我就違犯了菩薩戒了，就是忽然間想到這裡，這就是常常地讀，其實我們在佛學院，半月半月是誦戒的，但是那個時候心裡面沒有這樣想，現在忽然間這樣想這個事情。我們實在還沒能誦戒，我聽說果清律師能夠誦，真實能背下來，我們說「誦戒」，實在這個字啊，不太合適，我們是照本讀，照本讀常常

讀也是好，能夠是找參考書，能夠去學習，宗喀巴大師的《菩薩戒論》也應該讀一讀，這部書法尊法師有翻譯，他翻譯的不止是菩薩戒，就是《瑜伽師地論》那個戒品，他全部地做解釋了，湯薊茗也有解釋，都可以參考，藕益大師的《梵網合注》也可以讀，互相對照，會有更深入的認識。我們從學習菩薩戒會認識什麼叫作菩薩？菩薩的相貌是什麼樣子？會清楚了一點。如果你沒有受菩薩戒，那就不要說，受了菩薩戒你不誦戒，那也不行，誦戒但是你不去找參考書學習啊，還是不知道怎麼回事情。所以若是一方面誦戒，一方面找參考書，多學習啊，那我們對什麼叫作菩薩，會知道得更清楚一點，尤其是凡位菩薩，我們知道凡位菩薩是這樣子，雖然是發無上菩提心了，那的確是很殊勝，但是有時候也有煩惱，你看菩薩戒上，他有嫌恨心，他又有時候有貪心，實在有時候有嫉妒心，那麼從這裡認識什麼是凡夫菩薩，也就是間接地就會認識聖人的菩薩，入聖位的菩薩，就好得多了，這樣我們因此能發無上菩提心，我們受菩薩戒，也就容易守護菩薩戒，是有很深遠的意義的。

剛才我們在學習這一段哪，菩薩戒的功能，我們能夠清淨的受持菩薩戒，會有這麼多的功德，能令我們得無生法忍哪！這在《瑜伽師地論》上也提到這件事，這個菩薩戒也是《瑜伽師地論》，但是《瑜伽師地論》前邊哪，思所成地、三摩呬多地也提到這些事情，有尋有伺地、無尋無伺地那裡也提到，就是你要想修禪、修止觀哪，一定要有一個前方便，不是說是一下子就可以修舍摩他、修毗婆舍那的，要有一個前方便哪！它前方便裡邊第一樣，要持戒清淨；第二樣要守護根門；第三樣修惛寤瑜伽，還要使飲食知量，要知節量，還要正知而住，其它的我們也可能會意識到。這個正知而住這個地方，有點事情，就是你從睡覺醒了以後，從早晨起來以後，一直到晚間睡眠，這中間你一直地要正知而住，你隨時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件事不容易！不是容易！但是這個呢，是修止觀的前方便，需要有這些條件，你這個止觀才能修得相應，如果你講究竟這些前方便哪，那你的止觀不容易，你不容易相應的。

所以由於學習了《瑜伽師地論》，我想到佛菩薩大智慧，他開示我們的時候，他知道啊，還是這句話：「諸法因緣生」。這個聖道的因緣是什麼？佛菩薩知道！所以告訴我們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我們照那樣做呢，修止觀這件事不是難事！我們只是知道一點，我們有時候聽人家說修禪的方法，修止觀的方法，只是說到了一部分，還有很多沒有講，所以我聽人說了這個方法，一方面自己用，一方面又給別人講啊，但是另外還有些事情，我還不知道，深入地修禪還容易有困難。但是《瑜伽師地論》那可不是這樣了，它是很圓滿地，道前的方便說得很圓滿；修道怎麼樣修，也說得很圓滿；修道的次第，由資糧位到加行位，到見道位、修道位，它說得清清楚楚啊，和祖師禪不同，不同地，清清楚楚地，然後你就照這路走，不是很好嗎？完全不明白，這條路你可以走得好嗎？走得平順嗎？走得平安嗎？所以應該學習如來禪。

我們對於禪有一點仰慕，感覺，哎呀！真是不可思議功德！學禪有成就的人，大智慧境界啊！我們聽我們的師父，聽很多人的讚歎，無形中在心裡面有這樣的印象，你會說祖師禪不得了，實在那些祖師，你若真實地看高僧傳，看禪師的語錄，古代的禪師，其實實在呢，都是從經論裡面來的！我們先說達摩禪師，我們是學戒現在是……，達摩禪師是學論，他還說的嘛，他說若是《楞伽經》可以讀，都不是說是都不要讀經論，你就可以修禪的，不是這個話。那麼二祖也是學這個《楞伽經》，慧可禪師。僧燦是三祖啊，僧燦在禪師的傳記上，他的傳記很少很少，說他的事情很少。四祖是道生禪師，道生禪師在他的傳記上看，他在廬山的大林寺住十年，大林寺是怎麼回事？是智者大師的學生創辦的這個廟，當然智者大師的學生，當然是學智者大師的《摩訶止觀》了，一定是學《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智度論》了，所以道生禪師離開了那裡以後，到什麼地方去也提倡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都不像後來的禪師，不主張學習經論，沒有這種事，也是如來禪，也是學習經論。五祖弘忍還給惠能禪師講《金剛經》哪，可見他還是經論嘛。六祖惠能禪師的這個《六祖壇經》上，也提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也提《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也還是要依據經論的，就是六祖大師同時的人，那些禪師也還都是學習經論的，只是後來的禪師，就是更後來的人，就有點偏了，就是不重視經論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尤其是我們出家人，還是應該多讀經論，你若想要修禪也好，一定要從經論上學習這個禪，明明白白地修止觀，如果這件事不願意這樣做，好好念佛也好，到阿彌陀佛國去，阿彌陀佛給你講摩訶般若波羅蜜，觀世音菩薩給你講諸法實相的道理，你還是要從四念處得無生法忍的，這是佛佛道同的，沒有差別相，應該是這樣子才合適的。我就說到這裡！我曾經說過我是很笨的人，但是我也有一點優點，就是歡喜學，這就是我的優點，我的缺點是很多。希望院長法師、各位法師慈悲指教。阿彌陀佛！